

# 國劇劇本評審委員

國

劇

劇本



委員兼召集人  
王靜芝先生

筆名王方曙，現任輔仁大學國文研究所講座教授。攻國學及戲劇，尤精國劇。著有學術著作，國劇劇本、話劇本、電影劇本、電視劇本等三十餘部。曾獲中山學術獎、中山文藝獎、中華文藝獎、文協獎、金鐘獎等。



評審委員  
魏子雲先生

安徽宿縣人，現兼教國立藝專戲劇科並擔任東吳大學中研所論文指導教授，已出版散文、小說、文藝理論二十餘種，國劇劇本廿餘種，對於「金瓶梅」一書之研究，已出版十餘種，逾二百萬言；正舊說，創新說，深獲國際重視。



評審委員  
王元富先生

筆名「富翁」、「客觀」。現年六十歲，山東安邱。國立東北大學法律系肄業。高等考試及格。現任台灣電視公司節目顧問兼國劇社總幹事。國立台灣藝術專科學校兼任教授。教育部國劇劇本審查小組委員。國家劇院及音樂廳評議委員。著作：國劇藝術輯論（三版黎明出版）、國劇鑑賞與批評（黎明出版）、電視國劇論述（黎明出版）、國劇欣賞解說（台視文化出版）。曾獲中正文化獎、社會教育獎章。



評審委員  
李殿魁先生

民國廿五年一月廿七日生，上海市人。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文學士、私立中國文化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國家文學博士、法國巴黎大學第五高等研究所研究暨講座教授。曾任中文大辭典編纂處處長、大學字典總編纂、中文大辭典修訂委員會主任委員。歷任文化大學講師、副教授、教授兼中文系主任。現任省立花蓮師範學院教授兼語文教育系主任、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系、國文研究所兼任教授。



王安祈

民國四十四年三月十日生

浙江省吳興縣人

國立台灣大學文學博士

經歷／

國立清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講師、副教授

現職／

國立清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副教授

作品／

陸文龍、淝水之戰、通濟橋、劉蘭芝

與焦仲卿（與楊向時合編）、再生緣

，以上俱為國劇劇本。

# 紅樓夢

國劇劇本第一名 王安祈

## 編劇說明

「紅樓夢」是我國最有名的古典長篇小說，大觀園的興衰與寶、黛、釵的愛情悲劇都是大家耳熟能詳的故事。電影界曾先後拍了幾部「紅樓夢」，都造成了相當的轟動，而遺憾的是，作為中國文化藝術代表的國劇，卻始終沒有一齣完整的「紅樓夢」。原有的「黛玉葬花」、「俊襲人」、「晴雯撕扇」等紅樓戲，雖然各具特色，卻都只是片段不相連貫。因此筆者大胆嘗試新編全本「紅樓夢」，希望能為國劇的發揚略盡棉薄之力。

本劇所企圖呈現的主題有二：

一、加強寶、黛、釵性格的刻畫，以鋪敘愛情悲劇之始末。

二、以愛情的發展為經，而以賈府之興衰為緯，呈現原書「由情悟道」的主題。

以往電影的拍攝均只側重愛情的描寫，本劇試圖加入（二），因而詮釋觀點有異於往昔。同時，本劇在場次架構上也力求與電影有別，雖然入府、葬花、責子、掉包、焚稿等原書中重要的情節無法更動或省略，但無論在佈局穿插或唱詞填寫等各方面，都是全新的創作。由於原著小說已具備了一流的文學地位，所以本劇道白部分儘量引用原書的對話（如附註），「葬花吟」的原文也儘量予以保留，希望原著的文學價值能借戲劇的力量而廣為傳播。

## 人物及扮相

寶玉：小生——束髮冠、褶子。  
黛玉：青衣——古裝頭、古裝。  
寶釵：青衣——古裝頭、古裝。  
鳳姐：花衫——古裝頭、古裝。  
賈母：老旦——老旦頭、老旦帔。  
賈政：老生——紗帽、男帔、黑三。  
王夫人：青衣——大頭、水鑽頭面、女帔。  
琪官：小生——文生巾、褶子。  
賴大：丑———家院裝扮。  
焙茗：丑———書僮裝扮。  
雪雁、紫鵲、平兒、襲人、秋紋、司棋、侍書、麝月等衆丫鬢俱由花旦扮演，古裝頭、古裝。

## 紅樓夢

- 一、初晤傾心
- 二、遊園驚夢
- 三、埋香盟心
- 四、賁子議婚
- 五、贈帕題詩
- 六、移花洩密
- 七、喜結良緣
- 八、瀟湘夢殘

## 分場簡介

### 第一場：初晤傾心

取材自原著第三回，表演重點在於寶、黛初見時相互傾心的輪唱及合唱。

### 第二場：遊園驚夢

寶、黛同遊大觀園一段可安排舞蹈化的身段表演，以「驚夢」為戲中戲的穿插，旨在點出「浮生若夢情似幻，緣起緣滅轉瞬間」的主題。「看賞撒錢」取材於第五十四回的開端，本劇將二十八回琪官（蔣玉函）的情節安插於此，借以突出琪官之風骨，並襯托寶玉之性格。

### 第三場：埋香盟心

取材於二十七回。原著並未直接寫出寶、黛的盟誓定情，但在講求風格鮮明的戲劇舞台上，實有二人「盟心」之必要，如此方可使觀眾產生直接的感動。

### 第四場：責子議婚

取材於三十三回。老生、老旦在這場都有唱做的發揮。此場後半也為最後的抄家預作伏筆。

### 第五場：贈帕題詩

取材於三十四回。黛玉及寶釵對於寶玉受責的不同反應，直接呈現了二人不同的性情。

### 第六場：移花洩密

取材於九十六回。當傻丫頭洩密以後，嘗試設計幕後合唱高撥子散板，以襯托表現黛玉的心境。

### 第七場：喜結良緣

以娃娃調唱段表現寶玉迎親的喜悅，和前後兩場形成強烈對比。

### 第八場：瀟湘殘夢

取材於九十七、九十八回，並將一〇五回「錦衣軍查抄寧國府」穿插於此，將愛情的幻滅與大觀園的盛衰融合為一，完整的呈現原著精神。

## 第一場 初晤傾心

（幕後合唱曲聲中，大幕緩緩拉開）

華堂富貴春無限

風庭月榭非人間  
身入朱門愁難遣

(老蒼頭引黛玉及丫鬢雁上，黛玉步步遲疑，雪雁則興奮地觀看賈府風光)

思鄉憶親淚連連  
孤女投奔外祖母

步步遲疑步步難

(衆丫鬢及僕人由下場門上，看見黛玉，即回身請賈母)

衆人：(白)林姑娘來了！林姑娘來了！有請老太太！

(丫鬢攙賈母、王夫人上)

賈母：(白)外孫女來了？外孫女在哪裏？外孫女在哪裏？唉！黛玉！(哭介)

黛玉：(白)外祖母！(哭介，跪介)

賈母：(白)苦命的兒啊！

(西皮倒板)見黛玉不由我淚如雨降

(西皮散板)想起了親生女夫妻雙亡

堪嘆我白髮反將黑髮葬

接來弱女倚身旁。

(白)這是妳舅母。(指王夫人)

黛玉：(白)參見舅母！

王夫人：(白)罷了，快快坐下。

鳳姐：(幕後白)平兒，帶路啊！

(平兒引鳳姐上。賈母、王夫人、黛玉互做談話狀)

鳳姐：(唱西皮搖板)怪道昨晚燈花放

原來遠客到錦堂。

(白)來遲了！來遲了！沒接著遠客！(入內，見黛玉)喲！這就是林妹妹？

賈母：(白)黛玉！她是我們這裏有名的一個潑辣人兒，妳叫她「鳳辣子」就是了。

王夫人：(白)見過璉二嫂嫂。

黛玉：(白)璉二嫂嫂！

鳳姐：(白)不敢當！不敢當！(執手，上下打量)天底下竟有這樣標緻的人兒，我今個總算開了眼了，真所謂「靜似花映水，動如柳扶風」，怪不得哪！老祖宗天天嘴裏心裏都放不下！唉！只可惜我這妹妹這麼

命苦，小小年紀，爹娘竟都下世了！

賈母：（白）我方才止住悲痛，妳又來招我！

王夫人：（白）妳妹妹遠路而來，身子又弱，快休提這傷心之事吧！

鳳姐：（白）喲！您瞧我這個人，一見了妹妹，又是傷心，一心都在她身上，竟把老祖宗給忘了，真是該打！該打！（自己打嘴介）

（幕後白）寶二爺到！

鳳姐：（白）哦！寶兄弟來啦！

寶玉：（內白）襲人，帶路！

（襲人引寶玉上）

寶玉：（唱流水）

簪纓世族門第顯

詩禮傳家非等閒

怎奈是，玉堂金馬非我類

經史文章拋一邊

惟願花柳相依伴

尋一個知心的人兒，共題清詞、誦佳篇

才與晴雯畫眉罷

襲人隨我到堂前。

寶玉：（白）參見老祖宗、母親、嫂嫂！

賈母：（白）寶玉，見過林妹妹。黛玉，這是妳黛玉哥哥。

寶玉：（白）林妹妹！

（黛玉、寶玉互看）呀！

（二人輪唱西皮散板轉流水）

寶玉：（唱）白雲一抹出翠巒

偶至人間展秀妍

黛玉：（唱）青天長星落塵凡

飛彩凝輝逼眼前

寶玉：（唱）似蹙非蹙眉黛斂

黛玉：(唱) 似喜非喜含情眼  
風露清愁惹人憐

萬種情思在其間

寶玉：(唱) 凡花俗蕊難為伴

只合共湘竹度芳年

黛玉：(唱) 金纏玉繞珠光燦

也難掩風韻是天然

寶玉：(合唱) 似這等

黛玉：(唱) 玉精神

寶玉：(唱) 花容貌

黛玉：(合唱) 世間少見，

寶玉：(合唱) 相看儼然情暗牽

分明初逢乍相見

為什麼？好似久別又重圓？

寶玉：(白) 這個妹妹，我好似在哪裏見過！

賈母：(白) 又來胡說，你妹妹初來此地，你何曾見過！

寶玉：(白) 雖未見過，却覺十分面善，好似遠別重逢的一般。啊！妹妹，你有玉無玉？(指項上玉給黛玉看)

黛玉：(白) 這通靈寶玉麼？久聞表兄啣玉而生，此玉定是罕見之物，豈得人人皆有？

寶玉：(白) 什麼罕見之物，連人的清濁高下俱都不識，還說什麼通靈？要它何用？待我摔了它。

(從項上取下玉)

賈母：(白) 孽障！你若心中有氣，儘管打罵他人，何苦摔那命根子？

寶玉：(白) 府中眾姐妹俱都無玉，單單我有，如今來了個神仙似的妹妹也無有，它分明不是什麼好東西。

鳳姐：(白) 誰說眾姐妹都沒有？聽說薛姨娘之女寶釵姑娘也是生來就有一塊金鎖。

寶玉：(白) 怎麼，寶釵姐姐生來就有金鎖？

寶玉：(白) 怎麼，寶釵姐姐生來就有金鎖？

寶玉：(白) 怎麼，寶釵姐姐生來就有金鎖？

寶玉：(白) 怎麼，寶釵姐姐生來就有金鎖？

寶玉：(白) 怎麼，寶釵姐姐生來就有金鎖？



鳳姐：(白)誰騙你呀？過一陣子，薛家母女也要搬進府中居住，你若不信，當面去問。

王夫人：(白)是啊！寶釵就要來了，你當面去問。

鳳姐：(白)好啦！好兄弟別鬧了，說真格兒的，大觀園修建得差不多了，你怎麼不帶妹妹遊園去？

寶玉：(白)我正有此意。林妹妹，日前長姐元妃娘娘回府省親的時節，建了一座省親別院，其中山石林泉，風景怡人，豈是一日半日便能盡興的，從今以後，我二人日日遊園賞花，你看可好？

黛玉：(白)就依表兄。

寶玉：(白)隨我來呀！

(寶玉、黛玉同下，雪雁跟下)

鳳姐：(白)好個神仙似的人兒，只可惜單薄了些。

賈母：(白)她體弱多病，你要好生照著。

鳳姐：(白)老祖宗的心肝，我哪兒敢虧待？我瞧她家裏帶來的這個丫頭，年紀太小不懂事，您說讓紫鵲服侍她可好？

賈母：(白)紫鵲這丫頭，聰明伶俐，倒也使得。啊！鳳丫頭，大觀園落成之日，定要準備盛筵，此事都交與你了。

鳳姐：(白)您放心，到時候一定熱鬧非常，在衆位王公大人面前，必能好好的顯顯榮寧二府皇親國戚的排場氣派。

王夫人：(白)可備得有戲？

鳳姐：(白)當然有，聽說忠順王還預備讓他府中有名的家伶琪官，和咱們梨香院的十二官合演一臺戲呢！一切都交給我啦！您哪！就等著看好戲登台吧！

賈母：(笑)哈哈！

賈母：(唱西皮搖板)元春女，八椒房，皇恩浩蕩，

王夫人：(唱西皮搖板)省親時，建名園，美景非常，

賈母：(唱西皮搖板)擇吉日，宴賓客，備得佳釀，

鳳姐：(唱西皮搖板)方顯得，榮寧府，國戚排場。

(同下)

第一場終

## 第一場 遊園驚夢

(寶玉、黛玉分別執扇同上，唱南梆子，配合扇舞)

寶玉：(南梆子)適才間，評詩畫，雅興非淺，

黛玉：(唱)遣逸懷，又來到，這大觀園，

寶玉：(唱)綠楊枝頭，黃鸝啼，

黛玉：(唱)一渠春水，繞朱闌。

寶玉：(行絃夾白)日前聽老祖宗吩咐，妹妹住在瀟湘館，我住怡紅院，寶姐姐居住蘅蕪院，從今以後，衆家姐妹，齊聚園內，好不快樂人也！妹妹，妳來看！

寶玉：(接唱)翠竹掩映瀟湘館，

黛玉：(唱)蕉葉籠紗怡紅軒，

寶玉：(唱)三徑飄香蘅蕪院。

黛玉：(唱)蓼汀花溼恰似身在武陵源，

寶玉：(唱)喜得知己長相伴，

花朝月夕共流連，

步香塵穿芳徑歡欣無限。

(幕後傳來「牡丹亭」之「遊園」曲文)

昆曲「皂羅袍」：原來姝紫媽紅開遍，

似這般都付與斷井頽垣，

良辰美景奈何天，

賞心樂事誰家院。

黛玉：(接唱)聽曲文驚芳心頓覺悽然，

(黛玉轉身落淚。「皂羅袍」昆曲聲音微弱，寶玉即在此微弱昆曲的襯托下唸白)

寶玉：(白)妹妹，想妳來到此處，數月有餘，每日我二人一同下棋談心，賦詩遣興，妳因何依舊悶悶不樂，時常落淚悲啼呀！

黛玉：(白)寶玉，你看這……(指花介)

(唱)今日裏繁英似錦逞嬌艷

到來朝花謝水流絮飄殘，  
浮生若夢情似幻，  
緣起緣滅轉瞬間。

寶玉：（唱）呀！

玲瓏心怎禁得千古長憾，  
春恨秋愁俱上眉尖，  
一霎時也覺得憂懷難遣，  
我只得伴佳人默立花前，

（寶釵上）（二道幕拉起，以下一段在台前半表演）

寶釵：（唱）前廳鸞簫和鳳管，

寶玉不見為那般，

轉過了藕香榭沁芳亭畔，

（見寶玉、黛玉）

寶釵：（唱）你二人因何無語思悄然？

寶釵：（白）你二人因何在此默然不語？

寶玉：（白）哦！寶姐姐來了。適才在此聽得牡丹亭遊園一曲，其中竟有許多人世情緣，千古長憾，只是爹爹

平日，只令我讀什麼八股文章，好生無趣。

寶釵：（白）你既生長官宦之家，日後必當儕身仕林，光耀門楣，老爺命你多讀有益之書，應舉赴試，本為正

理，豈不聞古聖賢云……

寶玉：（白）好了好了！不想姐姐如此靈秀的人兒，竟也說出這般不中聽的言語，我才不管什麼古聖賢呢？

黛玉：（白）古聖賢也要講那赤子之心，真情本性哪！

寶釵：（白）我哇，是說不過你的。這且不言，今當大觀園落成之日，前廳備有酒筵戲曲，已演至「遊園」了

，還不快去觀賞「驚夢」？

寶玉：（白）妳才說要讀有益之書，怎麼又來催我們去聽遊園驚夢這些麗詞艷曲呢？

寶釵：（白）詞曲小道，怎比經史文章，只是茶餘飯後，正好消遣，快隨我來吧！

（唱搖板）苦心一片將他勸。

（三人圓場至前廳，二道幕拉開，賈母、王夫人、鳳姐、迎春、探春、惜春俱已在座，衆丫鬟分立兩邊。傻丫頭在王夫人身邊，寶釵等三人分別入座，襲人立寶玉身後，紫鵲立黛玉身後）

寶

玉：（對黛玉唱搖板）拭淚且聽絃管繁。

（衆人看戲。琪官扮柳夢梅，芳官扮杜麗娘，同上，演戲中戲「牡丹亭」之「驚夢」片段）  
崑曲「山桃紅」：

柳夢梅：（唱）則為你如花美眷，

似水流年，

是答兒閒尋遍，

在幽閨自憐。

（中間一段唱詞省略，以崑曲間奏配身段）

柳夢梅

杜麗娘：（合唱）是那處曾相見，

相看儼然，

早難道好處相逢無一言？

（二人作身段同下）

（大花神率衆花神執花燈上，由梨香院十二官分別扮演）

花神合唱「滴溜子」：

滿山畔，湖山畔，雲纏雨綿，

雕欄外，雕欄外，紅翻翠駢，

惹下蜂愁蝶戀，

三生石上緣，

非因夢幻，

一枕華胥，兩下遽然。

花神接唱「雙聲子」：

柳夢梅，柳夢梅，

夢兒裏成姻眷，

杜麗娘，杜麗娘，

勾引得香魂亂，

兩下緣，非偶然。

夢裏相逢，

夢兒裏合歡。

大花神：(白)待咱拈片落花，驚醒他二人美夢！

(向下場門丟落花，丟在寶玉及黛玉身邊)

(大花神領衆花神退)

(戲中戲演至此)

賈母：(白)哈哈，唱得好，唱得好，好個琪官，不愧是忠順王府有名的家伶，果然名不虛傳。

鳳姐：(白)我們賈府梨香院的十二官可也不差呀！您瞧！花廳內諸位王公大人都看得直拍手叫好呢！

賈母：(白)真是珠聯璧合，難得一見。鳳丫頭，看賞！

(衆優伶由兩側上)

鳳姐：(白)老太太有賞，還不快上前謝過！

衆人：(白)多謝老太太。

賈母：(白)罷了！看賞。

(平兒將賞銀一盤交與鳳姐)

鳳姐：(白)看賞！

(鳳姐將賞銀撒在地上，十二官爭相撲地搶奪，只有琪官例外)

賈母：(見十二官爭銀，不禁發笑)哈哈！

琪官：(白)啊？(憤然不平，轉身向賈母白)戲已演完，琪官告辭了！(轉身出府)

鳳姐：(白)慢著！這賞銀還沒領呢！

琪官：(白)這賞銀麼？(十二官仍在爭銀)哈哈！

(唱快板)紅氍毹上把藝獻，

裝瘋賣傻似狂顛，

曲終應還我本然面，

又何需強展顏博人歡，

座上佳賓盡了興，

撒幾文賞銀在台前，

優伶也有風骨在，

撲地爭銀情何堪？

(白)告辭了！

(琪官下)(寶玉目送)

鳳姐：(白)啣！可真是清高得很！(對十二官白)妳們還不下去！

(十二官下)

賈母：(白)真正掃興！

鳳姐：(白)噯！可別為了小小戲子，掃了大家的興！老祖宗您瞧，大觀園內，花影繽紛，笙簧盈座，哪位貴客不說我們榮寧二府是「金門玉戶神仙府，桂殿蘭宮妃子家」呀！

傻丫頭：(白)老太太，何止在座的王公大人誇讚呢！外邊兒的人還編了首歌來誇我們呢！

賈母：(白)哦！什麼歌謠？

傻丫頭：(白)寧國府，榮國府，

金銀財寶如糞土，

吃不窮，穿不窮，

算來總是一場空。

賈母：(白)哼！

王夫人：(白)休得胡言，還不下站。

鳳姐：(白)傻丫頭，滾一邊兒去！

傻丫頭：(白)他們是這麼唱的，我沒背錯呀！

鳳姐：(白)死了頭，還說？

(賴大上)

賴大：(白)啓稟老太太，元妃娘娘命夏公公賜下厚禮，禮單在此。

鳳姐：(白)快請夏公公後廳飲宴，禮單給我，我唸給老祖宗聽聽上等宮扇兩柄，紅麝香珠兩串，鳳尾羅兩端，芙蓉簾一領。老祖宗還多個香玉如意、瑪瑙枕；太太和迎春、探春、惜春姑娘多個香玉如意；寶玉和寶釵一樣；林姑娘只有單件兒宮扇，沒多別的。

寶玉：(白)這是什麼緣故？怎麼林妹妹的不與我一樣，倒是寶姐姐的與我一般，莫非其中有誤吧！

鳳姐：(白)禮單在此，怎麼會錯呢？寶兄弟，難道你就忘了嗎？你有寶玉、寶姑娘有金鎖，這金鎖寶玉原是一對，娘娘賜的禮物，當然也是成雙的。

寶玉：(白)哦！金鎖寶玉，成雙成對？

鳳姐：(白)是啊！金鎖寶玉，成雙成對！

(寶釵聞言做含羞狀。黛玉聞言神傷，黯然下場)

寶玉：（白）哼！什麼迷信邪說，我却不信。我的禮物，但憑林妹妹挑揀。（轉身看黛玉）啊！林妹妹呢？

紫鵲：（白）林姑娘身體不爽，回房去了。

賈母：（白）啊！她怎麼竟自去了？

鳳姐：（白）喲！真是千金小姐！林妹妹的心眼兒比那比干還多一竅呢！

賈母：（白）虧妳想的。

鳳姐：（白）老祖宗，咱們撤了酒筵，一塊兒遊園去吧！

寶釵：（白）是啊！我們陪伴老祖宗一同遊園。

鳳姐：（白）對啦！寶姑娘是該去，這叫龍女陪觀音。

賈母：（白）遊園賞春，是你們年少的樂事，我這白髮老年，還賞的什麼花呀！

寶釵：（白）老祖宗長生不老！

鳳姐：（白）是啊！依我看哪！老祖宗越活越年輕，賽過南極老壽星。

賈母：（白）妳這張巧嘴！好好好，我們一同遊園！

鳳姐：（白）老祖宗這一去，園子裏的牡丹花八成都要開啦！

（衆人擁賈母下。寶釵回頭看寶玉）

寶釵：（白）寶玉可願同往？

寶玉：（白）我麼？正要專心攻讀聖賢之書，不去了。

（寶釵失望，下）

寶玉：（白）紫鵲！快去看看林妹妹。

紫鵲：（白）是。（紫鵲下）

寶玉：（白）焙茗！

焙茗：（白）公子！

寶玉：（白）方才扮柳夢梅的，就是忠順王府的家伶琪官麼？

焙茗：（白）正是。此人名叫蔣玉菡，戲唱得好，人長得俊，只是聽說脾氣古怪得很，只要一言不合，立刻拂

袖而去，任你是天王老子，他也不買帳！

寶玉：（白）我看他倒是個奇人，我有心與他結識，焙茗，你去安排安排。

焙茗：（白）公子，您要和戲子們打交道，就不怕老爺責怪嗎？

寶玉：（白）你若不說，爹爹怎會知曉？快去！

焙茗：（白）萬一老爺知道了，您可別說是我安排的。

寶玉：（白）那是自然。

（焙茗下）

寶玉：（白）想那琪官，真乃奇人也！

（唱搖板）風清骨峻非俗品，

奇士未必出豪門，

此人必有真情性，

勝似宦海假殷勤。（下）

第二場終

## 第二場 埋香盟心

（幕後合唱，嘗試採用女聲合唱「四平調」）

花謝花飛飛滿天，

紅消香斷有誰憐？

閨中女兒惜春暮，（黛玉持花帶、花鋤、香囊上）

手把花鋤出綉簾。

黛玉：（白）一年三百六十日，

風刀霜劍嚴相侵，

飄零恰似儂薄命，

階前愁煞葬花人。

黛玉：（唱「反四平」）

（音樂試曲「四平調」轉接「反四平」）

願儂此日生雙翼，

隨花飛到天盡頭，

天盡頭啊！何處有香丘？

未若淨土掩風流，

（黛玉做葬花身段）

質本潔來還潔去，



莫教污淖陷渠溝，  
儂今葬花人笑痴，  
待他年何人葬儂歸土丘？  
一朝春盡紅顏老，  
花落人亡夢難留！

(寶玉暗上)

(寶玉聽「葬花吟」，傷感嘆息)

寶玉：(白) 唉！

黛玉：(白) 人人都笑我有痴病，難道還有一個痴的不成？(轉身見寶玉) 我道是誰，原來是這狠心短命……  
(黛玉說出又覺不忍，立即住口，却仍背向寶玉，不願理睬)

寶玉：(白) 我曉得你不願睬我，今日只要妳聽我一句。

黛玉：(白) 你講啊！

寶玉：(白) 兩句，可願聽？

(黛玉回頭就走)

寶玉：(白) 唉！既有今日，何必當初？

(黛玉又轉身回頭問)

黛玉：(白) 當初怎樣？今日又怎樣？

寶玉：(白) 當初妹妹初來之時，我二人情投意合，無話不談，如今妹妹人大，心也大了，不將我放在心裏，三日不理，四日不睬，自那日觀戲飲宴以來，更是許久不曾與我說話，每日默默無語，落淚悲啼，弄出一身的病來，叫我不擔憂！

黛玉：(白) 怎敢勞你為我擔憂，我又無有什麼金呀玉呀，不過是個草木人兒，哪有福份消受啊！

寶玉：(白) 什麼金玉，俱都是旁人說的，我心中就只有妹妹一人。

黛玉：(白) 我曉得你心中有妹妹，只是見了那有金鎖的姐姐，就把妹妹忘了。

寶玉：(白) 妳難道要我把心肝都掏出妳看不成麼？

(唱二黃散板) 說什麼啣玉而生通靈性，  
我看它分明是惹禍之根，  
我若是也信這金玉之論，  
天誅地滅永不超生！

(寶玉扯下通靈寶玉，砸玉，黛玉心急，攔阻，二人對泣)

黛玉：（白）唉！好個不明白的冤家！

（黛玉哭介，替寶玉將玉重新掛上）

黛玉：（唱二黃碰板）

不念我寄人籬下少恃憑，  
不念我身似飄萍任浮沉。

寶玉：（夾白）府中之人，俱都疼妳呀！

黛玉：（接唱）

府中之人將我憐念，

終非知冷知熱親，

寶玉：（夾白）還有我呢？

黛玉：（接唱）

我二人雖然是心心相印，

論情緣還隔著萬重山林，

他人之言我怎能不信，

只怕怕真情難憑，水月鏡花總成空。

寶玉：（接唱）

無緣未必能相識，

有緣必能結同心，

萬般心事休再論。

寶玉：（夾白）妹妹，妳要信我這一句啊！

黛玉：（夾白）哪一句？

寶玉：（接唱）

我二人性命相牽怎能離分！

（黛玉感動，二人相擁而泣，落幕）

第三場終

中場休息

## 第四場 賈子議婚

賈政：（幕後白）好惱！

（上，唱西皮散板）

忠順王走失小家伶，

尋人尋到我府門庭，

榮寧二府威名震，

怎容寶玉敗家聲，

怒氣不息前廳等，

奴才到來不容情。

（焙茗引寶玉上）

焙茗：（白）公子，快著點兒，老爺今兒個與往日大不相同，怒氣沖沖，臉跟金紙似的，青筋都暴出來了，公

子可得當心點兒！

（寶玉向內探望）

賈政：（白）奴才還不快來！

寶玉：（白）我不敢進去！（退至後面，焙茗拉回）

焙茗：（白）逃不過的，您先進去，我到後面稟告老太太一聲。

寶玉：（白）快去！快去！

（焙茗下，寶玉入內）

寶玉：（白）爹爹！

賈政：（看寶玉腰繫羅巾）腰繫何物？

寶玉：（白）茜羅汗巾。

賈政：（白）哪裏來的？

寶玉：（白）朋友相贈。

賈政：（白）什麼朋友？

寶玉：（白）好朋友。

賈政：（白）什麼好朋友，分明是忠順王府的琪官。

寶玉：（白）爹爹是怎麼知道的？

賈政：（白）這箇羅汗巾乃是外邦進獻之物，忠順王賜與琪官，你每日繫在身上，搖來擺去的，哪個不知，哪個不曉，還敢抵賴不成？

寶玉：（白）琪官是個性情中人，與孩兒義結金蘭。

賈政：（白）怎麼？義結金蘭？呵呵哈哈！那琪官逃離王府，想必也是你的主意？

寶玉：（白）這……

賈政：（白）那琪官早已厭倦歌舞生涯，故而孩兒助他逃往東郊竹籬，還他個逍遙自在之身。

賈政：（白）怎麼講？

寶玉：（白）逍遙自在！

賈政：（白）呀呀呸！天哪！天！想我榮寧二府，簪纓世族門第，功名富貴之家，怎會出了這大逆不孝之子，今日若不好好教訓，豈不有愧天恩祖德？

（唱西皮倒板）

不肖奴才少教訓，

賈政：（白）來！開了大門！取家法過來！若有傳信至後堂者，打死勿論！奴才啊奴才！

（接唱快板）

無法無天亂胡行，

不讀文章不上進，

不習世故與人情，

胭脂粉黛長廝混，

竟與優伶暗通情，

琪官王府久承應，

胆敢助他私自行，

不如今日絕狗命，

也免得辱門楣貽笑任林！

（打介，寶玉表演「跪步」、「屁股坐子」等身段）

賈母：（幕後白）住手！

（賈母同王夫人、鳳姐、丫鬢上）

賈母：（唱西皮倒板，邊唱邊上）

要打先打我年邁人！

寶玉：（夾白）老祖宗！

賈母：（夾白）寶玉！

王夫人：（夾白）兒啊！

賈母：（接唱快板）

點點珠淚灑胸襟，

自幼在府中多嬌養，

我何曾疾言厲色訓斥申，

難道說犯下了皇王法令，

為什麼慘遭毒打皮開肉綻鮮血淋淋，

不念我祖孫親情深似海，

不念我操了半世心，

哭一聲寶玉小孫孫，苦命的人哪！

賈政：（夾白）母親！

賈母：（接唱散板）

你眼中哪有我老娘親？

賈政：（白）孩兒管教寶玉，只為耀祖光宗，母親說出此話，叫孩兒如何擔待得起？

賈母：（白）我不過說了一句，你就擔待不起，你下此毒手，難道寶玉就擔得起麼？苦命的孫兒！

賈政：（白）母親不必傷感，孩兒今後再也不打他就是了！

賈母：（白）你的兒子，你要打便打，為娘怎敢攔阻？

王夫人：（哭）兒啊！（哭介）

賈母：（對王夫人）你也不必哭了，如今你心疼寶玉，等他長大成人做了官，就未必記得你是他的母親了！

賈政：（白）母親如此說，豈不叫孩兒更無立足之地了。

鳳姐：（白）老祖宗別嘔氣了，快將寶兄弟攙回房去吧！

（丫鬟攙寶玉下，賴大上）

賴大：（白）啓稟老爺，大事不好了！

賈政：（白）何事驚慌？

賴大：（白）尤二姐的前夫張華把咱們告下了，說咱們賈家強占良民妻子為妾，不從凌逼致死！

賈政：（白）想我先祖勤勞王事，立下功勳，這才得了兩個世襲職位，不想兒孫輩竟然如此驕奢淫佚，只怕榮寧二府要敗在此輩之手！

鳳姐：（白）想元妃娘娘正蒙聖上寵信，小小的張華，又能把咱們家怎麼樣呢？老爺何必憂心呢？

賴大：（白）啓稟老爺，聽說賈赦大老爺也被人告下了。

賈政：（白）怎麼，我兄長也被人告下了，但不知為了何事？

賴大：（白）聽說是包攬詞訟、恃強凌弱。

賈政：（白）唉！真是福無雙至，禍不單行，母親，孩兒要往衙前探看探看。

賈母：（白）花些銀錢，打點打點，快去！

賈政：（白）遵命，告退！

（賈政、賴大下）

鳳姐：（白）老祖宗，這些事兒只要花點兒錢就成了，一切都有元妃娘娘呢！您別擔心。

賈母：（白）外邊的事情，我馬能管得，只是寶玉……，唉！

鳳姐：（白）提起了寶兄弟，我倒有一句話，說出來老祖宗可別生氣。

賈母：（白）什麼言語？

鳳姐：（白）老爺下手是太重了些，難怪您心疼，只是，憑良心說，寶兄弟也太不像話啦！要再不管教管教，

不知還會鬧出什麼事來呢！

賈母：（白）依你之見呢？

鳳姐：（白）依我看，寶兄弟也不小了，成天和姑娘們住在園子裏，終究不大方便，倒不如早點兒給他完婚，

也好讓他收收心，或許還能專心讀書應考呢！

賈母：（白）倒也有理。只是黛玉平日也是最愛吟風弄月，一旦成婚，也未必會勸他赴考。

鳳姐：（白）老祖宗！

（唱流水）榮寧二府數百口，

孫媳婦怎比做姑娘多自由，

我雖然無才無智無巧口，

還能夠分你的憂來解你的愁。

林姑娘身似西子終日裏雙眉皺，

她只會添你的煩惱增你的憂，

老祖宗你聰明才智世少有！

怎把那金玉良緣往腦後去。

賈母：(白) 哎呀呀！我怎麼忘了這金鎖寶玉之事呢？

王夫人：(白) 我心中也早有此意，黛玉雖有才分，只是體弱福薄，不似寶釵性情溫厚，德容兼備。

賈母：(白) 只怕寶玉不肯吧！

鳳姐：(白) 這個，我倒有個主意，先扶您回房，再慢慢商議！

賈母：(白) 折騰半日，實實的累了，鳳丫頭，攬我來！

鳳姐：(白) 來啦！(一邊替賈母捶背一邊下，王夫人同下)

第四場終

### 第五場 贈帕題詩

(寶釵上)(手持療傷藥)

寶釵：(唱) 聽說寶玉遭庭訓，

憂心如焚步匆匆，

急急忙忙怕紅軒進，

(寶玉臥在大帳內，襲人迎上前)

寶釵：(白) 襲人！

(唱) 老爺因何發雷霆？

襲人：(白) 還不是為了忠順王府的琪官。

寶釵：(白) 哦！琪官！

寶玉：(白) 噯喲！

寶釵：(白) 寶玉！怎麼樣了？

寶玉：(白) 寶姐姐來了？噯喲？

寶釵：(白) 你若早聽我一言，也不至於此，如今打得這般模樣，怎不教人心疼！(哭介)

寶玉：(白) 姐姐不必傷心，我這傷不要緊，但不知那琪官可能逃得王府的追拿！

寶釵：(白) 怎麼，到了這般時候，你還一心念著琪官，難道說老爺還不曾將你打醒麼？唉！寶玉啊！

(唱二六轉流水)

老爺家法雖忒狠，

也怪你傷了他的心，  
今日事還望你自思自省，  
也免得闔府為你常憂心，  
從今後休再管畫眉深淺，  
從今後且放下萬種痴情，  
遵父命攻經史謹守庭訓，  
入仕途耀祖光宗告慰嚴親。

寶玉：（白）我為了琪官這些人，就算身死，也是心甘。

寶釵：（白）好個勸不醒也打不醒的寶玉！（哭介）

襲人：（白）姑娘先回房去吧！

寶釵：（白）療傷藥在此，快與寶玉敷上，少時我再送些玫瑰清露過來，你好好照料於他。

襲人：（白）姑娘好走。

黛玉：（低聲問襲人）怎麼樣了？

寶玉：（白）林妹妹來了！林妹妹來了！

（寶玉步履踉蹌，黛玉趕上攙扶）

黛玉：（白）寶玉！（哭介）

（唱）可憐你稟真情反遭教訓，

恨不能替你的驚恐代你的疼。

空將血淚都拋盡，

並無別計療傷痕！

寶玉：（白）好妹妹，不要哭，外面秋風淒冷，妳衣衫單薄，倘若受了風寒，如何是好？

黛玉：（白）你！你不要管我了！

寶玉：（白）妹妹放心，我其實一些兒也不覺疼痛，這樣兒是裝出來哄他們的，好讓他們傳與爹爹知道，妳不要信以為真哪，一些兒也不疼，一些兒也不疼，（學正常走路）啾啾……

黛玉：（白）快躺下歇息吧！

寶玉：（白）妳不哭，我才躺下。



黛玉：（白）我不哭，不哭……喂呀！

寶玉：（白）又哭了！

（寶玉拿手帕替黛玉拭淚。）

（黛玉、襲人扶寶玉躺下）

（黛玉、襲人在大帳邊照料，見寶玉睡著後，黛玉起身至桌案旁，掏出寶玉的手帕拭淚，提筆題詩於帕上）

黛玉：（唱相思調題詩帕）

眼空蓄淚淚空垂，

暗灑閑拋更向誰？

尺幅鮫絹勞惠贈，

為君那得不傷悲！

寶玉：（在帳內說夢話）什麼金玉良緣，我偏說木石前盟！

（黛玉先是一驚，隨即感動落淚。起初更，天色暗，國樂聲中，黛玉持詩帕出門，秋風一陣，顫抖瑟縮，下）

第五場終

## 第六場 移花洩密

（衆丫鬢上）

傻丫頭：（白）最近這陣子，府中也不知是怎麼了？大夥都垂頭喪氣，好像有人死了似的！

司棋：（白）可不是嗎？可不是元妃娘娘病逝了嗎？真是傻丫頭，連這麼大的事都弄不清楚！

麝月：（白）想這大觀園，乃是當初娘娘回府省親時所建，如今景物依舊，怎不教人傷感呢！

秋紋：（白）還有一說呢！娘娘病逝，老爺又外放江西，外邊的人都說，榮寧二府只怕！

侍書：（白）別胡說，當心被太太姑娘們聽見！

襲人：（白）今兒個連二奶奶傳喚我們大家夥兒，好像有什麼大事似的，可得小心點兒！

衆人：（同白）小心點兒！有請連二奶奶。

（平兒引鳳姐上）

鳳姐：（唱二黃原板）

元妃娘娘把命喪，

政老爺外放到他鄉，

榮寧二府日落西山蕭條景況，

只怕傾天權勢難久長，

但願得金玉良緣成佳配，

助我家富貴福壽兩絲長，

移花之計商議定，

偷樑換柱費思量。

衆人：(同白)參見璉二奶奶！

鳳姐：(白)寶二爺的婚事，辦得怎麼樣了？

襲人：(白)辦得差不多了，等二爺傷好，即可完婚。

鳳姐：(白)只因元妃娘娘病逝，政老爺又外放至江西，府中景況近來冷清多了，寶二爺的婚事，必得好好的

鋪張一番，一來讓老祖宗歡喜，二來也好叫外邊的人瞧瞧咱們賈府的氣派依舊，別以為元妃一死，就樹

倒獼猴散了呢！

司棋：(白)咱們一定辦得熱熱鬧鬧的。

鳳姐：(白)還有一件更要緊的事兒呢！

衆人：(白)二奶奶吩咐。

鳳姐：(白)你們張羅儘管張羅。只是一件，只能說是寶二爺的婚事，可不能說是寶二爺和寶姑娘的婚事！尤

其要緊的是，千萬不能讓林姑娘知道，若違我命，重責不貸。

衆人：(同白)是！

鳳姐：(白)襲人，寶玉若是要見林姑娘，你可得攔著，你就對他說，成親之前，一對新人是不能見面的。

襲人：(白)是！

鳳姐：(白)瀟湘館的丫鬢們，也別讓她們知道。只是到了成親之日，可得要紫鵲來攙扶寶姑娘入洞房！

侍書：(白)聽說林姑娘正病著，紫鵲忙著照顧，倘若到時候不能前去呢？

鳳姐：(白)她能來也得來，不能來也得來！剛才的話，都記下了沒有？

衆人：(白)記下了！

鳳姐：(白)好，辦事兒去吧！

衆人：(白)是！

(衆人出門，傻丫頭一邊出門一邊問麝月)

傻丫頭：(白)咱們都知道寶二爺喜歡的是林姑娘，為什麼娶的是寶姑娘呢？又不許我們說！

麝月：(白)妳懂什麼，快走！

鳳姐：(白)回來！

傻丫頭：(白)啊！我還沒走哪！

鳳姐：(白)剛才妳說什麼，再說一遍！

(麝月拉傻丫頭，不讓她說)

傻丫頭：(白)沒：沒說什麼？

鳳姐：(白)敢再說一個字兒，小心撕爛你的嘴！哪兒來這麼個蠢東西，要不看在你是太太身邊的人，早就闖

出府去了！還不快下去！

(鳳姐下。衆丫頭出門，下。傻丫頭一人在告上，黛玉上，病體難支的模樣)。

黛玉：(白)強撐病體過芳徑，

怡紅軒內探知音。

傻丫頭：(白)我明明是實話實說，她為什麼要撕爛我的嘴？(哭介)

黛玉：(白)妳為何一人在此啼哭啊！

傻丫頭：(白)我又沒說謊，她就要撕爛我的嘴，還要闖我出府！

黛玉：(白)妳說的是哪個？

傻丫頭：(白)璉二奶奶。

黛玉：(白)為了何事啊？

傻丫頭：(白)還不是為了寶二爺娶寶姑娘的事。

黛玉：(白)什麼？

傻丫頭：(白)寶二爺娶寶姑娘的事啊！

(傻丫頭邊哭邊下場，黛玉頭暈目眩，渾身顫抖，分不清東西南北)

(音樂設計可嘗試幕後女聲合唱「高撥子」散板)

霹靂一聲震青天，

萬里晴空起狂瀾，

身似落花隨風捲，

怎禁驟雨更摧殘，

(紫鵲拿斗蓬上，見黛玉模樣，急忙攙扶)

天旋地轉難分辨，  
認不清瀟湘蘅蕪地北天南！  
(紫鵲扶黛玉下)

第六場終

### 第七場 喜結良緣

寶玉：

(衆人執花紅綵禮，迎親儀隊先上)  
(幕後「娃娃調」西皮倒板)

插金花著紅袍迎娶美眷，

(寶玉新郎妝扮上)(唱「娃娃調」)

今日始得結良緣，

從今後收拾起妳瀟湘悲怨，

怡紅公子慰芳顏，

春日裏並肩共數雙飛燕，

夏夜撫琴理冰絃，

秋季乞巧共引線，

冬日裏折梅賞雪同賦詩篇，

新房雖在咫尺間，

心急只覺路漫漫，

恨不得卽刻揭開紅羅蓋面，

要看妳展愁眉一笑嫣然！

(寶玉與迎親隊伍同下)

第七場終

### 第八場 瀟湘夢殘

(黛玉斜倚大帳中，紫鵲侍候湯藥)

紫鵑：(白)姑娘！起來吃藥吧！

(黛玉搖頭不吃)

紫鵑：(白)您就吃一點吧！

黛玉：(白)我這心病，藥石難醫。

紫鵑：(白)姑娘您就別多想了，寬心調養，也免得府中之人為您擔憂。

黛玉：(白)這府中之人麼？……唉，再休提起！

(唱二黃散板)

提起了府中人悲憤難忍，

惟有妳多情婢知己貼心。

(夾白)紫鵑我托你一事，我在此別無親人，我的身子是乾淨的，好歹教他們送我回去！

(接唱散板)

質本潔來還潔返，

莫教污淖陷泥塵。

(紫鵑扶黛玉躺下，雪雁哭上)

紫鵑：(白)雪雁！老太太聽說姑娘病重，可有什麼吩咐？

雪雁：(白)姐姐你就別問了！

紫鵑：(白)怎麼了？快說呀！

雪雁：(白)寶二爺和寶姑娘就在今夜成親，新房都另外收拾的，就是瞞著我們。他們都忙著辦喜事，哪兒管

得了林姑娘的病啊！

紫鵑：(白)這些人怎麼這麼狠毒啊！

(周媽媽上)

周媽媽：(白)紫鵑姑娘，紫鵑姑娘！上頭喚妳，快跟我去。

紫鵑：(白)寶二爺和寶姑娘辦喜事，要我紫鵑何用？

周媽媽：(白)要妳攙新娘子入洞房啊！

紫鵑：(白)周媽媽先請吧！等人死了，我們自然會到前面聽使喚，只是林姑娘還有一口氣呢！

周媽媽：(白)紫鵑姑娘，妳這話對我說倒是使得，我可怎麼回稟上頭呢？

紫鵑：(白)妳儘管回稟上頭，就說我紫鵑向來不懂得錦上添花，等姑娘斷了氣，任憑處置，粉身碎骨也決不

皺眉！(轉身進房)

周媽媽：（白）這是什麼話？我也是奉命行事身不由己呀！好吧好吧！不去就不去，雪雁你跟我走！走啊！走啊！

雪雁：（白）紫鵲姐姐！姑娘！姑娘！

（周媽媽拉雪雁下）

（迎親音樂響起）

黛玉：（白）紫鵲，什麼聲音？

紫鵲：（白）沒什麼聲音呀！

黛玉：（白）妳聽！妳聽！

（迎親樂）

黛玉：（唱反二黃散板轉原板）

笙簫管笛似利刃，

一聲聲催我的殘命召我的魂，

他那裏洞房春暖花燭雙映合歡影，

我這裏冷冷清清黃泉路上獨自行。

黛玉：（夾白）將詩稿拿來！

紫鵲：（夾白）等身子好些再看吧！

黛玉：（夾白）拿來！（接過詩稿）詩稿啊！

（接唱反二黃原板）

你是我寂寞深閨知心伴，

賦秋聲詠落花自嘆飄零，

只望你寄心事抒懷寫恨，

只望你高山流水覓知音，

到如今一腔心血誰憐誰問？

一片真心反換得假義虛情！

既然是知音已絕情已盡，

又何必長遺詩稿在世間存，

斷腸文章付火焚。

（黛玉含淚焚稿，紫鵲攔阻不及，忙用床榻上的詩帕為黛玉拭淚，黛玉奪下詩帕，接唱）

見詩帕更勾起多少前塵，  
字字行行痴情論，

絲絲縷縷染啼痕，

又誰知墨迹猶新人心變。

(黛玉撕扯詩帕，扯不斷，引起一陣咳嗽，詩帕丟入火盆，接唱反二黃散板)  
只落得一彎冷月葬詩魂！

(洞房音樂又響起)

幕後：(白)一拜天地！二拜高堂！送入洞房！

黛玉：(白)寶玉、寶玉，你好……

(黛玉死)

紫鵲：(高聲叫)姑娘！

(暗燈，大帳放下)

(洞房歡聲鼓樂又響起)

寶玉：(幕後白)林妹妹！啊！(鑼一響)怎麼不是林妹妹？林妹妹在哪裏？在哪裏？

賈母：(幕後白)你父作主，娶的是寶釵呀！

寶玉：(幕後白)林妹妹！

(唱二黃倒板)金玉良緣將我騙！

(寶玉衝上，進瀟湘館，見紫鵲跪在榻旁，寶玉上前邊叫「林妹妹」邊揭開帳幔，大驚倒退)

紫鵲：(白)寶二爺！你……你……你來遲了！

寶玉：(接唱二黃)

遲一步難會面天上人間各一邊。

紫鵲：(夾白)你現在哭什麼？姑娘臨終高叫寶玉之時，你怎麼不來？怎麼不哭？

寶玉：(接唱二黃)

啞口無言冤難辯，

空將淚眼問青天，

恨世上風刀和霜劍，

逼得妳魂歸離恨天！妹妹呀！

自妳來到大觀園，

日日驚心夜不眠，  
遊園聞曲添悲怨，  
埋香塚泣殘紅愁對晚春天，  
只道我深情能將妳憂懷遣，  
怎知反害妳喪黃泉！

紫鵲：（白）姑娘已被你們逼死，你還在這兒做什麼？別忘了今兒個是你的洞房花燭夜！

寶玉：（接唱）

可憐妳無瑕白玉遭泥陷，  
我豈能一股清流逐波旋，  
人間既難結美眷，  
世外重諧並蒂蓮！  
（幕後一陣嘈雜之聲）

賴大：（奔上）不好了，不好了，赦大老爺和珍大爺、璉二爺的事兒都發了，聖上降旨，查抄榮寧二府！（奔下）

幕後：（白）抄家了！不好了！  
幕後合唱尾聲曲：

眼看著起朱樓設豪宴，  
眼看著人散園空夢已殘，  
爭什麼富貴浮名弄機巧，  
總難逃無情七尺棺，  
拋却了玉關金鎖脫籠樊，  
空餘下茫茫大地白漫漫！  
（落幕）

（寶玉茫然下場）  
（走出榮國府）

劇 終





張青琴

民國三十年六月十四日生

安徽省合肥縣人

實踐家專服裝設計科畢業

經歷／

中國文藝協會戲曲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現職

師大國語教學中心教師

文化大學國劇組講師

作品／

芙蓉屏（獲中國文藝協會文藝獎章——國劇

編劇獎）

巾幗雙英（獲六十六年中山文藝創作獎）

忠烈紅顏、中秋首義、撫孤除奸、忠孝兒女

麒麟山

# 雲箋記

國劇劇本第一名 張青琴

## 編寫要旨

- 一、故事發展，力來合情合理及富於戲劇性，從而闡揚傳統文化、民族精神。
- 二、一切穿插，均以不違背當時（明中葉）的社會型態、人際習俗為宗旨。
- 三、沒有超凡入聖的好人，也沒有十惡不赦的壞人，對人物的塑造，務求有人情、人性的真實感。
- 四、唱白詞句，注意（一）雅馴、（二）易解、（三）適合舞台需要（容易上口）。
- 五、分場結構及舞台設計，均顧到適合傳統國劇之演出。

## 劇情大綱

章。  
明兵部侍郎杜宏殷，奉旨出征，託子雲章於同年謝剛中，施以智，以俟下場。謝留雲章寓其邸，並為批閱文

謝妻早故，遺女瑤琴，宦家子吳不韋求親，謝猶豫未允。某日，瑤琴登平台看迎春社火，吳適經其下，女見

吳貌陋行乖，深爲厭惡。翌晨，復於後園邂逅雲章，並見其咏梅絕句，心竊喜之，生請和，女袖詩而去。生喜女明慧，決意求施執柯。

剛中聽嬖妾巧娘之言，欲允吳家親事，告女，女誓以死拒，大觸父怒。巧娘往勸女，見床頭詩箋，竊歸以示謝。妄謂「情詩」，謝不察，信之，識爲雲章筆跡，大忿，方欲發作，施適來爲生提親，謝作色拒之，施憤然攜生離去。

女既拒婚忤父，復因詩箋涉嫌，冤恨欲死，侍婢輕霞力阻之，得賣花楊婆助，僞爲投河，逃往妙蓮庵，女堅請出家，老尼不允，命其帶髮坐關，免人物色。

雲章探知女死，往水邊哭祭，忽見輕霞與一嫗同行，聆其所言，疑女尚在，尾之，得入庵見女。女勉生奮志功名，中會後始允相見。生感其意，攻讀益苦，榜後高捷，其父亦於是時凱旋。

施知女避居尼庵，已命夫人往探，認爲義女，此時，乃預作安排，延謝及杜家父子，過府飲宴，並迎女歸，極力作合，使成嘉禮，剛中、瑤琴，亦爲父女如初。

### 雲箋記人物角色化粧及穿戴

#### 劇中人 角色 化粧 及 穿戴

杜宏殷 老生 髻三。(第一場)——忠紗、紫帔、古銅褶子、黑彩袴、高底。(第十二場)——帥盔、紅蟒。

施以智 老生 髻三。(第十五場)——忠紗、紅蟒。  
黑三。(第一、六場)——忠紗、白蟒、紅彩袴、高底。(第十五場)——學士巾、寶藍褶子。

謝剛中 老生 髻滿。(第一場)——忠紗、紫蟒、黑彩袴、高底。(第四、六、八、十四場)——忠紗、黑帔、黑褶子。(第十五場)——忠紗、紫蟒。

杜雲章 小生 (第一、三、六場)——湖色繡花學士巾、滿色繡花褶子、粉紅彩袴、高底。(第九、十、十一場)——黑繡花學士巾、黑繡花褶子。(第十三、十五場)——忠紗、紅官衣、簪花、披紅。(第十五場中場下去簪花披紅)

謝瑤琴 花衫 古裝頭(高髻)、點翠古裝頭面。(第二、三場)——紛紅繡花女帔、繡花裙子、湖色彩鞋。

(第四、五場)——藕色繡花女帔。(第七場)——黑繡花女帔、黑對襟褶子、腰巾。(第十一、十五場)——道姑巾、藕色素褶子、水田背心、絲縑。(第十五場後場)——紅絨。

輕霞 花旦  
 寶鼎 丑  
 巧娘 花旦  
 楊婆 彩旦  
 慧海 老旦  
 吳不韋 丑  
 門子 小生  
 (中州會館)  
 丑家人  
 (吳府)  
 家院  
 (謝府)  
 家人  
 (施府)  
 四青袍  
 四靠將  
 社火  
 八龍套  
 八人役  
 車伕  
 施夫人  
 Y環  
 (施府)

花、紅繡花女帔、蓋頭、紅彩鞋。

古裝頭(偏髻)、古裝水鑽頭面。(第二、三、四、五、七場)——水綠繡花褶子、黑繡花

大坎肩腰巾、繡花褶子、紅彩鞋。(第九、十、十一場)——銀灰花褶子、黑大坎肩、腰

巾、藍彩鞋。(第十五場)——紅繡花褶子、黑大坎肩、腰巾。

豆腐臉。(第三、六、九、十、十一場)——一字巾、孩兒髮、黑褶子、白大帶、黑彩袴、高筒

襪、便鞋。(第十三、十五場)——黑硬羅帽、黃大帶、薄底。

大頭、水鑽頭面、黑繡花褶子襖、彩鞋(或踩躡)

彩旦頭、紫彩旦衣、綠布袴子、腰巾、大腳花鞋。

灰布僧帽、灰布僧衣、高筒襪、土黃布僧鞋。

腰子臉、綠棒捶巾、綠繡花褶子、紅襯衫、紅彩袴、朝方。

豆腐臉。

髻二濤。

黑二濤。

虎頭盔、小額子、硬靠。

(漁翁、蚌精、旱船、獅子、龍燈。)

紅龍套衣、龍套旗。

青衣

花旦

春梅

花旦。

總目

第一場	託子
第二場	驚醜
第三場	園會
第四場	逼婚
第五場	失箋
第六場	媒鬧
第七場	逃府
第八場	哭女

第九場	水祭
第十場	追蹤
第十一場	庵會
第十二場	奏凱
第十三場	掄元
第十四場	懷隙
第十五場	聯姻

第一場 託子

杜宏殷：（內）噫哼，（上，引子）奉詔專征，年垂白，再建功名。（坐外場椅，詩）息影山林已數春，又蒙丹  
 （老生飾）詔降青雲，男兒報國平生志，敢惜昂藏七尺身。（白）下官——杜宏殷，河南衛輝人氏，大明嘉靖駕前  
 為臣，曾任兵部侍郎之職，三載以前，致仕還鄉，今蒙聖恩起復，皆因會試之期，已然不遠，故帶我兒  
 雲章，一同馳驛前來，暫寓中州會館。今日早朝，聖上有旨，命我督剿山西流寇，限期起程，我兒留京  
 四籍，事在兩難，甚是委決不下，正是：待奏勤王績，難忘紙犢情。

門子：（上）啓老爺！謝施二位大人到！

杜宏殷：有請！

門子：有請！

（謝剛中、施以智上，杜宏殷迎介）

同年兄，啊哈……

（同入，謝施兩邊坐，宏殷坐大邊跨椅介）

施以智：年兄高才碩德，簡在帝心，今日重膺大任，定建猷，弟等特來賀喜。

(老生飾)

杜宏殷：這就不敢——啊！二位年兄，來得恰好，弟正有一事為難，望求高明指教！

謝剛中

施以智：願聞？

杜宏殷：皆因會試期近，故帶小兒雲章，一路來京，弟今奉詔出征，小兒留京回籍，事在兩難，因此委決不下。謝剛中：這有何難！年兄出京之後，今即便可移居舍下，用功揣摩，等候下場。

(老生飾)

施以智：(向宏殷)啊！年兄，謝年兄乃當今制藝名家，文重山斗，今郎寄寓他府，正是近水樓台，得他指教一二，定可名登金榜。

杜宏殷：著呀！若非年兄提起，弟倒忘懷了！小兒乃駑下之材，還望謝年兄不棄愚蒙，認真指教，小弟感恩非淺。 (作揖介)

謝剛中：(還禮介)你我同年至好，何必過謙。

施以智：今郎可在館中？何不請來一見！

杜宏殷：遵命，來！

門子：有！

杜宏殷：有請公子！

門子：是……有請公子！

杜雲章：(內)來了！(上，唸)懷才豈是池中物，得意應題榜上名。(入介)參見爹爹！

(小生飾)

杜宏殷：見過謝施二位年伯。

杜雲章：(行禮介)二位年伯！

謝剛中

施以智：賢侄少禮。

杜雲章：謝年伯！(立小邊介)爹爹呼喚，有何教訓？

杜宏殷：為父奉詔出征，將你託與二位年伯照管，謝年伯慨允借寓，還要與你批閱文章，他乃制藝名家，受他指教，定然獲益非淺，快快當面叩謝！

杜雲章：(叩拜介)多謝年伯。

謝剛中：(扶介)這就不敢！

施以智：賢侄骨澈神清，真乃玉堂人物也。

杜宏殷：年兄誇獎了。

杜雲章：伯！二位年兄，弟還有一事相求，尚乞俯允。

杜宏殷：哦！二位年兄，弟還有一事相求，尚乞俯允。

謝剛中：何事？

施以智：弟此行歸期未卜，小兒年已弱冠，望求二兄留意，若有名門淑女，就煩代為執柯。

謝剛中：當得效勞。

施以智：弟等此來，備有酒宴，在此假館，與年兄同飲幾杯，一來賀喜，二來餞行。

## 第一場 驚醜

謝瑤琴：（上唱西皮慢板轉原板）寒漸減暖初回，早春時候，換羅衣梳雲髻獨下妝樓，看雙雙燕呢喃穿簾入牖，（花衫飾）倒教我女兒家緊鎖眉頭，空負了貌如花年華豈蔻，詠絮才難排遣無限閒愁，思萱幃淚珠兒透濕襟袖，多少事憑誰訴欲語還休。（坐外場椅）

輕霞：（上唱西皮搖板）適才之間上房走，見了小姐說根由。（白）小姐！

（花旦飾）

謝瑤琴：啊！輕霞！適才喚妳不著，到那廂去了？

輕霞：我呀！到上房那邊聽新聞去啦！

謝瑤琴：甚麼新聞哪！

輕霞：（欲言又止介）……我……我說出來您可別罵人哪！

謝瑤琴：傻丫頭，這樣張張致致，怎不叫人着惱哇！

輕霞：您別着急呀……他是這麼一回事兒……剛才我在上房迴廊上，跟春梅姐姐聊天兒，她說前兩天戶部尚書

吳大人，託人拜訪老爺來啦！

謝瑤琴：這也算不得稀罕之事呀！

輕 霞：您聽我說呀！那個人是替吳大人的公子……叫甚麼吳不幸的，來給您提親來啦！

謝瑤琴：（羞介）……

輕 霞：老爺跟姨奶奶一商量，姨奶奶說：這門親事，可算得門當戶對，勸老爺答應下來，老爺素常裡拿姨奶奶的話，就跟皇王聖旨一樣，您不是快大喜了嗎？

謝瑤琴：（羞介）那個要妳來多口！

輕 霞：小姐，常言說得好……「男大當婚，女大當嫁」，果然那位吳公子，才貌雙全，那可是小姐您的造化：就連我們小丫頭，也要念「阿彌陀佛」呀！

謝瑤琴：討打的丫頭，還要講些甚麼？

輕 霞：我說您要罵人，是不是！

楊 婆：（內）哎咳……（上，唸）全憑一張嘴，走遍百家門兒。（白）小姐在屋裡嗎？

（彩旦飾）

輕 霞：那一位呀！

楊 婆：是我？

輕 霞：敢情是楊媽媽，請進來吧！

楊 婆：（入介）給小姐請安。

謝瑤琴：罷了！輕霞，與楊媽媽看坐。

楊 婆：慢著慢著！小姐面前，那有妻子的座位呀？

謝瑤琴：常來常往，何必過謙。

楊 婆：這麼說，我們就謝謝啦！（坐小邊跨椅介）

謝瑤琴：楊媽媽進府何事？

楊 婆：有幾枝新穿的珠花，方才到上房請姨奶奶看啦，她叫我拿過來給小姐瞧瞧！

謝瑤琴：珠花麼！

楊 婆：是呀！

謝瑤琴：不看也罷！（搖頭介，滿懷心事，楊婆不解介）

輕 霞：（小聲對楊）如今晚兒花錢的事，我們小姐可做不了主哇！

楊 婆：（點首會意介，欲為瑤琴解憂，籌思介）我說小姐，外頭迎神賽會，有龍燈、高躑、獅子、旱船，別提多麼熱鬧啦！您不打算瞧瞧去嗎？

謝瑤琴：我乃官門閨閣，怎好拋頭露面？

楊婆：您要想瞧瞧哇！倒也用不着拋頭露面，這後頭院兒裡，那座平台，緊對著御河橋，迎春社火，都要從橋上經過，咱們立在平台上，看的還更清楚哪！

輕霞：小姐！要不然，咱們就瞧瞧去吧！

謝瑤琴：（不語介）……（內鑼鼓聲）

輕霞：好小姐！帶著我瞧瞧去吧！（撒嬌介）

謝瑤琴：如此帶路！（立起，楊婆亦起，三人同出門，走圓場，唱西皮搖板）入戶春風沾翠袖，聊乘逸興解閒愁，拾級褰裳朝上走……（正中擺大帳子，三人同上高台介）高台遠眺豁雙眸。

（內鑼鼓聲）

輕霞：（興奮，指介）小姐您瞧瞧！會過來啦！

（漁翁、蚌精、旱船、獅子、龍燈、鳴鑼響鼓、舞弄過場下）

吳不韋：（內）小子們……帶路哇！（四青袍、丑家人引上、唱西皮搖板）閒來無事大街蹈，十人見我九人愁，

小子們帶路朝前走……（見瑤琴，出神介）咦！啊、哈……（接唱）猛抬頭見一個花不溜丟！（行弦，作醜態介）

楊婆：（指不韋，向輕霞悄語介）瞧見了沒有？那個人就是吳尚書的公子吳不韋，我聽春梅說，他爹託人跟老爺提親來著，說不定就許成了你們家的姑老爺啦！

輕霞：（驚介）就是他嗎？哎喲，我的媽呀！怎麼長成那副……（掩口介）

謝瑤琴：（已聽見，恨恨介，厲聲向輕霞）輕霞！

輕霞：有！

謝瑤琴：回房去吧！（拂袖下台，下）

楊婆：喲！這是怎麼個啞兒呀？

輕霞：妳呀！雞婆嘴，又闖了禍啦！（同下樓，下）

吳不韋：（向高台發呆介）……

丑家人：大爺！大……爺……

吳不韋：（猛醒介）我……我在那兒哪！

丑家人：這不是御河橋邊兒嗎？我的大爺！

吳不韋：哎喲！（立不住介）

丑家人：留點兒神，看掉下去！

吳不韋：（向上指介）那個神仙呢？



丑家人：人家走啦！

吳不幸：大爺活不成啦！活不成啦！

丑家人：幹嗎活不成啦！

吳不幸：我的魂兒叫她給勾到牆那邊去啦！

丑家人：大爺別著急，您知道這是甚麼人家兒嗎？

吳不幸：我怎麼知道哇？

丑家人：這就是鴻臚寺謝大人家。

吳不幸：哦！謝大人家，咱們老爺不是給我提親來著嗎？

丑家人：對呀！提的就是剛才那個人兒呀！

吳不幸：真的嗎？

丑家人：包管錯不了。

吳不幸：說成了沒有？

丑家人：回去催著老爺上點兒緊，還會不成嗎？

吳不幸：好小子！說的對！帶路回府哇！（唱西皮搖板）見佳人只覺得渾身難受……（四青袍、丑家人下）叫我

的老爸快把親求。（邊走邊回頭，下）

## 第二場 園會

（大邊擺桌椅，桌上置書籍筆硯）

（音樂牌子，寶鼎持帚上，打掃介）

杜雲章：（內）寶鼎？

寶鼎：有！

（丑飾）

杜雲章：（內）可曾打掃完畢？

寶鼎：打掃完啦？

杜雲章：（內）將湘簾捲起！

寶鼎：是啦！（捲簾介）

杜雲章：（執書上，唱西皮原板）老爹尊奉聖命督剿流寇，處江湖居廟廊每著先憂，但願得早日裡大功成就，強

似我擢高科獨占鰲頭。(嘆介)唉……

寶鼎：我說相公，老爺此番出征，所帶的京營兵將，一個個驍勇非常，再加上老爺深通兵法，這一去一定能夠掃平流寇，得勝回朝。您幹嘛老是擔心哪？

杜雲章：話雖如此，只是老爺偌大年紀，為國宣勞，為人子者，不能跟隨侍奉，於心怎安。

寶鼎：不是呀！老爺盼著您金榜題名，比甚麼事兒都要緊，您等著下場，怎麼能跟他老人家一塊兒出征啊？依小的看哪！您就該好好兒的念書作文章，老爺奏凱還朝，正看見您獨占鰲頭，豈不是天大的喜事嗎？

杜雲章：哈……講的倒也有理！

寶鼎：沒有理我還不說哪！啊我說相公，您瞧窗外廊簷底下這棵老梅花，開的十分茂盛，又紅又香，您何不抓詩一首哇？

杜雲章：哎！吟詩一首。

寶鼎：對對對！吟詩一首。

杜雲章：寶鼎！

寶鼎：有！

杜雲章：濃墨伺候。

寶鼎：是啦！（磨墨介）

杜雲章：（提筆、鋪紙、唱南梆子原板）梅綻蕊柳垂金春光乍透，值良辰覓佳句暫解煩憂，拈斑管拂雲箋一揮而就……（思索，寫介）蕙地裡一樁事湧上心頭。（白）寶鼎！衆家相公相邀，雙塔寺會文，是那一日呀？

寶鼎：等我想想……（想介）乃是二月初八……哎喲，不得了，今兒個就是初八呀！

杜雲章：看看甚麼時候了？

寶鼎：也不過是辰牌時分，快點兒走還來得及！

杜雲章：如此安排文房，隨我雙塔寺去者。

寶鼎：是啦！

杜雲章：（唱西皮搖板）文房四寶安排就，（寶鼎下）雙塔寺內會同儔。（下）

（音樂牌子，輕霞上，四下看，搔手，示無人介）

輕霞：（向上場門）小姐，花園兒裡頭一個閒人也沒有，您請進來吧！

謝瑤琴：（內唱南梆子倒板）離繡戶轉迴廊（上）天青雲淡……（與輕霞同作身段，接唱南梆子原板）遣煩憂停針背且自消閒，只見那滿園中春光初染，蒼松翠竹綠意盎然，一樹紅梅方吐艷，含苞綻蕊盡態極妍，無

限芳華君獨占，不與凡花鬥色鮮，看罷多時神思倦……

輕霞：小姐！何不到書房裡邊，歇歇腿兒呀！

謝瑤琴：（唱西皮搖板）輕移蓮步到階前。（白）輕霞！看這書房，收拾得煥然一新，不知是何緣故？

輕霞：想必是老爺要一個人兒清靜清靜，在這兒寫字看書吧！小姐，咱們進去瞧瞧去，就明白啦！

謝瑤琴：走哇！（唱西皮搖板）主僕們進書房隨意瀏覽……（與輕霞同入，行弦，輕霞坐大邊椅上，亂翻，瑤琴四下看介）

謝瑤琴：窗明几淨，果然雅潔非常，在此靜坐觀書，誠乃人間佳境也！（接唱）清幽雅潔俗慮全蠲！

輕霞：（取詩箋顛倒看，數字介）哎呀，小姐，這兒還有一首詩哪！

謝瑤琴：蠢丫頭！字尚不識，曉得甚麼是詩呀？

輕霞：我不認得字，可是會數數兒哇，這張紙條兒上，是四七二十八個字，聽您說過，二十八個字，就是一首

七……七甚麼？

謝瑤琴：敢是一首七言絕句？

輕霞：對啦！對啦！七言絕句，不就是詩嗎？

謝瑤琴：待我看來！（輕霞立起，讓瑤琴坐，旁立介）（唸詩）春光分得小園遲，可是羅浮入夢痴，曉帳乍開紅

頰嫩，幽香初散薄寒時。好詩呀好詩！

（行弦，持箋仔細玩味，輕霞亂翻書籍介）

杜雲章：（內）寶鼎帶路！（寶鼎引上，唱西皮搖板）寶鼎帶路幽齋轉……（小邊半圓場，發現屋內有人，寶鼎

欲入，雲章攔住，立窗外偷看介，行弦）

謝瑤琴：（看詩，猛省介）哎呀！且住！爹爹從來不喜吟咏，這筆跡又不相類，定有外人在此！輕霞，快快出園

去吧。（將詩箋放下，起身，見雲章一驚，兩人對看介）（輕霞、寶鼎同作神介）

寶鼎：得，來了電啦！

杜雲章：呀……（接唱搖板）藐姑仙子降塵寰。

輕霞：喂！我說你們是那兒來的倆野人哪？冒冒失失的堵在房門口兒，不讓人家出去，真真的（又腰作勢介）

豈有此理！

寶鼎：嘿！這話可怪啦！我們爺兒倆，就住在這書房裡邊，剛剛從外頭回來，正碰見你們跑到屋裡頭亂翻騰

東西，我不問你，你還敢來問我，我呀……也回敬你一個真真的（又腰作勢介）豈有此理？

輕霞：哎喲！這可是反啦！這書房裡的東西，全是我們家的，愛怎麼翻騰，就怎麼翻騰，你……你管得着嗎？

寶鼎：你胡說！

輕 霞：你胡說！

寶 鼎：你……

杜雲章：寶鼎休得放肆！（向前介）啊！這位丫環姐！切莫多疑，我主僕二人，乃是在此借寓的。

輕 霞：借寓的？我怎麼沒有聽見說呀！

杜雲章：你若不信，這書房之內，案頭的圖書筆硯，壁上的寶劍瑤琴，皆是小生之物哇！

輕 霞：甚嘛？瑤琴是我家小姐的闖名，你敢說是你的物件，這不是成心來找……

謝瑤琴：輕霞！不可亂講！

輕 霞：是！小姐！

謝瑤琴：問問這位公子，姓甚名誰？是那個許他在此借寓的？

輕 霞：是啦！……過來，我問問你，你姓甚麼？叫甚麼？是誰答應你在此借寓的呀？

杜雲章：小生杜雲章，我父親現任兵部侍郎，與你家老爺，乃同年至好，我父奉詔出征，小生留在京中，等候會

試，是你家老爺，許我在此借寓的。

輕 霞：（背供）哎喲！敢情他不是冒牌兒貨！

謝瑤琴：原來是杜世兄，蠢婢無知，多有得罪。

杜雲章：豈敢！請問小姐，莫非是謝年伯的令媛麼？

謝瑤琴：不敢，正是。

杜雲章：如此小生有禮了！（作揖介）

謝瑤琴：（還禮介）還禮！啊，世兄寓居寒舍，簡慢勿罪。

杜雲章：豈敢，打擾尊府，當面謝過。（再作揖介）

謝瑤琴：（再還禮介）越發的不敢……請問世兄，案頭詩句，可是尊作麼？

杜雲章：正是拙作，俚俗之言，不免為方家所笑耳？

謝瑤琴：世兄說那話來，此詩字字珠璣，真佳構也！

杜雲章：多蒙誇獎，小生斗胆，敢請賜和。

謝瑤琴：這個……倉卒之間，難得佳句。

杜雲章：小姐忒謙了！啊，小姐，昔日三都之賦，十年而成，你若肯賜和，就將此詩帶去，慢慢推敲，有何不可

……（將詩箋遞與瑤琴）哦哦哦小生還要求妳斧正呢！

謝瑤琴：（含羞不語介）

輕 霞：小姐，您就甯客氣啦！（將詩箋接過，納瑤琴袖中介）

謝瑤琴：·奴家告辭！

杜雲章：·奉送！

謝瑤琴：·告辭。

杜雲章：·奉送。

輕 霞：·小姐！這天兒可着實的不早啦！

謝瑤琴：·告辭了！（唱西皮搖板）無意中在書齋初逢乍見，子建才安仁貌器宇非凡，辭別了杜世兄閨房回轉……

（輕霞下，瑤琴又回頭一望，與雲章兩人對相介）

輕 霞：·（內）小姐，快點兒走吧！

謝瑤琴：·（接唱）看天光將近午不敢遲延。（向雲章一笑，下）

杜雲章：·（向下場門望，發呆介）

寶 鼎：·我說相公，小心着脖子啊！

杜雲章：·呀！（唱西皮搖板）似這等可意人世間罕見，林下風大家體風韻天然。怎禁他臨去時秋波一轉……（行

弦，思索介）（白）有了！（接唱）懇請那施年伯撮合良緣。（白）不錯，我就是這個主意，（得意介

）我就是（讀書腔）這個主意呦……（笑介）啊哈……（下，寶鼎）

寶 鼎：·瞧我們相公，自言自語的，像着了魔似的，不用說，他是想追求人家謝小姐呀……可也難怪，謝小姐的

模樣是真好，先別說小姐，就連那個小丫頭……叫甚麼輕霞的……別看挺厲害，可是她那小嘴一撮

，小腰一叉，（學輕霞）「真真的豈有此理……」也蠻可愛的！這麼辦，相公追小姐，我就追丫環，相

公追到了手，我也泡不了湯，不錯，有理！（學雲章）「我就是這個主意，我就是這個主意呦！」

啊哈……」哎喲！閃了我的腰啦！（下）

## 第四場 逼婚

巧 娘：·（上，坐外場椅，念詩）雲髻罷梳還對鏡，羅衣欲換更添香，生來本是啣泥燕，要向枝頭變鳳凰。（白

（花旦飾））我……巧娘，本是謝府的丫環，老爺見我有些姿色，就把我收了房啦！也是我的造化，三年以前，夫

人得病身亡，我可就成了閨府裡上上下下這麼一個當家人兒啦！老爺對我，更是言聽計從的，但只一件

美中不足，夫人留下了一個女兒，老爺言道，必須等小姐出了閨，才能把我扶正。按說呢……那孩子歲

數也不小啦！可是高不成，低不就的，到如今沒人家兒呢！前兩天兒有戶部尚書吳大人，替他兒子託人

上門求親，老爺還是三心二意的，看將起來，也不知道那一天，才是我的出頭之日也！（唱西皮搖板）

獨坐房中雙眉皺，不知何日才出頭！

謝剛中：（上，唱西皮搖板）姻緣本是天定就……

巧娘：（起身迎介）老爺！

謝剛中：巧娘！（接唱）吳家二次把親求。

巧娘：老爺回來啦！春梅！打茶來！

（剛中坐，巧娘大邊側坐，春梅捧茶上）

春梅：（遞茶介）老爺請用茶！（剛中接飲，春梅收茶具，侍立介）

巧娘：老爺！您剛才說甚麼來著？

謝剛中：適才在朝房之內，遇見吳尚書，他曾親口向我求親。

巧娘：您答應了沒有哇？

謝剛中：聞得人言，那吳公子相貌平常，只怕配不過我的女兒，因此猶疑未定。

巧娘：哎喲！我的老爺子！你們唸書人，不是常說嗎？「娶妻在德不在貌」，何況選女婿哪？！

謝剛中：（點頭介）嗯……此言倒也有理！

巧娘：老爺既然有意應允，就該把姑娘請過來，跟她說一聲呀！

謝剛中：使得的。

巧娘：春梅，有請小姐！

（輕霞、瑤琴上）

謝瑤琴：（唸）忽聽爹爹喚，上房問金安。（入介，白）爹爹萬福！

謝剛中：罷了！

謝瑤琴：姨娘！（巧娘忙立起介）

巧娘：姑娘來啦！請坐！

（瑤琴坐小邊跨椅，巧娘示意春梅，將大邊跨椅拉下尺餘，坐介）

輕霞：參見老爺！姨奶奶！

謝剛中

巧娘：罷了！（輕霞立小邊瑤琴旁介）

謝瑤琴：爹爹呼喚，有何訓示？

謝剛中：兒呀！妳今年已及笄，為父有意將妳許配吳寬吳尚書之子為妻，（瑤琴、輕霞同一驚介）妳母早亡，一

應放定完婚之事，自有妳姨娘料理，我兒自己，也要在心。

謝瑤琴……（看輕霞，輕霞作手勢介）（叫頭）爹爹呀！爹爹年邁，只有孩兒一人，怎敢遠離膝下，孩兒情願終身不嫁，侍奉爹爹！

謝剛中：哎……自古以來，男有室，女有家，馬有終身不嫁之理？

巧娘：說得是呀！一個女孩兒家，那兒有終身不嫁的道理呀？

謝瑤琴：（起立介）孩兒心志已定，望求爹爹垂憐！

謝剛中：（不悅介）嗯……不聽父言，就是不孝！

謝瑤琴：爹爹呀！（唱二六）非是瑤琴違父命，聽兒一語稟爹尊，萱幃早喪多不幸，父女們相依為命度光陰，遠離膝下兒怎忍？兒情願終身伴父侍奉晨昏。

謝剛中……（唱流水）我兒好似童騷性，胡言亂語惱親心，宜室家家古有訓，那有個終身不嫁人？

謝瑤琴：（接唱流水）一見爹爹面生嗔，不由瑤琴暗沉吟，三從四德習聞訓，女兒家婚姻大事要順親心，事至此

我本當（唱散）勉從父命……（行弦，想介）

巧娘：我說姑娘，吳尚書官高爵顯，難得他親自向老爺求親，也是你的造化，依我看哪！你就答應了吧！

謝瑤琴：（矛盾介，看輕霞，輕霞搖手介）（唱流水）那吳氏子容顏醜陋更無行，彩鳳隨鴉奴怎肯？但只是羞人

答答難以出唇，左思右想（唱散）心如絲絛……（行弦，為難介）

謝剛中：瑤琴，難道說你敢違父命麼？

謝瑤琴：爹爹呀！（唱快板）為終身願不得將順嚴親，恨只恨失慈幃無人憐憫，滿懷的心腹事更向誰云？無奈何

走向前（唱散，跪介）雙膝跪（哭頭）定……兒的老爹爹呀……女兒寧死也不嫁吳門。

謝剛中：（大怒介）住口！（唱西皮散板）聽一言來怒填膺，大罵無知小賤人，你再若不遵為父命，從今後休認

我是爾的天倫！

謝瑤琴：（哭介）喂呀！

巧娘：（扶起瑤琴介）我說輕霞，攙扶小姐，回房去吧！

謝瑤琴：（唱西皮散板）我的父怒發如雷震，他全不念親父女骨肉之情，含悲忿轉深閨傷心難忍……

輕霞：小姐！咱們先回房去吧！

謝瑤琴：（接唱）但願得老爹尊轉意回心。（哭介）喂呀……（輕霞扶瑤琴同下）

謝剛中：這個丫頭，忒以的使性了！

巧娘：老爺不必生氣，停一會兒，讓我到姑娘房裡，好好兒的勸勸她去，您先到後房歇著去吧！

謝剛中：氣死我了，啞嘴……（腰痛介）

（巧娘扶剛中，捶背下）

## 第五場 失箋

(正中擺大帳子，大邊擺妝台，詩箋放妝台上)  
(輕霞扶瑤琴上)

謝瑤琴：(哭介) 喂呀……(唱二黃散板) 在上房與嚴親犯顏爭辯，都只為吳家子甚是不堪，老爹尊全不把女兒  
憐念……(坐外場) 思想起不由人珠淚潸潸！(哭介) 喂呀！

輕霞：(瞥見妝台上詩箋，作神，過去取箋，舉向瑤琴介) 小姐，您瞧這是甚麼？

謝瑤琴：(看看搖頭，嘆氣介) 唉……！

謝瑤琴：(作無奈狀) 將詩箋拿過來！(接詩箋細看，嘆氣介) 唉……！(唱反四平) 那一日在園中相逢觀  
面，他儀容秀雅風度翩翩，更羨他筆走龍蛇不輸義獻，論詩句字字珠璣吐屬不凡，我有心和原韻把才華  
來展，又恐怕涉及那瓜李之嫌，這才是咫尺如同蓬山遠……(行弦，看詩，接唱) 老爹爹偏要結惡姻緣  
，嘆只嘆生身母將奴拋閃，衷心委曲有誰憐？

巧娘：(上，唱二黃搖板) 打點下好言語將她來勸，(入介) 見姑娘鎖雙眉珠淚不乾！(白) 姑娘！

謝瑤琴：(將詩箋隨手放置「床頭」……) 『椅子』立起介) 姨娘來了，請坐！

巧娘：坐著，坐著！(坐瑤琴身側，瑤琴坐下，巧娘看瑤琴介) 哟！我的姑娘，妳怎麼還難過呀？老爺給妳提  
親，也是一樁好事，妳咬定了一輩子不嫁人，怎麼不叫他老人家生氣呢？我好不容易把他給哄好了，才  
走過來看看妳，妳還是要想開著點兒呀！

(邊說邊看床頭詩箋介)  
謝瑤琴：多謝姨娘！

巧娘：我說姑娘，老爺給你提親的那位吳公子，他爹是戶部尚書，又有錢，又有勢，嫁到他家裡，享不盡的榮  
華富貴，別人想都想不上，妳幹嘛老是不答應啊？(瑤琴低頭不語介)

輕霞：哎哟！姨奶奶！那個吳公子長得……

謝瑤琴：(急嗔斥介) 多口！

巧娘：怎麼？妳瞧見過他呀？

輕霞：(不敢言語)

巧娘：不錯，我也聽人說過，那個吳公子相貌平常，可是姑娘，常言說得好：「小白臉兒沒有好心眼兒」，與



其嫁一個朝三暮四的漂亮小夥兒，還不如嫁一個老老實實的人……一夫一妻的過日子呢！依我看哪，吳家這門親事，你就答應了吧！

謝瑤琴：（不耐煩介）人各有志，怎好相誤！（拂袖介）

巧娘：哎喲！我的姑娘，我說這些個話，都是為你好，幹嘛生那麼大的氣呀？

謝瑤琴：（哭介）喂呀……

巧娘：咳！說著說著又哭啦！輕霞！快給你們姑娘打手巾去！

輕霞：是啦！（自上場門下）（巧娘趁瑤琴拭淚，偷詩箋置懷中介）

巧娘：我說姑娘，這門親事，妳還是好好兒的想一想，我走啦！我走啦！（急下）

輕霞：（持手巾上）小度，您擦擦臉吧！

謝瑤琴：（發現詩箋不見）啊！輕霞！那詩箋那裡去了？

輕霞：剛才您不是還拿著看著嗎？（找介）哎呀！不好！八成兒讓姨奶奶給拿走啦！

謝瑤琴：若是被她拿去，定在我爹爹面前信口雌黃，如何是好？

輕霞：事到如今，乾著會子急，也沒有用處，等天黑了，我偷偷兒的到上房窗根兒底下，聽聽他們說些甚麼？

也好作個提防，現在您先歇會兒吧！

謝瑤琴：（拭淚介）唉……（唸對）滿懷幽怨憑誰訴？空將珠淚濕羅衾。

（音樂牌子，輕霞扶瑤琴進帳子，瑤琴由帳後暗下，輕霞各處找介）

輕霞：（搖頭表示無望）唉！這是那裡說起呀！（下）

## 第六場 媒閨

謝剛中：（上，唸）只為嬌兒事，常勞一片心！（坐外場）

巧娘：（上）老爺！

謝剛中：啊！巧娘！勸解瑤琴，怎麼樣了？

巧娘：咳！別提啦！她還是咬定牙關一輩子不肯嫁人，老爺，您說這怎麼辦哪？

謝剛中：這個丫頭！實實的可惱！

巧娘：老爺！您別著急，我的話還沒有說完呐！

謝剛中：還有何事？

巧娘：（故作為難）唉……有一件東西，不給您看吧！我是您的人，甚麼事兒都不該瞞著您，給您看吧……又

怕您生氣……

謝剛中：拿來我看！

（巧娘取出詩箋，剛中接看介）

巧娘：您瞧上邊兒寫的甚麼「曉帳開」啦！「紅頰嫩」啦！「散幽香」啦！這……這不是一首情詩嗎？

謝剛中：嗯……不錯！這是那裡來的？

巧娘：是在……是在……

謝剛中：快些講來！

巧娘：是在你女兒的床頭兒上！

謝剛中：怎麼講？

巧娘：姑娘的床頭兒上。

謝剛中：這……氣死我也！

巧娘：留點兒神，看岔了氣。

謝剛中：（再看詩箋）看這筆跡，乃是杜雲章所寫，莫非那個小畜生，勾引了我的女兒不成？

巧娘：這個……誰敢說呀！姑娘一死兒的不肯出嫁，總是有點兒因由吧！

謝剛中：好惱！（唱西皮搖板）聽一言來動無名，他二人定然有私情，手持詩箋向外奔……

巧娘：老爺上那兒去？

謝剛中：（接唱）書房去問小畜生！

巧娘：這可使不得，鬧將起來，姑娘羞躁難當，要是有個三長兩短的，那可怎麼辦哪！

謝剛中：難道說就罷了不成？

巧娘：您先消消氣兒，慢慢兒的再想主意！

（雲板響，家院上）

家院：啓稟老爺，施大人拜！

謝剛中：咳！偏偏他又來了！

巧娘：您先去會客人去吧！（下）

（剛中，家院一翻、兩翻）

謝剛中：有請施大人！

家院：有請施大人。

施以智：（內）嗯哼！（上，唸）百年好合三生訂，千里姻緣一線牽。（白）年兄在那裡？年兄在？啊，年兄！

(以智坐大邊，剛中坐小邊)

謝剛中：年兄此來，有何見教？

施以智：小弟此來，是為令媛作伐的。

謝剛中：這……年兄遲來一步，小女就要許配人家了。

施以智：哦？這樣的不湊巧！請問年兄，令媛要許配那個呀？

謝剛中：就是戶部尚書吳寬之子……吳不幸。

施以智：可曾放定？

謝剛中：已有成說，尚未放定。

施以智：哎呀！年兄呀！休怪小弟多口，這門親事，萬萬做不得！

謝剛中：為何做不得？

施以智：那吳尚書之子，不但醜陋非常，而且德行才學，一無足取，焉能配得令媛呀！

謝剛中：但不知年兄所提，又是那個？

施以智：此人貌比安仁，才同子建，若論門第，也比吳家不差，而且近在眼前，不勞掃問……

謝剛中：到底是那個呀！

施以智：就是杜年兄之子……杜雲章。

謝剛中：杜雲章！

施以智：正是！

謝剛中：(冷笑)嘿……

施以智：(背供)成了！

謝剛中：你所提若是別個，還可商量，那杜家畜生，斷難從命！(甩袖介)

施以智：這倒奇怪了，想那杜、吳二子，判若天淵，難道說你的好惡，與人殊異麼？

謝剛中：我的女兒，愛嫁與那個，就嫁與那個，誰要你來多管？

施以智：哎！我好意前來，與你女兒提親，你為何惡顏相向啊！

謝剛中：(甩袖介)哼！(面向小邊，不理介)

施以智：管家，杜公子現在何處？

家院：現在花園。

施以智：快快請來見我。

家院：是！(上場門下)

施以智：（自言自語）豈有此理！（同甩袖介）（同冷笑介）  
謝剛中：嘿……

家院：（內）杜公子隨我來！

（家院、雲章、寶鼎上）

杜雲章：（唸）安排來日攀丹桂，打點今朝中雀屏！（入介）施年伯！（作揖介）  
施以智：賢侄少禮。

杜雲章：謝年伯！

謝剛中：那個是你的年伯……呸呸呸！（拂袖下，家院隨下）

杜雲章：（發怔介）這算何意呀！

施以智：賢侄，你在此處住不得了，快快收拾行李，隨我去吧！

杜雲章：小侄還要問個明白！

施以智：咳！事已至此，多言無益，走啊！（唱西皮散板）一腔怒氣冲牛斗，這老兒做事沒來由！他心中全然不念舊，十數載的交情就一筆勾，手拉賢侄朝外走……這才是煩惱皆因強出頭！（拉雲章下）

寶鼎：（抓頭不解介）這……這是怎麼個噎兒呀？看起來我們相公跟小姐的親事是吹啦！他們倆吹啦，甭說，我跟輕霞也泡啦！沒有法子，跟著我們相公搬家吧！唉……（下）

## 第七場 逃府

謝瑤琴：（上）唉……（唱二黃散板）心志恁意徬徨千迴百轉，也是我忒大意失落雲箋！小輕霞到上房前去打探……（坐外場）為甚麼到此刻尚未回還？（兩聲）

輕霞：（上）好大的雨呀！（入介）小姐！大事不好啦！

謝瑤琴：（一驚）莫非爹爹聽了姨娘之言，要來責罰於我？

輕霞：咳！打幾下兒，罵幾句，倒還不大要緊，老爺聽了姨奶奶的主意，要答應吳家的親事，還叫他們早來迎娶，而且把杜公子也趕出府門啦！

謝瑤琴：（哭介）喂呀！（唱二黃散板）聽一言不由人心驚胆顫，老爹爹苦苦相逼為那般？杜公子擅才華前程無限，可歎他平白地枉受牽連！痛只痛生身母難得（哭頭）見……我那去世的親……親娘呀！（白）罷！

（接唱）倒不如拼一死命赴黃泉！（欲碰死介，輕霞急扯住介）  
輕霞：小姐！使不得！

謝瑤琴：（哭介）喂呀！

楊婆：（打雨傘上）好大的雨呀！（收傘）輕霞姑娘在屋裡嗎？

輕霞：（出看介）哦！楊媽媽！你幹甚麼來啦？

楊婆：我賣珠花兒回來，打從後角門經過，雨下得太大，天兒又黑啦！沒有法子，只好來借個宿兒……小姐好嗎？

輕霞：咳！別提啦！你自己個兒進來瞧瞧吧！

楊婆：（入介）小姐，婆子給您請安啦！

謝瑤琴：（拭淚介）

楊婆：（向輕霞）我說這是怎麼個嗑呀！

輕霞：（拉楊婆到台口）媽媽你過來！（耳語介）……

楊婆：（點頭介）這我才明白啦！可是怎麼辦呢？

輕霞：都是你引逗小姐，看甚麼迎春賽會，如今晚兒鬧出事兒來啦！你不想個主意，搭救我們小姐，萬一小

姐有個三長兩短的，我把那天的事兒，跟老爺一說，你可就吃不了兜著走啦！

楊婆：哎喲！我的小姑娘奶奶！那麼一來，可就要了我的好看啦！

輕霞：那就快點想主意呀！

楊婆：別著急！等我慢慢兒的琢磨琢磨……（籌思介）哦！有啦！我有個表姐，在妙蓮庵出家，庵裡就她一個

人兒，我帶著小姐，到她那兒躲些日子，再作道理！

輕霞：好！我也去！

楊婆：那不成！老爺見妳們主僕倆都跑啦！要是追尋起來，我婆子可吃罪不起！

輕霞：那怎麼辦呢？

楊婆：後角門外，不是御河橋嗎？咱們搬塊大石頭，放在橋上，你等我們走遠了，就把石頭往下一推，然後聲

張起來，就說小姐跳了河啦！雨大水急，想撈屍首也不容易呀！

謝瑤琴：（叫頭）媽媽呀！我乃官門之女，從來未出閨門，這樣浪跡萍飄，實難禁受，妳……妳還是讓我死了吧！

楊婆：哎喲！我的好小姐！「好死不如賴活著」，暫時離開家門，日後弄明白了，還有回來的日子，你就別想

不開啦！可是輕霞姑娘，小姐的簪環首飾，多帶幾件，她還得過活兒呢！

輕霞：是啦！

（陰鑼，輕霞收拾包裹，楊婆幫瑤琴更衣，出門，走圓場，輕霞開門，兩邊看，招手，楊婆扶瑤琴出門

，輕霞，楊婆搬石頭）  
楊婆：小姐隨我來！

謝瑤琴：（與輕霞對看，不捨介）喂呀……

（楊婆急掩瑤琴口，三人同做身段，瑤琴滑倒，楊婆拖瑤琴跪步下）（輕霞向下場門一望，推石頭，水聲）

輕霞：（跑向大水邊，一望、兩望，大叫）不得了啦！小姐跳了河啦！救人哪！救人哪！

（四青袍、家院、剛中、巧娘急上）

輕霞：（故作焦急狀）老爺不好啦！小姐趁著風狂雨驟，偷出後角門，跳入御河橋下啦！

謝剛中：（驚急介）快快打撈！

衆：（打撈介）雨大水急，打撈不着了！

謝剛中：（哭介）兒啊……

巧娘：（哭介）我那想不開的姑娘啊！

（衆上場門下，輕霞留場上）

輕霞：（向上場門一望）哈哈！楊媽媽果然好妙計，真把他們哄信啦！稍停幾天兒，我不免做點兒吃的，住妙蓮庵探望小姐便了！

巧娘：（內）輕霞！雨那麼大，妳快點兒進來吧！

輕霞：（向上輕門）來啦來啦！（做神，假哭介）我那苦命的小姐呀……（下）

## 第八場 哭女

（剛中、巧娘同上）

謝剛中：（同哭介）唉！兒呀……

巧娘：（同哭介）姑娘哇……

謝剛中：（唱二黃搖板）堪歎嬌兒壽命短！

巧娘：（接唱）怎不叫人淚連連！

謝剛中：女兒投水身亡，還要著人打撈屍體呀！

巧娘：此事張揚出去，於家聲有礙，只好吩咐家下人等，不許聲張，偷偷兒的訪尋屍體才好！

謝剛中：也只好如此，唉，兒呀……

巧娘：人死不能復生，老爺您想開著點兒吧！

謝剛中：千不該，萬不該，不該逼她應允吳家的婚事，才落得這樣的下場！

巧娘：我更不該偷了她的詩箋，她又羞又怕，才走上這條絕路，早知如此，還不如答應杜家的親事吶！

謝剛中：事到如今，悔也無益，那詩箋乃是起禍的根苗，與我燒毀了吧！

巧娘：這詩箋可燒不得！

謝剛中：因何燒不得？

巧娘：杜大人回來，萬一有甚麼話說，他兒子行止不端，這詩箋就是憑據，也免得他怪老爺不夠朋友哇！

謝剛中：言之有理。正是：一時不忍心頭憤，

巧娘：（接唸）事到如今後悔遲！

謝剛中：（哭介）兒呀……（巧娘扶下）

## 第九場 水祭

（寶鼎提籃，內放祭物，雲章同上）

杜雲章：（唱二黃搖板）連日來命寶鼎多方探問，才知道意中人玉碎珠沉，一路行來御河橋近……（圓場，望介）

（隔牆花木觸景傷情！）（哭介）唉？小姐呀！

寶鼎：相公，再往前走，就是謝家的後角門兒啦！您要哭，就在這兒哭吧！

杜雲章：將祭品擺下。（寶鼎就地擺香燭介）（叫頭）小姐！小姐！……（唱二黃倒板）霎時間只

覺得悲酸難忍……（叫頭）瑤琴！小姐呀！（唱二黃散板）點點珠淚濕衣襟，邈迤幽齊把詩句論，恨我

無心殺伯仁！對流水只哭得聲嘶（哭頭）氣……盡……小姐呀！

輕霞：（內）楊媽媽，你瞧瞧後角門外有人沒有！

杜雲章：（接唱）忽聽牆內有人聲！

寶鼎：有人出來啦！咱們躲在樹後頭去吧！（忙收拾香燭，同雲章歸台裡介）（楊婆上，開門四下看，招手，

輕霞提食盒上）

楊婆：輕霞姑娘，過了御河橋，一直往北走，見大街往西轉彎，就是妙蓮庵，那個老尼姑叫慧海，妳告訴她穿

珠花兒的楊婆叫妳來的，就可以跟妳們小姐見面兒啦！我忙我的去啦！

輕霞：多謝楊媽媽！

（楊婆，輕霞分下，寶鼎、雲章轉到台口）

杜雲章：聽她二人之言，瑤琴小姐莫非不曾死麼！

寶鼎：對呀！八成兒沒有死，咱們這麼辦，輕霞在前邊走，咱們在後邊兒跟，跟來跟去，一定找得着瑤琴小姐的下落！

杜雲章：言之有理，走哇！

寶鼎：走哇！

杜雲章：（唱二黃搖板）急急忙忙隨後奔……。

寶鼎：輕霞！我看妳往那兒跑？（追下）

杜雲章：（接唱）上天入地也要根尋！（作身段下）

## 第十場 追踪

輕霞：（內唱高撥子倒板）行過了御河橋（上）潛踪避影……（圓場，雲章，寶鼎跟上，三人同作身段）（接唱迴龍）嘆小姐，遭不幸，深閨弱質受艱辛，好叫人晝夜縈心……（身段，高撥子原板）多虧楊婆把計定，御河橋下假輕生，妙蓮庵中埋名姓，不知何日皂白分，曉色初開天街靜，安排餽饌探望主人，步履倉皇（唱散）循石徑……（圓場，身段下，雲章跟下）

寶鼎：（接唱）我給你來一個屁股後跟！（身段，下）

## 第十一場 庵會

慧海：（內）阿彌陀佛！（上，唸）米撒階前憐鳥雀，紗籠燈外惜蚊蛾，（坐外場）貧尼慧海，自幼出家，多（老旦飾）蒙叢施主相幫，在這妙蓮庵主持香火，上無師長，下無門徒，庵中只我一人，倒也清幽寂靜。不想幾日以前，表妹楊婆，帶來一名女子，乃是謝府千金，母親早亡，她父聽信讒言，百般逼迫，因此立志出家，如若不然，便要自尋短見，我看此女，蕙質蘭心，恐其塵緣未斷，只是出家人慈悲為本，方便為門，焉有見死不救之理？故爾命她帶髮坐關，暫且掩人耳目，一個宦門弱女，受此孤悽，好不惹人憐恤也！（唱吹腔）出家人行方便慈悲為本，接引那謝小姐暫寄空門，宦家女受孤悽惹人憐憫……

輕霞：（上，四看，叫門介）慧師父開門來！

慧海：呀！（接唱）猛聽得山門外有人聲。（走至門邊，白）是那個？（雲章、寶鼎暗上，偷看介）

輕霞：慧師父！我是謝府的丫環，名叫輕霞！穿珠花兒的楊媽媽叫我來看望小姐的。



慧海：待我與妳開門！（開門介）  
輕霞：多謝師父！（進門，寶鼎跟進，慧海關門，掩寶鼎腿介）  
寶鼎：哎喲，哎喲！掩了腿啦！（揉腿介）  
慧海：啊！你是何人？  
寶鼎：我……我是（指輕霞）跟她來的！  
慧海：（發怔，看輕霞）……  
輕霞：（看寶鼎）哎喲！你不是杜相公的書僮……寶鼎嗎？  
寶鼎：誰說不是我呀！  
輕霞：你們相公呢？  
寶鼎：（指介）這不是我們相公嗎？  
杜雲章：輕霞姐！  
輕霞：哎喲！杜相公，你把我們小姐害苦啦！  
杜雲章：小姐現在那裡？  
輕霞：連我也不知道，問問老師父吧！  
慧海：哎……我這裡乃是清淨佛門，你等兩男一女，在此絮絮叨叨，那裡容得？還不與我走了出去！  
輕霞：老師父您不知道，他是……他是……  
慧海：他是那個呀？  
輕霞：他是我們小姐沒過門的女婿！  
慧海：阿彌陀佛！  
輕霞：師父發發慈悲！容他們見上一面吧！  
慧海：我這裡乃是清淨的所在呀！  
杜雲章：師父方便吧！（跪求介）  
慧海：出家人慈悲為本，你這樣苦苦哀求，也罷！小姐正在坐關，容你二人關前一見！  
輕霞：（同）多謝老師父！  
杜雲章：（同）多謝老師父！  
慧海：你們隨我來！（領三人走圓場，大邊擺小帳子）（向下場門）徒弟，有人看妳來了！  
謝瑤琴：（內唱二黃倒板）忽聽得老師師一聲呼喚……（上）  
慧海：有人看妳來了！

謝瑤琴：（哭介）喂呀……（唱二黃散板）有何人憐薄命來叩禪關，想必是小輕霞將我來探……（與雲章對看）

謝瑤琴：（同哭）喂呀……

杜雲章：（同哭）小姐呀……

謝瑤琴：（接唱）乍相逢恍疑是夢寐之間，

杜雲章：小姐！我……我害了你了！（哭介）……

謝瑤琴：世兄哪！（唱二黃原板）可憐我失慈親時乖命蹇，老爹尊寵愛妾聽信讒言，都只為拒婚姻假尋短見，冒

風雨來至在這妙蓮庵，受慈悲要了却塵心一片……（行弦）

杜雲章：小姐！妳乃千金之體，焉能受此苦楚哇！（拭淚）

謝瑤琴：（唱快三眼）叫世兄休悲淚且聽奴言，我也曾讀書習禮嫻閨範，又誰知一紙詩箋起下了禍端……

杜雲章：……

謝瑤琴：（接唱二黃快三眼）到如今恰似那離巢乳燕，每日裡淒淒慘慘冷冷清清向誰言，廝伴著只有蒲團（行弦

杜雲章：小姐！妳今受此苦楚，全是我而起，人非草木，怎不傷情？我今住在施年伯府中，蒙他十分恩厚，妳

快快出關，隨我去吧！

謝瑤琴：世兄啊！（唱快三眼）杜世兄休得要苦口相勸，有道是出家容易還俗難，我若是隨你施府回轉，青蠅白

壁有口難宣！

杜雲章：（叫頭）小姐！難道說你要在這關中，坐上一生一世不成？

謝瑤琴：咳！世兄呀！（唱二黃散板）女兒家守閨箴金石不變，必須要還清白好向人間，除非是我的父心回意轉

……

杜雲章：如若不然呢？

謝瑤琴：（接唱）奴情願青燈黃卷老死枯禪！

杜雲章：小姐呀！（唱二黃散板）聽一言不由人肝腸寸斷，小姐的貞心鐵石堅，枉作了負心人難偕美……（哭頭

）眷……小姐呀！（白）罷！（接唱）不如碰死在關前。（欲碰死介）

輕霞：（同攔）相公使不得！

寶鼎：（同攔）相公使不得！

慧海：阿彌陀佛！

謝瑤琴：痴郎啊！（唱二黃散板）你本是翰苑才清華之選，休為了兒女情便把生捐，若要我出禪關與你相見，你

必須奮志青雲丹桂來攀，強忍著辛酸淚禪房回轉……

杜雲章：小姐小姐！

謝瑤琴：（接唱）還望你寬懷抱緊記奴言。（下）

杜雲章：唉！小姐呀！

慧海：啊！相公！小姐之言，你要牢牢緊記，若要洞房花燭，必須金榜題名，你快快出庵去吧！

杜雲章：多謝師父指點！小生告辭了！（向下場門看，留連不捨介，下決心）罷！（下）

慧海：輕霞！快將這些饅饅，送與妳家小姐去吧！

輕霞：多謝師父！（欲下介）

寶鼎：輕霞姐姐，咱們倆的事兒怎麼辦哪？

輕霞：你別癩蛤蟆想吃天鵝肉！（跑下）

寶鼎：相公！等著我點兒啊！（上場門下）

慧海：阿彌陀佛！（唱吹腔）他兩個似牛女隔離銀漢，出家人見此情也心酸！（下）

## 第十二場 奏凱

（八龍套，四靠將，中軍，杜宏殷上）

衆：（同唱五馬江兒水）玉關恭承鳳詔，男兒意氣豪，萬衆同心戮力，奮勇揚驍，破強寇，如削草，戰馬咆哮。鼙鼓喧闐，三晉萑符盡剪，共建勳勞，蒼生再無兵革擾，風勁角聲高，戈揮日影搖，金鑿頻敲，金鑿頻敲，齊指向……長安道。

（衆扯開站門）

杜宏殷：本帥，杜宏殷，奉詔督師山西，剿除流寇，寇氛已靖，班師回朝，衆將官！

衆：啊！

杜宏殷：趨行者！

衆：（同唱合頭）金鑿頻敲，金鑿頻敲，齊指向……長安道。（同下）

## 第十三場 掄元

杜雲章：（內）人役們……開道！

（二青袍——鳴鑼，二青袍——扛「肅靜」「迴避」牌，二青袍——扛「狀元及第」官銜牌，二青袍——

——執金瓜，寶鼎引雲章——簪花、披紅、騎馬上）

杜雲章：（唱西皮搖板）一路春風花似錦，馬蹄踏遍帝京塵。（白）杜雲章！我今大魁天下，又值爹爹奏凱還朝，真乃萬千之幸，瓊林宴罷，遊街誇官，寶鼎！

寶鼎：有！

杜雲章：前面甚麼所在？

寶鼎：乃是御河橋！

杜雲章：哦！御河橋……

寶鼎：正是！

杜雲章：鳴鑼開道！

寶鼎：鳴鑼開道啊！

（青袍鳴鑼介）

杜雲章：（唱西皮搖板）人役們開道往前進……（衆下）但願早早結朱陳。（下）

## 第十四場 懷隙

（家院、謝剛中上）

謝剛中：（唱西皮搖板）都只為念嬌兒哀傷成病，幸得是這幾日一豎離身。（內鳴鑼喊道）（白）外廂何來喧嘩？

家院：待老奴問來！（向上場門）外廂何事喧嘩？

內：（搭架子）今有新科狀元杜雲章，遊街誇官，打從府前經過。）

家院：啓老爺！乃是新科狀元杜雲章，遊街誇官，打從府門經過。

謝剛中：哦？這個小畜生，竟然中了狀元了！還敢在老夫門前，揚威逞勢，著實的可惱！

家人：（上）門上那位在？

家院：做甚麼的？

家人：通政司施大人，有帖在此。

家院：候著，啓老爺！通政司施大人有帖在此。

謝剛中：哦？待老夫看來！（接帖）（唸）明午潔樽候教，年弟施以智。啊！他已與我斷絕交情，又請酒作甚？  
喚送帖人！

家院：是……（對施府家人）喚你進去！

家人：（入介）與大人叩頭！

謝剛中：罷了，我來問你，你家老爺，明日請的都是那些賓客呀！

家人：還有兵部侍郎杜大人父子！

謝剛中：知道了！回覆你家老爺，說我明日必到。

家人：遵命！（下）

謝剛中：哎呀！且住！想那施以智，必要言歸舊好，我不免將詩箋帶在身旁，杜宏殷不問前情，還則罷了，他若問起前情，便將詩箋，與他們一觀，看那小畜生顏面何存？我就是這個主意！正是：寒天飲冰水，點點在心頭！（下，家院隨下）

## 第十五場 聯姻

（家人、丫環、施以智、施夫人上）

施以智：（唱西皮搖板）樁樁件件安排定，一心成就有情人。（白）天色不早，有勞夫人，去往妙蓮庵，迎接乾女兒去吧！

施夫人：妾身遵命！

施以智：車輛走上！

（車伕推車上，夫人上車，丫環隨下）

內：謝大人到！

家人：謝大人到！

施以智：有請！

家人：有請！

（牌子，剛中上，施迎入，兩邊坐介）

施以智：那日之事，小弟多有冒犯，年兄海涵！

謝剛中：豈敢！今日相邀，為了何事？

施以智：弟有一女，要求年兄為媒，望求俯允！

謝剛中：但不知要許配那家呀！

施以智：就是杜年兄之子……新科狀元杜雲章。

謝剛中：哎！（不以為然介）同僚之中，不少聰俊子弟，你為何單單選中那個沒行止的小畜生呀？

施以智：哎……我的女兒，我要嫁與那個，便嫁與那個，誰要你來多管！

謝剛中：哈哈！我本來的不管，告辭！（立刻到台口）

施以智：（立起到台口，阻介）且慢！你說杜雲章行止不端，有何為證？

謝剛中：你要憑證麼！來來來！（取出詩箋）他將這樣的淫詞艷語，勾引我的女兒，以致羞憤自盡，豈非行止不端麼？

施以智：哦？我倒要看看！（接詩箋）（唸）春光分得小園遲，可是羅浮入夢癡，曉帳乍開紅頰嫩，幽香初散薄寒時。（三笑）啊哈！啊哈！啊哈……

謝剛中：你為何發笑？

施以智：年兄你差了！

謝剛中：何差？

施以智：此詩詠的是紅梅花呀！

謝剛中：怎見得？

施以智：「曉帳」為言曉霧，「紅頰」乃梅花也，「羅浮入夢」，也是梅花的典故，與令媛何涉？你這老兒，忒以的穿鑿附會了！（唱流水）站在堂前把說講，叫一聲年兄聽端詳，你八股文章作得好，詩詞歌賦不當行，詩詠園中紅梅放，初開曉霧散幽香，你葫蘆放在冬瓜賬，怎不叫人笑斷了肚腸！

謝剛中：話雖如此，只是此詩，為何在我女兒閨中？

施以智：年少多才，唱和詩句，也算不得桑間濮上啊！

謝剛中：如此說來，我錯怪了女兒了！

施以智：（背供）他這才明白了！

謝剛中：（哭介）兒呀！

施以智：年兄不必悲傷，少時還你一個女兒，也就是了！

內：杜大人到！

施以智：有請！

（牌子，杜宏殷、杜雲章上）

杜宏殷：二位年兄！

杜雲章：（向以智）年伯！（一看剛中，拂袖介）哼！

（宏殷剛中坐大小邊，以智坐大邊跨椅，雲章坐小邊跨椅……面向外不理剛中）

施以智：年兄奏凱，賢侄掄元，可喜可賀！

杜宏殷：多謝年兄！  
雲章：伯！

杜宏殷：今日相邀，有何見教！

施以智：弟有一女，意欲高攀，特請謝年兄作伐，不知賢喬梓意下如何？

杜宏殷：從來不曾聽說，年兄有位令媛呀？

施以智：（神介）包管配得過令郎，少時便知分曉。

丫環：（上）啓稟老爺，夫人小姐回來啦！

施以智：不必迴避，請上堂來！

丫環：有請夫人小姐！

（牌子，施夫人、瑤琴、輕霞上）（衆立起介）

謝瑤琴：（哭介）爹爹呀！

謝剛中：（驚介）你是我兒瑤琴？妳……妳還不曾死呀！

謝瑤琴：兒是死而……（哭介）復生……啊……

謝剛中：（扶瑤琴起，細看介）妳為何這樣打扮啊！

謝瑤琴：爹爹呀！（唱流水）淚珠兒滴在溜衣上，尊聲爹爹聽端詳，都只為詩箋遭屈枉，假尋短見逃庵堂，持齋

誦佛蒲團上，求一個還我清白姓名香，滿腹冤情從頭講，老爹爹呀……怎不叫兒（唱散）寸斷柔腸！

謝剛中：哎呀，兒呀！千不是，萬不是，都是為父的不是，我兒就不必介懷了！

謝瑤琴：（哭介）喂呀……

施以智：我兒不必啼哭，聽義父的言語，後面更衣去罷！

施夫人：隨我來！（下，瑤琴、輕霞、丫環同下）

施以智：二位年兄，今乃黃道吉日，洞房花燭，小弟已準備齊全，就命他二人拜堂成親，好是不好？

謝剛中

施以智：但憑尊意。

施以智：賢侄，拜過泰山！（雲章不願介）

杜宏殷：快快拜過！

（牌子，雲章不得已拜介，剛中帶愧扶起）

施以智：你也打扮去罷！

(雲章、寶鼎下)

施以智：儂相走上！

家人：儂相走上！

儂相：(上)與三位大人叩頭！

施以智：罷了！讚禮上來！

儂相：是……伏以：華堂今日錦筵開，煦煦春風入幕來，畫鼓隊催鸚鵡侶，玉蕭聲徹鳳凰台。動樂！攙新人！

儂相：(牌子、雲章、寶鼎上場門，瑤琴、輕霞下場門同上)

儂相：一拜天地，二拜尊親，夫妻交拜，洞房生春！

(牌子、雲章、瑤琴下，輕霞留大邊)

寶鼎：喂喂喂！該咱們倆的啦！

輕霞：一邊呆著去吧！(笑下)

儂相：與三位大人叩喜。

施以智：下面領賞！

儂相：謝大人！(下)

施以智：二位年兄，看小弟此事，辦得可好？

謝剛中

杜宏殷：多謝年兄！

施以智：後面擺設酒宴，與二位年兄賀喜！正是：欣逢海宴河清日。

杜宏殷：喜見登科跨鳳時。

謝剛中：一紙雲箋成六禮！

施以智：如同紅葉寫新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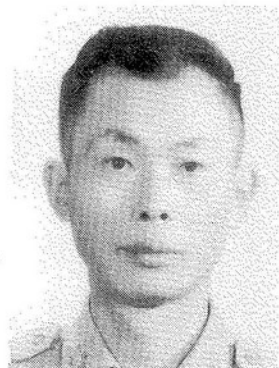
衆同：請！

(宏殷、剛中、以智下，家人、寶鼎隨下)

×

(全劇終)





黃聲泰  
民國十一年六月十日生  
江西省龍南縣人  
廣東藝專  
經歷／  
國立政治作戰學校教官  
國防部藝工總隊副總隊長  
國軍文藝中心副總幹事

# 洛陽令

國劇劇本第二名 黃聲泰

## 故事大綱

漢、光武帝之胞姊，湖陽公主，其貼身護衛趙 彪，經常仗勢欺人，壓榨良民，一日，竟連傷二命，闖下滔天大禍。

洛陽縣令董 宣，經人報案後，一秉公正廉明之作風，即下令拘捕該犯趙 彪到案，然府中衙役等，奉令後因感趙 彪係公主護衛，心有顧忌，且不得其門而入，無法達成拘捕使命。

董 宣為維護法紀尊嚴，決心為民除害，乃乘公主進京朝覲光武之時，於途中攔駕擋道，不由公主講情，硬將趙 彪拘捕回衙法辦。

公主因感顏面盡失，氣憤填膺，一見光 武之後，即哭奏董 宣途中攔駕犯上，要求光 武下令治罪，予以報復。

光 武因不識內情，聽胞姊哭訴之後，即刻宣召董 宣見駕，責問究竟，待董 宣面聖之後，稟明一切，自認無罪，因而且與光 武辯奏情法，滔滔不絕毫無懼色。

光 武心明如鏡，然基於手足親情無法安撫，正處矛盾心境之時，即有老臣獻計，始化尷尬氣氛為和祥，終

於歡樂喜悅中結束。

### 演員服裝表

劇中人	趙彪	跟隨	陳三	王秀雲	王大娘	董宣	班頭	老公主	老門官	漢光武	老太監
盔頭	皂帽	"	黑毡帽	大頭	"	平紗帽	纓帽	鳳冠	紗帽	王帽	太監盔
服飾	箭衣 大帶	"	茶衣 腰包	綠褲襖	黑花褲襖	四喜帶繫	紫官衣	箭衣大帶	宮裝	黑官衣	黃蟒 綠蟒
髯口	黑三		吊當			黑滿				黑三	

### 主要演員表

(以出場序列)

趙彪：湖陽府長公主隨身護衛。  
跟隨甲：趙彪隨身伙伴。  
跟隨乙：(同右)。

陳三：三家店茶樓店小二。  
王秀雲：三家店茶樓茶姐，王大娘之女。  
王大娘：三家店茶樓店主人，王秀雲之母。  
董宣：洛陽縣縣令。  
班頭甲：洛陽縣衙衙役。  
班頭乙：（同右）。  
公主：光武帝胞姐，湖陽府長公主。  
老門官：湖陽府第門官。  
光武：漢室黃帝，湖陽公主之胞兄。  
老太監：漢宮黃帝之隨身太監。  
衙役、宮女、侍兒、太監、刀斧手、武士等若干名。

## 第一場

趙彪：（上，唸）

假廷威，貌律法，洛陽縣裏稱英豪。  
護紅粉，得青睞，湖陽宮中樂逍遙。  
（落座，白）

俺，趙彪，乃湖陽公主之護衛，自幼學習拳棒，廣交黑白兩道，終日不務正業，酒色為娛，只因前些年，誤闖湖陽禁地，不幸被捕，公主良我身體魁梧，學有一身武藝，不但不加罪於我，反而收我為隨身護衛，真是，轉眼間身價百倍，倒也逍遙自在。今日輪班假期，悶困府中，甚是無聊，聞說街坊新開了一座茶樓，名號三家店，茶姐是什分的嬌艷動人，現下無事，不妨前去逛逛，嗨！我就是這個主意。（向內叫）伙計們那裏？！伙計們！

（跟隨甲乙匆匆自內出，白）

跟隨甲：（白）大爺，叫咱們有什麼吩咐？

趙彪：（白）今日大爺悶得慌，想出去逛逛。

跟隨乙：（白）好呀！

趙彪：（白）聽說街上新開了間茶樓，叫什麼三家店的是嗎？

跟隨 甲  
乙：（全白）有的……

趙 彪：（白）還聽說那茶姐兒，長得姿色艷麗動人，可是真的。

跟隨 甲：（白）沒有錯！長得是十分的標致。

趙 彪：（白）好！咱們今天就去逛那三家店，帶路！

跟隨 甲  
乙：（全白）！

（跟隨甲乙先行下場）

趙 彪：（唱，下）聽說茶樓有美人，  
不妨前去覓知音。

## 第一場

陳 三：（唸，上）養家活口，

終日辛勞。

手脚一定，

肚子糟糕。

（白）我，陳三，乃本地人氏，家有老小四口，全靠我一人養活，王大娘看我忠誠勤快，就願我在她這三家店茶樓工作，說到我們這位王大娘，她雖屬女流，倒也有男子氣概，個性爽直，待人誠懇，還有王大娘的女兒秀雲小姐，不但人長得漂亮，為人也是規規矩矩的。母女兩人照料這間茶樓，真是不錯，使南來北往的客商，都有賓至如歸的感覺。所以生意頂盛，平安度日，看，時候也不早了，待我收拾收拾，也好做生意啦！

（陳三收拾桌椅介）

（趙彪隨跟隨甲乙上）

跟隨 甲：（白）大爺，到啦！就是這一家。

趙 彪：（白）唔！（仰首唸）三家店。（白）招牌倒頂大的。

跟隨 乙：（白）進去吧？大爺？

（陳三聞店外人聲，早已走出迎上）

陳三：（白）喲！原來是趙大爺！請！

（趙彪等三人隨陳三入店介）

跟隨甲：（白）趙大爺！你難得光臨小店，請問想喝點什麼茶？

陳三：（白）是……

趙彪：（白）小子！你過來，本大爺聽說你這兒的茶姐十分漂亮，怎麼不見她出來接客呀？

陳三：（白）是……（向內叫）秀雲姑娘！有客人來啦！要上好的龍井一壺！

秀雲：（內白）是，來啦！

（秀雲捧茶唱上）

職業何須分貴賤，

潔身自愛樂安然。

殷勤接待座上客，

生財有道禮當先。

陳三：（白）秀雲姑娘，這位就是湖陽府長公主的護衛，趙彪趙大爺！

（秀雲施禮介）

秀雲：（白）趙大爺！我們這兒有禮啦！

（秀雲施禮後，將茶具放桌上）

（趙彪一直盯著秀雲，秀雲羞介）

（白）趙大爺！您請用茶。

趙彪：（白）唔，好！果然漂亮！哈……

（忘形笑，輕浮介）

（白）你就叫秀雲。

秀雲：（白）是，小名秀雲。

趙彪：（白）秀雲？好！人長得漂亮，名字也取得好！秀雲姑娘，今天本大爺是慕你的大名而來，這茶嘛！不

用了，換一壺好酒來，妳陪我大爺喝幾杯。

（輕浮地拉秀雲，秀雲躲開介）

跟隨甲：（白）對啦！妳陪我們大爺喝幾杯！

跟隨乙：（白）我們大爺看上了妳，也是妳的造化喲！

趙彪：（白）只要妳讓大爺我，開心舒坦，本大爺就重重的有賞！來！

（趙彪又想拉秀雲手，秀雲急速躲開）

秀雲：（白）請大爺尊重，本店是賣茶，不賣酒的！

（回身欲走，却被趙彪一手所阻）

趙彪：（白）慢著，你說不賣酒，這三家店的招牌上，並沒有寫明呀！哎！大爺我今天高興，叫妳賣酒，就得

賣酒！妳非陪大爺喝幾杯不可！

（趙彪欲強拉秀雲，秀雲急避一旁）

（陳三見狀不對，暗下）

秀雲：（正色地，唱）

趙爺莫把人錯看，

富貴榮華我不貪！

小女貧窮人不賤，

仗勢欺人禮不端！

趙彪：（怒，白）好惱！

（唱）賤人出口來頂撞，

不由怒火冒三丈！

不識抬舉我就打……（散）

（趙彪舉手欲打秀雲際，陳三隨王大娘急上）

王大娘：（白）且慢！

（接唱）動手打人為那椿？

趙彪：（白）喲！你是什麼人？敢管大爺我的閒事！

王大娘：（白）我是這三家店的主人。

趙彪：（白）啊！原來你是店婆子！那好，我問你，我叫她（指秀雲）拿酒來陪大爺喝幾杯，樂合樂合，她不

但不肯，反而開口頂撞我，這是什麼意思呢？妳既然是這兒的店主人，那我現在就告訴你，今天本大爺

非要她（指秀雲）陪我喝酒不可！

（趙彪又要強抓秀雲，大娘阻攔）

王大娘：（正經地）（白）不賣酒！不陪客！是本店的規矩！你要喝酒找樂子，那就請吧！（以手示出介）

趙彪：（白）呸！妳知道本大爺是什麼人嗎？

王大娘：（白）知道，你是湖陽府第長公主的護衛！

趙彪：（白）妳既知本大爺的來歷，還敢不遵從！

王大娘：哼！恕難從命！你要怎樣？

趙彪：（白）怎麼樣？我要拆掉你這間鳥店！

王大娘：（白）難道你就不怕王法了嗎？

趙彪：（白）什麼王法屁法！你到死賣不賣酒？

王大娘：（白）辦不到！

趙彪：（白）好！伙計們！給我打！

王大娘：（全白）你們敢？

秀雲：（全白）你們敢？

（王大娘與秀雲，同時阻攔跟隨甲乙）

（趙彪冷不防，一手將秀雲抓住）

趙彪：（白）你們打呀！

（跟隨甲乙推開王大娘，將店內桌椅打翻，將茶具打破）

（秀雲掙扎不脫趙彪手，情急之下咬了一口）

（趙彪手被咬痛，怒極！抽出小刀，將秀雲刺死在地）

（陳三見狀，嚇得躲在一旁）

（王大娘見秀雲被刺倒地，大哭大叫）

（跟隨甲乙見趙彪殺死了人，也不禁楞在一旁）

王大娘：（白）哇！你敢把我女兒殺死，我就要跟你拼命）

（大娘撲向趙彪）

趙彪：（白）妳想死，我就成全妳吧！

（趙彪又將大娘一刀刺死在地）

跟隨甲：（白）大爺！怎麼辦？兩條人命啊！

趙彪：（白）這……

跟隨乙：（白）大爺！漏子可大啦！溜吧！

趙彪：（將手上的刀 地下，白）走！

（趙彪等三人急速下場）

陳三見趙彪等人離去後，慢慢地走出，看王大娘與秀雲）  
陳三：（白）大娘！秀雲姑娘！  
（發現二人均已死亡）

（白）哎呀！他們都死了！這怎麼辦？（沈思片刻）對！我得趕緊到洛陽縣衙門裏去報案。  
（陳三邊喊邊走下場）  
（白）不得了啦！殺死人啦！

## 第二場

董宣：（上，唸引）

司萬戶，周官縣正。

（班頭甲乙、衙役等，自左右上，站立公案兩旁）

（唸定場詩）

磨穿鐵硯一書生，

飽讀四書與五經。

正義廉明遵法紀，

白頭還作洛陽令。

（白）下官，董宣，乃洛陽縣令，出身科甲，年已古稀，因我本性剛直，執法公正，難克有得罪群僚官宦之處，故升遷無門，至今仍為七品縣令，所幸我主英明，復興漢室以來，國泰民安，風調雨順，此乃我主宏恩，萬民之福也！

（唱）賊王莽，篡王位，殺戮平帝。

我主爺，順民情，春陵兵起。

滅群寇，復漢室，重頒法紀。

洛陽縣，我執掌，守正不移。

惡奉承，嚴於律己，

探民隱，不憂不懼。

勤政愛民，百姓人人感佩。

（忽聞擊鼓喊寇聲）



(白)呀!

(接唱)擊鼓鳴冤，定有良民被欺。

(白)來呀!

衆衙役：(齊聲)有!

董宣：(白)升堂!

衆衙役：(齊呼)威武!

董宣：(白)帶擊鼓人!

班頭甲：(白)擊鼓人進堂呀!

陳三：(緩緩進堂跪叩介)

(白)大老爺在上，小民陳三叩頭。

董宣：(白)唔!你叫陳三?有何冤枉，擊鼓控告?

陳三：(白)啓稟老爺，小民執業在三家店茶樓，店主人王大娘，和小姐王秀雲，今天被湖陽府長公主的護衛

趙彪，雙雙殺死，故而擊鼓鳴冤，請求大老爺作主，捉拿凶首，替我家主人和小姐，申冤報仇!

董宣：(驚介，白)啊!大膽趙彪，仗公主之勢，平日橫行鄉里，魚肉平民，本官也有所聞，而今，青天白日

，竟敢刀傷二命，真乃藐視法紀，膽大妄為。陳三，我問你，屍體現在何處?

陳三：(白)回稟老爺，屍體尚在店內。

董宣：(白)好!你起來!下官與為你作主。

陳三：(白)謝謝老爺!

(起身站一旁)

董宣：(白)衙役們!

衆衙役：(齊應)有!

董宣：(白)打道三家店。

衆衙役：(齊應)是!

(陳三領衆衙役下)

(董宣殿後，亮相下)

## 第四場

公主：（衆宮監執事，上場後分列兩旁）  
（唱上）戴珠冠，插金簪，衣鑲八寶，

擊玉帶，穿鳳履，百褶裙飄。

左金斧，右黃鉞，鳴鑼開道，

前執事，後護衛，威儀顯耀。

（白）哀家，湖陽公主，乃當今皇上之胞姊是也！駙馬爺當年輔弼皇弟起兵春陵，破莽賊於昆陽，因積勞成疾，不幸薨逝，承皇上宏恩，御封湖陽欽賜禁地，文武百官，人人敬仰，洛陽庶民那敢不尊，皇弟又念哀家寡居府庭寂寞，特予賜准，每逢朔望之期，進宮朝覲，真是天恩浩蕩，令人好不稱羨也！

（唱）駙馬撤手歸西遊，

哀家寡居守庭樓。

御賜湖陽為乎邑，

富貴榮華冠群侯！

深宮內院酣歌舞，

金甲護衛樂無憂。

更有皇弟浩蕩恩，

情深手足我何求。

（白）今值朔日，乃進宮朝覲之期，侍兒們！

衆侍：（齊應白）有！

公主：（白）起駕進宮。

衆侍：（齊應白）是！

公主：（唱）侍兒起駕進宮庭，

我與皇帝敘天倫。

（衆宮監護衛排隊擁公主下場）

## 第五場

班頭 甲  
乙：（內白上）啊哈！

(班頭甲乙各執鎖鍊簽票上)

班頭甲：(唸)刀傷二命，凶犯趙彪，

班頭乙：(唸)公主府內，法外逍遙。

班頭甲：(唸)太爺升堂，發下拘票，

班頭乙：(唸)雖有法旨，難把差交。

班頭甲：(白)只因凶犯趙彪，在三家店內刀傷二命，奉了太爺之命，限期三天，捉拿到案；拿到趙彪，賞銀十兩，免差一月；拿不到趙彪，四十大板，枷號三天。可恨趙彪小子偏又是湖陽公主的護衛，雖有簽票，可不便拿人，伏計，你說怎麼辦？

班頭乙：(白)我呀！早就有了主意了。

班頭甲：(白)什麼主意？

班頭乙：(白)常言道得好，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待一會兒，咱們剃個頭，洗個澡，吃飽了，喝足了，去到公主府前後左右，溜它一個灣兒，消消食兒，然後打道回衙……

班頭甲：(白)請功受賞？

班頭乙：(白)領罪挨揍！

班頭甲：(白)啊！這就是你的如意算盤呀？

班頭乙：(白)你想呀！咱們的頭頂太師董太爺，是這兒洛陽的縣令，趙彪侍候的公主，可是金枝玉葉，當今萬歲的同胞姐姐。拿不到趙彪，也不過是四十板子，要是冒犯了公主，吃飯的傢伙可就保不住啦！我寧可挨四十板子，也別掉了腦袋，這不是個如意算盤嗎？

班頭甲：(白)話是不錯，可是咱哥兒倆，在衙門口裏，大小也有個名兒姓兒的，事到臨頭，總不能栽這個跟斗呀！再說，趙彪這小子，平日橫行霸道，要不是咱們董太爺，誰還敢懲治他。依我看哪，咱們去到公主府，先給公主請個安，再稟明案情，看風轉舵，見水行舟，伏計，你有這個膽子沒有？

班頭乙：(白)膽子倒有，可就是……

班頭甲：(白)別這麼猶豫猶豫的了，都有我呢？正是！

(班頭甲乙走半圓場)

(唸)膽大何妨探虎穴，

班頭乙：(唸)智高那怕入龍潭。

班頭甲：(唸)一步來到公主府，

班頭乙：(唸)三尺禁地心膽寒！

(白) 伙計，瞧見了沒有？

(指指門旁聯唸)

文官下轎，武將離鞍！

(白) 就憑咱們倆兒，跑到這兒來辦案哪？

班頭甲：(白) 沈住氣，看風使轉舵，見水行舟嘛！上去！

(班頭甲乙剛要跨門，忽聞內有咳嗽聲，二人即退回)

老門官：(內咳，上) 嗯哼！

(唸) 公主朝覲起車駕，

府外何人在喧嘩？

班頭甲：(同嘻笑介) 請門官大人安！

老門官：(白) 啊！是你們兩個，你們不在縣府辦事，跑到這兒來幹什麼？

班頭甲：(白) 是……小的們無事不敢到此，只因為奉了洛陽縣董太爺……

老門官：(白) 是洛陽縣令董宣是嗎？

班頭甲：(全白) 是……

老門官：(白) 好了！他要是想來給公主請安嘛，你們就回去告訴他，說公主不在府內。

班頭甲：(白) 是！安也要請，事也要辦，小的們乃是……

班頭乙：(白) 辦事來啦。

老門官：(白) 辦事？辦什麼事呀？

班頭乙：(白) 是——我們太爺想邀請府內護衛趙彪趙爺，到我們小衙門裏敘一敘。

老門官：(白) 嗯，請趙彪？(微笑介) 啊……我明白了，聽說趙彪在三家店開了點事，看你們這個樣子，大概

是……

班頭甲：(白) 唉！奉命差遣，身不由己。

班頭乙：(白) 沒說的，你老就多包涵點兒吧！

老門官：(白) 好的，既是辦案來的，那我就指給你們一條明路吧，趙彪保衛著車駕進宮去了，緊幾步，還趕得

上，有膽子你們就去吧？

班頭甲：(忙向乙) 嗨！伙計，這可是虎落平陽，咱們趕緊走吧！

老門官：（厲聲）站住，我得警告你們，你們要是驚動了公主的御駕，那罪就可大了！

班頭甲：（全白）是……那我們就在這兒等著好了？

老門官：（白）這兒？這是公主府，乃是御賜禁地！從今以後，你們再也別來啦！

班頭甲乙：（全白）那我們就回去。

老門官：（白）回去告訴你們董宣老爺：他是個好官，我知道，可是人家做官，一步一步的往上升。他呢？都快七老八十了，還是個洛陽縣令，如果老脾氣不改，別瞧老百姓管叫他董青天，叫什麼人也不認得了，他在我們公主眼裏，還抵不上一隻小老鼠呢？再若不知道天高地厚，總有一天紗帽掉了，還不知道怎麼一回事呢？

班頭甲乙：（全白）是……

老門官：（白）趕緊走吧！

（說完回身下場）

班頭乙：（白）伙計，你瞧怎麼辦？

班頭甲：（白）好傢伙，我們可惹不起，乾脆！聽你的，打道回衙，領罪挨揍！

班頭乙：（白）別忙！我又有如意算盤了！

班頭甲：（白）你又有了什麼主意？

班頭乙：（白）公主進京朝覲，趙彪隨車護駕，必然經過夏門亭，咱們趕緊回衙去，原封不動，實話實說！

班頭甲：（白）咱們太爺有這個膽子嗎？

班頭乙：（白）不管他，出了漏子沒有咱們的事。

班頭甲：（白）抄小道兒，

班頭乙：（白）趕緊跑。

（班頭甲乙同急下場）

## 第八場

公主：（內唱）乘風輦，威儀浩蕩！

趙彪：（內白）！行人閃道！公主車駕來也！

（趙彪騎馬跨刀上，左右兩望，亮相，恭身迎駕）

（四鑿駕、四宮女、太監引湖陽公主上，扯四門）

公主：（上唱）湖陽第，帝王家，異樣風光。

感萬歲，手足情，富貴同當。

賜米邑，修府第，慰我孤孀。

捲珠簾，觀市景，禁懷舒暢。

一路上，絕巖塵，肅靜非常。

又只見，夏門亭，遙遙在望。

（衆走半圓場，歸至上場門一條鞭站）

董宣：（內白）衙役們，劃地為界！（鑼）一字排開（鑼）迎候車駕者！

衆衙役：（內應白）啊！

（四衙役，二刀斧手，班頭甲乙，鑼伴急急風由下場門引董宣上）

（衆衙役一字排開，董宣亮相站前）

（趙彪前導，迎面衝上，董宣攔阻，兩番亮相）

董宣：（唱）臣斗膽……

請車駕暫停道旁！

趙彪：（回身白）啓奏公主，有人阻駕！

公主：（白）車駕暫停，向前問來！

趙彪：（白）車駕暫停哪！

（趙彪等下馬）

董宣：（白）臣，洛陽縣令，董宣見駕，公主千歲！

公主：（微怒，白）唔！身為縣令，應知律法，攔阻車駕，是何道理？

董宣：（躬身白）是！臣不敢無故攔阻車駕，臣乃審理民訴而來。

公主：董縣令，你是朝廷命官，有案盡可自理，與本宮何關？

董宣：（白）是！多謝公主！

趙彪：（白）！洛陽縣！公主諭下，有案自理，休得在此阻攔車駕，閃開了！

董宣：（白）且慢！你可是湖陽府護衛趙彪嗎？

趙彪：（白）俺正是趙彪！  
董宣：（白）請近前一步。

（趙彪近前）  
趙彪：（白）做什麼？

（董宣向左右示意）  
董宣：（白）給我拿下！

趙彪：（白）（驚白）啊！  
（趙彪冷不及防，被班頭甲乙將他鎖上，並卸去其腰刀）

公主：（怒）！膽大董宣，夏門前攔阻車駕，本宮未曾加罪也就是了！你無故將我護衛拿下，你莫非瘋了嗎？

董宣：（白）臣啓公主，臣為審理民訴而來，也曾請示公主，如今臣遵諭而行，怎說是瘋子？

公主：（白）啊！聽你之言，莫非趙彪犯罪了不成？

董宣：（白）他若無罪，臣焉敢拿問？

公主：（白）他身犯何罪？

董宣：（白）容臣審問，奉明公主。

公主：（怒、白）你就與我審。

董宣：（白）臣是要審！

公主：（白）你要與我問！

董宣：（白）臣是要問！

公主：（怒氣崑崙地白）內侍！打座向前，看他是怎樣的審問！

（公主下輦，坐定）

董宣：（白）趙彪！三家店之事，還不與我從實招來！

趙彪：（白）這……

公主：（白）你只管講來！

董宣：（白）講！

趙彪：（白）你既知曉，何必多問！

董宣：（白）狀紙一張，拿去看來！

（從袖中取出狀紙，交給班頭甲）

班頭甲：（白）瞧瞧！是你幹的不是？

董宣：（白）講！

趙彪：（仍然氣盛，白）是俺幹的，又怎麼樣？

董宣：（白）叫他劃供！

班頭乙：（輕聲白）有種你就劃個押吧！

趙彪：（蠻不在乎地白）哼！

（趙彪劃供後擲筆）

班頭甲乙：（全白）供招在此。

董宣：（白）呈上來！

（班頭呈供招，董宣接視後笑）

哈哈，哈哈，啊哈……

趙彪：（幾與宣同時，冷笑）嘿……

董宣：（白）啓公主，供招在此，公主請看。

公主：（白）你唸，本宮聽著！

董宣：（白）臣遵旨！

（唸供招）

湖陽宮護衛趙彪，

仗勢力累犯法條。

三家店刀傷二命，（鑼）

夏門庭親筆供招！（鑼）

親筆供招！（三鑼）

公主：（愕然，白）呀！

（唱）怎料想趙彪兒連傷二命，

叫本宮有話難以啓唇。

恨董宣他將我威儀掃盡……

董宣：（接唱）請公主看供招，臣依法論！

公主：（白）住口！



(唱)中途阻駕多不敬！

一紙供招敢逼人！

本宮護衛傷人命，

小小縣令難論刑。

今日哀家去朝覲，

此刻就要入宮門。

快放趙彪莫多問，

定候本宮定罪名。

董宣：(接唱)官卑職小洛陽令，

也是朝廷皇上命！

阻駕緝凶曾請示，

才將趙彪執法繩，

殺人凶首當嚴懲，

朝廷命官有權衡。

公主：(接唱)你有權衡治百姓，

本宮駕前你稱臣，

王法難及湖陽第，

王子見我讓三分！

董宣：(接唱)公主威儀誰不敬，

朝廷王法誰不尊。

金枝玉葉湖陽第，

有人犯法不容情！

公主：(唱)縣令敢抗本宮命？

董宣：(唱)公主難護犯罪人。

公主：(唱)你敢當面把罪定？

董宣：(唱)當面論罪問斬刑！

公主：(唱)本宮護衛要從輕！

董宣：(唱)王子犯法不徇情！

公主：（唱）是殺是放我作主！

董宣：（唱）是放是殺（鑼）按律行！

公主：（起立，怒、白）大膽！

（唱）內侍向前去鬆綁。

衆侍：（齊應）啊！（侍向前）

董宣：（幾同時，喝道）住手！

（董挺身阻擋，同時亮相）

（唱）縱家奴，

亂國法，

萬萬不能！

（向刀斧手，白）刀斧手！

刀斧手：（白）啊！

董宣：（白）即刻開刀！

公主：（白）你們那個敢斬？

趙彪：（白）那個敢斬？

董宣：（斷然揮手，白）斬！斬！斬！

衆衙役：（齊應白）啊！

趙彪：（白）公主救命哪！

（刀斧手拖趙彪下，三鑼聲）

（刀斧手上）

刀斧手：（白）斬首已畢！

董宣：（白）公主受驚了。（躬身）

公主：（切齒的白）好！你！你斬得好！（掉轉頭向侍兒們白）起駕進宮！

衆侍：（齊應）啊！（魚下）（公主登鞏殿後）

董宣：（躬身白）送公主。

公主：（白）不必！（下場）

（董宣目送公主等走後，不勝感慨）

董宣：（托髯白）嗨嚇！

(唱) 為民除害夏門亭，  
天威不測難料定。  
且回銜。  
等宣召。  
待罪午門。  
(手勢，身段，亮相下)  
(衆衙役殿後魚下)

## 第七場

光武：(內白) 擺駕！

(四內侍，老太監，引光武上)

(唱上) 連年征戰江山定，

漢室山河慶中興。

國泰民安新開運，

風調雨順樂昇平。

散罷早朝偏殿進，

等候皇姐來朝覲。

此刻皇姊尚未到，

皇姊到來敍天倫。

(四宮女等上場)

公主：(內唱) 越思越想難消恨！

(公主上，宮女等下場)

(公主哭曰) 臣姐見……吾皇……

光武：(愕然，白) 啊！

公主：(悲從中來，白) 唉！萬歲呀！

(唱) 臣姐我受了欺凌！

光武：(起身) (白) 皇姐，你……

公主：（白）哎呀！萬歲呀！臣姐今日進宮，行至夏門亭前，不想洛陽縣令董宣，擅阻車駕，攔路逼人，將臣姐護衛趙彪拿下，就要問斬，臣姐命他暫時緩刑，容臣治罪，誰知他出言不遜，惡意傷人，立刻將趙彪斬首。哎呀萬歲！趙彪一死不要緊，只是小小縣令竟以小犯上，抗命不從，若不嚴加懲辦，湖陽府威儀何在，本宮的顏面何存。萬歲，你要與我管，你要與我作主呀！

光武：（怒，白）可惱！

（唱）恨董宣竟然敢剛愎逞性，欺皇姐驚車駕攔路殺人。

快宣他進宮來孤自審問——（散）

老太監：（白）領旨！（下）

公主：（白）萬歲呀！

（接唱）洛陽令忤皇親要斬午門！

（公主入座）

老太監：（進場白）啓奏萬歲，董宣早在宮門候旨。

光武：（白）宣他上殿！

老太監：（宣白）萬歲有旨，洛陽令董宣上殿哪！

董宣：（內應白）領旨！

（上場，唱）夏門庭前消民恨，

怒惱金枝玉葉人。

聖旨傳我洛陽令，

文武群僚齊騰騰！

說我辦事無分寸，

又道執法太認真。

個個勸我把罪認，

免得斬首在午門；

俺董宣忠心耿耿，

見明君內心泰然。

（白）臣，洛陽縣令董宣見駕，吾皇萬歲！（前跪）

光武：（白）董宣，孤來問你，縣令與公主，孰卑孰尊，孰大孰小？

董宣：（白）啓稟萬歲，縣令官卑職小，所管不過百里，公主乃金枝玉葉，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大小尊卑，焉能相提並論。

光武：（白）既然如此，倘若縣令侮慢公主，該當何罪？

董宣：（白）侮慢公主，猶如欺君！輕則判刑，重則處死。

光武：（白）好一個輕則判刑，重則處死！適才夏門亭前，擅阻車駕，攔路殺人，若肯認罪，減刑一等，再若傲慢倔強，定斬不容！

董宣：（白）臣啓萬歲，自古有道之君，不斬無罪之臣。臣性情雖然剛直，但不敢妄為；臣若無罪，不當受死，容臣一言，再斬不遲。

公主：（白）住口！夏門亭前，欺我孀寡，聖駕在此，還敢頂撞！啊！萬歲！他既不認罪，何必多言，就該推出午門斬首。

光武：（白）且慢！董臣秉性剛直，容他一言，也好叫他死而無怨，以服萬民。

公主：（白）向董宣白！還不快快講來！

光武：（白）講！

董宣：（白）萬歲容稟！

（唱）尊萬歲息雷霆容臣辯本，

老太監：（白）萬歲駕前，只許說奏本，不准說辯本。

董宣：（白）若無辯本，是非難明？

老太監：（白）不准你辯！

董宣：（白）容臣一辯！

老太監：（白）不准辯！

董宣：（白）臣要辯！

老太監：（白）嗨！你這個老兒，怎麼那麼犟呀！

光武：（白）好！就看他辯些什麼，講！

董宣：（白）遵旨！

（接唱）臣怎敢侮公主抗命不遵！

（以下行弦夾白）

光武：（白）攔阻車駕，抗命殺人，還敢強辯不成！

董宣：（接唱）雖然是阻車駕未傳殺令。

公主：（白）住口！你在夏門亭前，傳令殺死趙彪，乃本宮親眼所見，親耳所聞，聖駕在此，你還敢狡辯呀！

光武：（白）既敢狡辯，孤倒要問你，這傳令殺人者，又是那一個？

董宣：（白）這……

光武：（白）講！

董宣：（接唱）殺人者是萬歲，臣奉命而行。（住）

光武：（怒曰）！大膽董宣，詞窮理屈，就該俯首認罪，怎麼當著長公主在此，賴來賴去，竟敢賴到孤家頭上

上來啦？我問你，趙彪斬首，可有孤王聖旨？

董宣：（白）無有。

光武：（白）寡人口詔？

董宣：（白）也無有。

光武：（白）一無聖旨，二無口詔，怎麼說奉命而行？

公主：（白）誹謗聖上，罪該萬死！

光武：（白）講！

老太監：（白）說好的吧！

董宣：（接唱）遵國法斬凶犯如萬歲判刑！

公主：（行弦夾白）好一張利口。

老太監：（夾白）嚇！這個彎兒可繞大了！

董宣：（接唱）啓萬歲可知他何故受刑（行弦）？

光武：（白）這……（輕聲問公主）啊！皇姐，方才匆忙之間，不及多問，那趙彪到底身犯何罪呀！

公主：（白）這……

董宣：（接唱）他在那三家店刀傷二命！（鑼、行弦）

光武：（一驚）啊！刀傷二命！唔……皇姐，此事當真嗎？

公主：（含混其詞）臣姐身在府內，焉知真假。

董宣：（白）萬歲！

（舉供狀，接唱）孰真假且看他自己招承！（鑼）

（太監接狀呈光武）

光武：（視狀接唱）看供招好教孤難以作聲。

（轉向公主，接唱）

那趙彪仗勢力橫行市井，  
論國法殺人罪當問斬刑？

公主：（白）啊！萬歲也道趙彪當斬？

光武：（白）刀傷二命，豈不當斬？

公主：（白）臣府護衛，就該從寬發落！

光武：（白）若是從寬發落，黎民百姓，豈不要說皇姐你，縱僕亂法，庇護凶犯，這可使不得呀！

公主：（仍不服氣，白）就是趙彪當斬，應由臣姐定罪，洛陽小令，不該擅作主張！

光武：（白）縣令雖小，掌管民訴，既已緝凶，自當審問，所以此罪嘛，還是由他定的呀！

公主：（負氣，白）他定不得！

光武：（緩和地白）定得的。

公主：（白）定不得。

光武：（白）定得的呀！

董宣：（白）真乃是有道明君！

光武：（白）多嘴！

老太監：（白）低頭！

公主：（白）萬歲！

（接唱）那趙彪受國法臣姐不問。

光武：（夾白）如此說來，董宣他無罪了？

公主：（白）啊！

（接唱）攔車駕侮皇親此罪不輕！

（白）難道就罷了不成？

光武：（白）哎！

（接唱）侮皇親攔車駕馬能不問，

公主：（夾白）如此，萬歲就給我問來！

光武：（白）這……

（接唱）這內中恐難免事出有因，

問董臣可認罪有何辯本？

董宣：（夾白）臣馬能無辯。（欲跪奏）

光武：（接唱）孤念你年衰邁免跪平身。

公主：（不高興）哼！

老太監：（白）還不謝恩哪！

董宣：（白）謝萬歲！

（接唱）夏門亭阻車駕並非不敬，

（白）萬歲呀！

（唱）臣董室理民訴未忤皇親。（轉板）

公主外事從不問，

趙彪仗勢太橫行。

御賜禁地湖陽府，

王法難及犯罪人。

阻攔車駕先起命，

公主容臣理民情。

臣為萬歲施仁政，

臣為公主佈德聲。

公主欲道臣不敬，

臣說公主不諒情。

犯上之罪臣難領，

臣是實在無罪人。

公主：（白）萬歲！

（唱）強詞奪理休聽信，

董宣有罪還不輕。

夏門亭前雖請命，

誰知阻駕要殺人。

臣曾與他力爭論，

他竟嗜意不肯聽。

湖陽威儀俱掃盡，

公主尊榮又何存。



他是區區洛陽令，  
視我孀寡好欺凌。  
犯上之罪若不問，  
從今後，

有何顏面進宮門。(哭介)

光武：(白)呀！

(唱)金殿之上起爭論，

孤王倒做兩難人。

董宣剛直雖不敬，

鐵面無私乃忠臣。

皇姐也似太任性，

須念她，

金枝玉葉手足情。

一個要孤把罪問，

一個口稱無罪人。

懲董宣，先須防公論，

不問罪，皇姐氣難平。

哭一陣，鬧一陣，

弄得孤王也頭昏。

左難右難暗思忖……

公主：(夾白)萬歲！你要與臣出氣呀！

光武：(得計，白)哦……

(接唱)解鈴還要繫鈴人。

(白)啊！皇姐，董宣雖然以下犯上，只是執法無私，若將他斬首，又恐滿朝文武不服，依依孤看來是不

能斬的呀！

公主：(白)你說不能問斬，難道就罷了不成？

光武：(白)馬有作罷之理，孤定要將他懲罪，與皇姐出氣！

公主：(白)好！我就看萬歲怎樣與皇姐出氣！

光武：（自語地）是啊！怎麼與皇姐消這口氣呢？

（暗與老太監示意）

老太監：（白）是啊！怎麼與公主消這口氣呢？

光武：（白）唔！死罪已免，活罪難容，就問他個發配充軍罪吧！

老太監：（白）對……發配充軍，發配充軍……哎呀！不行不行，啓萬歲，您看這董宣，年已古稀，那兒受得了風霜之苦，一路之上的折磨，也就把他折磨死了。他死了倒不要緊，別人可就得說話啦！說萬歲與長公主想殺他，又怕人心不服，故此活活地把他折磨死的，這可與萬歲長公主的仁德有碍呀！

（暗覷公主）

老太監：（白）萬歲盡管重辦他，可就別發配充軍。

光武：（白）好！如此……罰俸三載！

老太監：（白）對……罰俸三載……（暗思）哎呀！還是不成呀！啓萬歲，聽說董宣是個清官，慢說罰俸三載，就是三個月也準得把他餓死，他餓死倒不要緊呀，別人可就說啦，萬歲與長公主想殺了他，又怕人心不服，故此活活地把他餓死了，這又與萬歲和長公主的仁德有碍呀！

光武：（白）這……好！就把他降官五級！

老太監：（白）對！這個老官兒，給他再降五級，唔……慢著，等我算算看，洛陽令、七品官，再降五級，七五十二，啓萬歲，這十二品可是什麼官兒呀？沒法降啦！

公主：（白）啊！一不問斬，二不充軍，三不罰俸，四不貶官，若依萬歲，又當如何呢？

光武：（白）哈……皇姐呀！

（唱）皇姐不必太急性，

國法人情要持平。

問斬充軍罪難定，

罰俸貶官也不行。

公主：（氣急，白）如此說來，你就恕他無罪？

光武：（白）嗨！

（唱）他冒犯了皇姐實是可恨！

道他無罪孤王也難答應，

我要他與皇姐壓驚消恨，

只要是皇姐你能夠允承。

公主：（白）啊！萬歲與臣姐消恨壓驚？

光武：（白）正是！

公主：（白）既然如此，就憑萬歲作主好了！

光武：當真？

公主：（白）難道還有謊言不成。

光武：（白）好啊！

（唱）喜的是皇姐答應，

這叫做斧底抽薪。

孤王下位宣聖命。

老太監：（白）萬歲下位！

（董宣欲跪）

光武：（白）平身！

董宣：（白）平身！

董宣：（白）謝萬歲！

光武：（接唱）愛卿董宣你是聽。

雖然執法秉公正，

不該攔路把駕驚，

冒犯公主當問斬。

減刑一等也充軍，

念你平日尚勤政，

一概寬免示隆恩，

惟有一事須記清，

莫忘寡人一片心。

董宣：（白）臣遵旨。

光武：（接唱）來來來把衣冠整，

謝謝公主一片情。

公主  
董宣：（同欲申訴，白）萬歲！

光武：（面向董宣，暗覷公主，故作怒容，白）

若敢不從，就是抗命！

公主：（白）這……

董宣：（全公主白）呀！

（唱）是非當明罪難認，

怎奈萬歲發雷霆。

（白）罷！

（唱）俯首金階忙跪定……

老太監：（白）嗨！萬歲叫你謝公主，你怎麼衝著萬歲下跪呢？來！轉過身來。

董宣：（白）萬歲呀！

（接唱）寧願抗命不陪情！

光武：（怒白）大膽！

老太監：（白）壞了壞了！

光武：（唱）大膽董宣敢抗命！

（白）來呀！金瓜武士上殿！

老太監：（宣）萬歲有旨！金瓜武士上殿哪！

（太監着急，暗示董宣，董宣木然而立）

（四金瓜武士分上）

光武：（厲聲白）董宣，快與公主陪禮！

董宣：（白）是非不明，臣不敢陪禮！

光武：（白）住口！

（唱）孤王有旨敢不遵！

冒犯天威是斬刑！

（白）武士們！

武士：（衆應）有！

光武：挾住董宣，聽孤旨下！

武士：（衆應）啊！

（二武士向前，立董宣左右挾定）

光武：（接唱）不聽聖命孤就要……

公主：（一震，方欲攔阻）

（白）啊！萬歲！

光武：（接唱）強制執行！

老太監：（嚇得拭汗，自語地）

（白）哎呀！嚇得我一身冷汗！

（大聲白）董宣，還不快磕頭嗎？

（小聲白）什麼有理沒理的，磕個頭又算什麼呢？

（向武士白）按住他，磕！

（武士強按董宣，董宣力不持，雙足跌倒，然而董宣脖子一直，身軀一挺，昂頭不磕）

（太監大聲白）一個啦……再磕……（小聲）你別挺著脖子呀！

（公主打背供）

（太監大聲白）兩個啦……再磕一個就齊了！（小聲）再要不磕頭，留神你的腦袋！

（武士再按董宣）

（太監大聲白）三啦三啦……

（武士鬆手回原位）

（董宣直立而起）

（太監大聲白）啓奏萬歲！董宣陪禮已畢！

（公主仍背供忍笑）

（光武見公主狀，也笑）

光武：（白）哈……

（唱）刀斧不屈剛烈性，

直言敢辯果忠貞。

執法如山心如鐵，

（下位，拉董宣手）

（接唱）不愧擎天柱一根！

董宣：(白)謝萬歲！

光武：(白)董卿執法無私，直言敢辯，賜銀三千，以資嘉獎！

董宣：(白)臣無功怎敢受祿，當以我主所賜，分享胥吏，以勵清正。

光武：(白)好個以勵清正，董卿聽旨！

董宣：(白)萬歲！

光武：(白)賜卿特旨一道，從今以後，不論公侯貴戚，倘有違法犯紀者，准由董卿按律懲處！

董宣：(白)臣遵旨！

光武：(白)後宮擺宴，與皇姐壓驚！內侍們，高捧聖旨，護送洛陽縣令出宮！

(將旨交與太監)

董宣：(全白)謝萬歲！

公主：(全白)謝萬歲！

老太監：(白)護送洛陽縣令出宮哪！

衆侍：(齊白)遵旨！

(奏牌子)

(光武陪皇姐先下場)

(董宣前行，老太監高捧賞盤，聖旨，與衆侍，簇擁著董宣，在樂聲中下場)

(全劇終)



關文蔚

民國五年八月十五日生

河北省宛平縣人

考試院及格

經歷／

國劇職業演員

台灣鐵路主計工作

作品／

樂羊子、河伯娶婦、贈綈袍、電視劇本「採廿四孝故事

」、中外雜誌「女扮男裝戲劇人生」。

## 棄莽歸漢

國劇劇本佳作 關文蔚

### 劇情

王莽為奪漢室江山在松棚設筵，三杯毒酒將平帝害死，蘇猷保王莽得了漢家天下，暴政壓民百姓不堪其苦，且不許買賣田宅，人心思漢，劉秀在白水村起義，招兵買馬，四方投奔者甚多，時有岑彭者原為王莽心腹幹臣，因目覩王莽暴政不以為然，諫奏不納，久思反正歸漢，與其妻商議不謀而合，妻回鄉奉姑，岑以射獵為由，帶領親隨棄暗投明，歸降劉秀重興炎漢，建立戰功。某日劉秀與莽帥蘇猷交戰，秀不敵敗落馬下，幸岑彭奮不顧身，接殺相救，岑追殺蘇猷時，被蘇猷放毒箭所傷，無奈帶箭落荒而逃入山中，蘇正追殺岑時，突然得報營中失火，故未再追趕即回營救火。岑彭傷重，性命堪危，倒於地上不醒人事。幸遇山中隱居義士之女嚴清心者，女扮男裝山中射獵，將岑救至家中，女母以祖傳靈藥救愈岑彭。嚴女自覺母女隱居山中並無依靠，且鍾情於岑，嚴母將女許岑為妻，岑因家有妻室初不應允婚事，後因知嚴女願居小星方始應允。次日岑彭回營途中，得知王莽預造藏身處之「白蟒台」，即將造就之事報告劉秀，秀捉莽心切，即將兵馬往洛陽進發，途遇蘇猷交戰大獲全勝。劇情至此。（該劇乃本人細心創作）

下接「取洛陽」「白蟒台」（活捉王莽）

人名 角色 服裝

四靠將 淨 全紫靠  
 蘇 猷 淨 紫靠、褶蟒、大額子、蒼滿  
 蘇 豹 淨 紫靠、小額子黑扎  
 張大忠 生 古銅褶子、鴨尾巾、蒼三、鞋  
 張少凌 二武生 青箭衣、羅帽、大帶  
 衆百姓 各行 隨便扮  
 岑 彭 武小生 粉蟒、紫巾、小額子、後穿箭衣、馬掛  
 岑夫人 青衣 披、內穿青衣、腰包、後穿斗蓬、風帽  
 家將 二武生 箭衣、大帶、羅帽  
 姚期 淨 紫靠、火額子、黑滿

人名 角色 服裝

馬武 淨 紫靠、紫巾、紅杜  
 鄧禹 生 穿蟒、紗帽、墨  
 劉秀 小生 九龍冠、黃披、後面穿箭衣、馬掛  
 報子 武行 青袴衣、彩褲  
 嚴清心 花旦 女扮男裝、抱衣、抱褲、寶劍、後穿披  
 嚴母 着 蒼髮、紫色老上衣、長背心  
 李五 丑 羅帽、草帽、袴衣、大帶、薄底靴

另有兩堂龍套

第一場

蘇 猷：(發點)、四龍套、四靠將、(站門)  
 蘇 猷：(淨)(紫靠、褶蟒、火額子、翎尾、蒼滿)(上唸點將)威鎮九洲、神鬼皆愁、軍威有、松棚計謀、

保莽主駕坐龍樓。(進帳唸詩)憶昔當年謀龍樓，莽主坐了十餘秋，開國功臣某為首，四方擾亂戰不休，(白)某，九梁王蘇猷，自那年葯酒毒死平帝老王，扶保莽主登基以來，人心不服，刀兵四起，前者莽主傳旨下來，不許人民買賣田宅，如有不遵者定斬不容，左右伺候了。

蘇 豹：(淨)(穿藍靠、小額子、黑扎)(內白)走(冲頭上)(白)忙將百姓事，報與元帥知(進門)參見元帥，衆百姓不服禁賣田宅旨意，群起造反如何是好？

蘇 猷：命你帶領人馬前去鎮壓，如有不遵者斬頭來見，不得有誤。  
 蘇 豹：得令！(下)  
 蘇 猷：掩門！(衆兩邊同下)



## 第二場

張大忠：(生)(蒼三，古銅褶子、鴨尾巾)(內唱二簧倒板)不幸老妻喪了命(亂錘上，吊毛)  
張少凌：(二武生)(青箭衣、羅帽、薄底靴、大帶)，(跑上扶忠起)(唱搖板)無錢葬母甚慘情。  
張大忠：(單叫頭)哎呀兒呀，賣田宅葬埋你母犯了禁令，打得我遍體是傷難以活命，你速投漢營去吧。  
張少凌：啊爹爹，待兒揹你一同投奔漢營(揹起父跑時)  
衆百姓：(跑上百)啊二位，我們一同投奔漢營去者。  
蘇豹：(內白)那裡走(急急風，追上衆下)都跑了(下)。

## 第三場

岑彭：(武小生)(打紮巾、小額子、粉蟒、粉彩褲、黑靴子)(大鑼打上)(唸引子)人心思漢，厭莽主，殘暴不仁，(詩)平帝被害龍歸天，莽主篡了錦江山，教場以內刀槍比，岑彭中了武狀元(白)本爵、岑彭，乃棘陳人氏，莽主駕前為臣，只因當年中了武狀元，拜為大將軍，因莽主多行不義，暴政壓民，又有禁令禁止人民買賣田宅，百姓怨聲載道，刀兵四起，我屬次諫奏，莽主不納，如今人心思漢，劉秀在白水村起義，禮賢下士，我意欲棄莽扶漢，重興漢室江山，不免請出夫人商議，有請夫人！  
岑夫人：(青衣)(穿披、內穿青衣腰包)(內白)來了(小鑼上唸)夫君韜略廣，妻隨夫志行，將軍！  
岑彭：夫人！請座！  
岑夫人：有座，(坐八字椅)將軍，將妾身喚出，有何話講？  
岑彭：夫人那裡知道，只因莽主篡位以來，多行不義，暴政壓民，我屢次諫奏，莽主不納忠言如何是好？  
岑夫人：呀！……(唱西皮散板)聽罷言來暗沉吟，不由奴家志忘心，金石良言對他論(白)將軍(唱流水)我有言來你且聽，忠臣應遇賢明主，留得青史標美名，你有大志須謹慎，莫作助紂為惡人。  
岑彭：(唱流水)聽她言語笑吟吟，原來與我有同樣心，大著胆兒實言論，尊一聲夫人聽分明，雖然莽主待我恩義厚，怎奈他是篡位君，多行暴政怎長久，我欲棄(搗口狀，欲言又止)(行絃)  
岑夫人：(白)禁聲(二人手比，出門兩邊望)棄什麼？  
岑彭：(接唱下半句)我要棄莽復漢留芳名。  
岑夫人：(白)將軍既有此意何不早行，可行暴政必亡。

岑 彭：是呀！我也慮及於此，我聞劉秀禮賢下士，我去投劉秀，共謀大事，你看如何？  
岑夫人：大丈夫擇主而事，乃為俊傑也！  
岑 彭：你不謀而合所見略同，我明日以出獵為由，帶領親隨，投奔漢營，你速喬裝，我命家將保護你今夜速行，回轉家鄉侍奉我母。（二人同唸）正是，立志扶保賢明主。  
岑夫人：留得青史標芳名。（同下）

#### 第四場

家 將：（二武生）（穿箭衣、大帶、羅帽）（場面起鼓）（翻上，唸白）奉了家主命，保護賢夫人，俺。岑府家將是也，奉命保護夫人還鄉，待俺備馬便了（做洗馬，備馬狀畢）請夫人上馬。  
岑夫人：（內白）家將，帶馬（穿斗篷、戴風帽）（急急風）（上跑圓場，上馬）（唱撥子倒板）風蕭蕭夜茫茫寒風刺頸（唱撥子碰板）嘆平帝遭不幸松棚令一命歸陰（唱元板）莽主爺篡了位暴政壓民初害得那良善民無以為生，我夫君他雖是莽主的親信，怎奈是不納忠言大事難成，夫妻們共商量棄暗投明，他奔漢營我侍奉婆母娘親（同下場）。

#### 第五場

姚 期：（淨）（紮黑靠、大額子、黑滿）（上起霸）（唸）當年隱居鬼神莊  
馬 武：（淨）（紮紫靠、紮巾、紅扎）（上起霸）竭力重整家邦，（四龍套兩邊上）（同通名）某姚期、馬武  
姚 期：（白）將軍請了？  
馬 武：請了！  
姚 期：恐元帥有差，你我轅門伺候。  
馬 武：請！（同白）帶馬（同上馬，同下）

#### 第六場

鄧 禹：（生）（穿蟒、紗帽、黑三、靴子）（引劉上）  
劉 秀：（小生）（穿黃披、九龍冠）（長錘上唱西皮散板）白水村起義師江山重整，全憑著文和武建立功勳，

姚期馬武軍威鎮，還有神機妙算鄧先生。

報子：（內白）報！（沖頭上）啓稟主公，今有岑彭前來投降！

劉秀：噯！岑彭來降！

鄧禹：（白）主公請退，（劉秀下）吩咐升帳。

報子：遵命，下面聽著，元帥有令速速升帳（報子下）（四龍套、兩邊上）

馬武：（二人兩邊上，馬由下場門上，站大邊）

姚期：（白）來！傳降將進帳（衆照白）。

岑彭：（內白）來也！（穿箭衣、馬掛、掛寶劍）（串鍾上唱快板）棄暗投明到漢宮，一心扶保有道君篡位之

王行暴政，岑彭不為助紂人，站立營門來觀定，（衆喊堂威）（接唱快板）漢營虎威甚驚人，離鞍摘劍寶帳進，（下馬，摘劍）（白）報！岑彭造進（進帳唱下句）整整衣冠拜元勳（衆，白）降將跪帳。

鄧禹：（唱西皮倒板）見一將跪帳中身高俊樣，（快板）真是英雄將並虛張，問來將因何事反背王莽，將姓名和志願你要細說端詳。

岑彭：（白）元帥！（唱快板）王莽設下武科場，岑彭我中了狀元郎，因見莽主殘暴樣，棄暗投明扶劉王，大丈夫生在世界上，擇主而侍名留芳。

鄧禹：（白）噯！（唱快板）漢室當興收降將，不由本帥喜洋洋，忙請主公進寶帳，（白）有請主公！

劉秀：（由下場門上，白）將軍（岑向秀施禮）（秀唱下句）願將軍同端力重整家邦，見過了漢營將落座話講

岑彭：（白）衆位將軍，末將有禮！（週施一禮）

馬武：（白）岑彭！你可記得俺馬武？

岑彭：（白）馬將軍，你我在武科場一別，今日相見真乃有幸。

馬武：是呀！那王莽只重你的相貌，不中俺馬武的奇才武藝，今日來到漢營，我主非王莽可比（唱下句快板）不由得馬子章怒滿胸膛，想當初比試在武科場，俺的奇才武藝比你強，王莽賊看中了你的貌相，他點中你為狀元郎，那時間你何等得意樣，罵俺醜鬼馬武臉無光，越思越想我氣往上，（白）呸！（欲打岑彭狀）

鄧禹：（怒狀，白）噯……（唱下句散板）往事不可掛心房！

報子：（內白）報！（沖頭上）啓稟元帥！蘇獻派兵前來追殺，口口聲聲要岑將出馬！

鄧禹：（白）再探！（報子下）

岑彭：（單叫頭）元帥！末將進得營來，尚未立功，賜某一枝將令願斬那賊人頭來獻。  
鄧禹：（白）如此岑彭聽令！（回手拿令箭）  
岑彭：（白）在！  
鄧禹：命你截殺一陣，斬敵將頭來見我，不得有誤！  
岑彭：（白）得令！（出帳，上場門掛劍，拉馬下場）  
劉秀：（唱西皮散板）也是小王鴻福大。  
鄧禹：（接唱下句）收此將好一似猛虎磨牙！（同下場）

### 第七場

（四龍套、風入松上）  
蘇豹：（穿靠、額子、拿刀上白）某，蘇豹，奉了大元帥將令追殺岑彭，衆將官（衆應，有）殺！  
（四家將，引岑彭上，令陣）（岑彭拿槍）  
岑彭：（白）吠，蘇豹，你趕來作甚？  
蘇豹：岑彭！莽主待你不薄，為何背王降敵，我奉大元帥將令，前來拿你，你走看刀（大刀花架住）  
岑彭：（白）殺！（架住，開打，可多可少，最後岑彭殺豹，斬豹首級）（白）回營交令！（同下）

### 第八場

（四龍套，上站門）  
鄧禹：（長錘上，鄧唱西皮散板）君臣來到寶帳上。  
劉秀：（唱）再與先生說端詳！（白）啊先生那岑彭可能成功否？  
鄧禹：臣量他必然成功，斬將而回。  
岑彭：（手提人頭。急急風上）（下馬，進帳）（白）末將斬得那賊人頭特來獻上。  
鄧禹：號令轅門，後帳擇宴與將軍賀功！（同下）

### 第九場

蘇 猷：（內唱西皮倒板）食君之祿威鎮九州，（上唱流水）將令一出鬼神愁，想當初松棚會上用藥酒，毒死平帝奪龍樓，莽主待我的恩義厚，岑彭不該把劉秀投，我命蘇豹漢營走，追殺岑彭斬他頭。

報 子：（內白）報！（沖頭上白）啓稟元帥蘇豹落馬而亡了。

蘇 猷：（白）不好了！（唱西皮搖板）聽說侄兒喪了命，怎不令人痛傷情。（白）吩咐衆將走上。

報 子：（白）衆將走上（下）！

（四龍套，四靠將，（兩邊上白）參見元帥，有何差遣？

蘇 猷：可恨岑彭不義，叛了莽主，降順劉秀，我命蘇豹帶兵追殺，不想反被岑彭斬於馬下，本帥要報此仇，衆位將軍要齊心努力殺敵。（衆應）

報 子：（內白）報！（沖頭上白）啓稟元帥，劉秀討戰！

蘇 猷：再探！（報子，得令下場）衆將官，迎敵者！（出門上馬）（繞頭令陣）

（四龍套，姚期，馬武上）

劉 秀：（箭衣、馬褂、九龍冠、拿劍、隨衆上白）吠！蘇猷！勸你早早歸順，免得劍下做鬼！

蘇 猷：休得胡言，衆將官，殺！（架住，衆將鑽烟筒下）

（蘇、劉對打，衆將開打，姚期、馬武與對方打，最後劉敗下，蘇追下）

## 第十場

岑 彭：（箭衣、大帶、抱槍、拿馬鞭、掛劍）（水底魚上白）俺，岑彭，奉了元帥將令催糧應用，糧草交齊待

俺稟明元帥知道便了！（鼓聲，咚咚咚）哎呀且住，那邊人聲吶喊，待我登高一望！（下馬上山狀）（

站中間觀望）

劉 秀：（被追上，回頭望上場門）

蘇 猷：（內白）那裡走！（追上，二人又打，秀敗蘇追下）

岑 彭：（由高處跳下，叫頭）哎呀且住，那蘇猷追趕我主，看看落馬，此時不救等待何時！吠……蘇猷休得猖狂，你岑老爺來也！（上馬，下場）

## 第十一場

劉 秀：（上，蘇追上打劉秀落馬）（劉秀靠內跪地）

岑彭：（由下場門上，與蘇開打，蘇敗下，岑追下）  
姚期：（冲頭）（兩邊上）（白）參見主公，受驚了！  
馬武：（白）好險哪……方才若不是岑彭所救險遭不測。  
劉秀：（白）岑彭那裡去了？  
姚期：（同白）岑彭那裡去了？  
馬武：（白）追殺蘇猷去了。  
劉秀：（同白）我等先護送主公回營，再去打探岑彭的下落。（龍套兩邊上）  
姚期：（同白）如此帶馬回營！（齊上馬下場）

## 第十一場

蘇猷：（冲頭）（拿馬鞭、弓箭上白）且住！岑彭來的厲害，再若追來，賞他一毒藥箭！  
岑彭：（內白）那裡逃？（急急風）（上追圓場）  
蘇猷：（白）看箭！（放箭中岑腿）  
岑彭：（白）哎呀！（下場門下）  
報子：（內白）報！（冲頭）（上白）啓稟元帥，營中失火。  
蘇猷：（白）哎呀且住！本當追上岑彭斬他首級，不想營中失火，救火要緊，量他中了毒藥箭也難活命，回營救火。（由上場門下）

## 第十二場

嚴清心：（花旦）（女扮男裝、抱衣、抱褲、羅帽、掛寶劍、揸弓箭、馬鞭）（內唱西皮倒板）最可嘆漢江山已  
然變樣！（四擊頭，上亮相）（唱元板）眼見得天下民受盡災殃，老爹爹不二主被害命喪，母女們隱山  
中免去禍殃，嚴清心是女兒改扮男樣，每日裡射狐兔奉養高堂，力大身強擒猛虎，誰人知我是紅粧。（  
白）我，嚴清心，只因王莽篡位，我父被害，是我母女逃在山中隱居，練得全身武藝，每日射獵為生，  
今已打了隻兔子不免後山走走。（唱西皮散板）天氣晴和上山嶺，遙望遠景更怡人，心中只想狐兔獵，

(上虎型)只見猛虎下山嶺，抽弓搭箭忙射定。(虎下，掃頭，追下)

## 第十四場

岑 彭

(亂鍾)(甩髮，倒退著上，搶背或吊毛等動做，倒地後起，唱二簧倒板)陣前大意身帶傷，(白)痛煞我也！(唱二簧搖板)落荒而逃山中藏，(叫頭)天哪……天，(以劍插地，腿發抖)指望擒住蘇猷，不想反被那賊射了俺一箭，此箭有毒，大量我命難保，家中老母妻室依靠何人？好不傷感人也！(紐絲二簧搖板)眼望家鄉去路遙，思前想後淚雙拋，老母妻室將誰靠，箭傷疼痛似火燒，在此喪命無人曉，壯志未酬氣怎消。(昏倒大邊，左邊台口)

嚴清心：(急急風)(虎型先上心持弓追上白)你往那跑？(追元場，虎下場門下)(心驚狀)(白)哎呀呀！方才明明射中一隻猛虎，牠在前面跑，我在後面追，追到此地怎麼不見啦？(再看看)吆……那有匹馬……還有個人倒在地上？待我下馬去看！(在上場門下馬走近看)吆？他是中了毒藥箭，看他這打扮好像是漢軍模樣，我若不救他必死無疑，我家中尚有解藥，不免將他救回醫治便了！我怎樣把他弄回去呀？那匹馬大概是我的，我把他扶到馬上，慢慢的走就是這個主意。哎……別忘啦！方才我還打了兩隻兔子呢！也得拿回去呀！(陰鑼)(扶岑起來，拉馬，扶岑於馬上，拉馬下)

## 第十五場

嚴

母：(台中設床帳，大邊擺一棹，放茶壺、茶杯)

(老旦)(穿紫色衣背心、蒼髮)(小鑼塚頭，上唱四平調)春去夏來花茂盛，秋末冬初樹凋零，花開花謝年年有，光陰一去不回程，夫君遭害喪了命，母女二人隱居山林。

清 心

彭：(沖頭，心扶岑上，捉獵物進門，扶岑至床上，放下獵物，覺得有些氣喘狀)

嚴

母：(白)兒呀！這是何人？

清

心：(白)母親有所不知，孩兒正在山中射獵之時，射中一隻猛虎，追了半天，猛虎突然不見啦，僅見他昏倒在地，我看他好像是漢營軍官，他是中了毒藥箭，咱們家中尚有解藥，故而將他救回，媽……您快點把解藥拿來救他要緊哪！

嚴

母：好好好待為娘取來！(入內取藥卽上)

清 心：（倒了杯水，接過母親手中的解藥，扶岑彭服下藥又躺臥床上）（白）母親！您將那草藥也煮一點，女兒再給他敷點藥在傷處他即刻就好啦！

嚴 母：你要仔細了！（下場門口做煮藥狀，以藥壺煮）

清 心：（替岑敷藥時唱，二簧快三眼）敷藥時細端詳注意觀看，好一個俊俏的美青年，身材魁武貌體面，不由我一陣陣愛慕心戀。

嚴 母：（將藥煮好倒入碗中）（唱二簧散板）祖傳密藥我將他救，助人為快樂悠悠。（扶岑起灌藥白）醒來！

岑 彭：（唱二簧倒板）一陣昏來一陣醒，（唱搖板）魂飛魄散又復生，（白）請問老人家，我莫非是死了嗎？

嚴 母：你不曾死。

岑 彭：嗽……我不曾死，是那一位將我救到此處的？

清 心：（白）不才就是我將你救回來的，我母用祖傳靈藥將你救活，已然痊癒了。

岑 彭：（白）哎呀呀！若非恩公相救我命休矣，請上受我一拜！（向二人跪叩即起）請問恩公尊姓？

清 心：（白）在下姓嚴，這是家母，請問將軍尊姓大名，那裡人氏，因何被人所射。請道其詳！

岑 彭：（白）末將姓岑名彭乃棘陽人氏，在劉秀將軍帳下為將，與蘇獻交戰戰勝也！（扎扎才，起唱，流水）兩軍陣前得了勝，誰想中了巧計行，勇往直前刺上將，藥箭突發中雕翎，若不是恩公來相救，岑彭早已命歸陰。

清 心：呀！（唱流水）聽他言不由我心中暗想，背轉身來自思量，先父被害身早喪，母女山中把身藏，無親無故無仰仗，若有不測無處商量，我看他是個好貌相，必是國家一棟樑，回頭我對母親講。（行絃）（白）母親這裡來！（拉母到台口）（京白唸）媽呀！孩兒我今年多大啦？

嚴 母：我兒你怎麼糊塗了，你今年一十八歲了哇。

清 心：怎麼孩兒我十八歲啦？（似有羞狀低頭不語）

嚴 母：（看了看心的臉，忽然明白女意覺得好笑）哈哈！（唱下句）我兒的心事娘知詳。（白）兒呀！你莫非有嫁他之意？（心不語有羞狀，微微點頭）你到後面休息去吧！待為娘與你辦來！

清 心：（白）母親！兒去將那兩隻獵物烹做好了給您下酒吃！（羞笑，由上場門跑下）

嚴 母：（白）哎呀呀！我也老糊塗了，我女兒年紀也不小了，她的婚事怎麼我一些也未想到哇！我看此人相貌非凡，日後定是國家的棟樑，不免將我女配與他，暮年有靠，待我與他言明！（想介）哎呀呀難以啓齒……（又想介）唉……此時不講日後必然後悔，（想介）一定要講，不要錯過機會，（進門唸）啊！將軍！請坐。

岑 彭：（白）老恩人請坐。



嚴母：(白)將軍，我有一言不好啓齒。

岑彭：(白)老恩人何言不好啓齒，有話請講。

嚴母：(白)實不相瞞，老身有意將小女許配將軍為婚，量無推却的了。

岑彭：(白)小將承蒙活命之恩，貨事均可從命，惟此事萬萬不能應允，使不得呀！(頗有難色)

嚴母：(怒狀)怎麼使不得？哼，真不識抬舉：哼！

岑彭：(白)噫人哪！(扎多一，起唱西皮元板)感你的大恩德山海樣，聽末將把往事細說端詳，不幸幼年父

早命喪，有嬌妻甚賢德侍奉高堂，救命之恩永生不忘，怎能夠相欺令愛做二房。

嚴母：(白)嗽……(唱西皮散板)聽罷言來心暗想，此事教我無主張，回頭再對姪兒講！(白)我兒快來！

清心：(穿披、戴改良小額子，耳邊戴朵花，頭上蒙蓋頭巾，跑上)(綑登蒼、絲鞭、鳳點頭，唱下句)莫非

叫兒做新娘。

嚴母：(見女如此打扮甚覺好笑，白)你這做什麼？

清心：(白)媽呀！您替我已然說好啦！我準備做新娘子，我先練習練習呀！

嚴母：(白)他說不要你！

清心：(白)他為什麼不要我呀？

嚴母：(白)他嫌你生的醜陋不堪，不要你呀！

清心：(白)這是他說的呀！

嚴母：(白)正是！

清心：可真把我給氣死啦！為了救他的命，不顧男女之嫌，扶著他，揹著他，好不容易將他救回來，我並不是

想嫁給他，而是怕日後被人談論，說女兒一些不三不四的話，如今他不肯要我，我也沒臉活著啦！媽！

您別拉著我，我去死吧！(說著就往外走狀)

嚴母：(急忙拉住女手)(白)好女兒，為娘與你做要的，不是他嫌你醜，而是他家中已有了妻室，你如何能

屈居小星哪？

清心：(白)嗽……怎麼？他家中已有妻室啦！

嚴母：(白)是呀！

清心：(白)媽呀！(很委屈樣)只要他肯對您老人家孝順。女兒我！情願屈居小星就是啦！(羞笑狀)

岑彭：(在後面聽清楚他母女所說之話，即接著說道)哎呀！恩人哪！方才你分明是位英雄呀？怎麼又變成了

一位美貌女子？

嚴母：(微笑道)老身僅有此女，因先夫被王莽所害，母女二人隱居山中恐有不便，故而女扮男裝。啊將軍這

婚姻之事你就應允了吧！

岑 彭：（白）難得二位恩人有此美德，結成鸞鳳之交，末將願效犬馬之勞，岳母請上受小婿一拜。（叩頭，即起）

嚴 母：（笑）哈哈快快請起，擇一良辰與你二人完成婚禮也就是了。

岑 彭：（白）小婿要先回轉大營，免得我主懸念！

嚴 母：（白）今日暫在舍下休息一晚，明日早行也就是了，（同唸）正是！（母唸）風燭殘年已有靠。

岑 彭：（唸）難中結下鸞鳳交。

清 心：（唸）奴家終身託付你！

岑 彭：（三人同唸）女婿也有半子勞。（同笑下）

## 第十六場

李 五：（丑）（穿袴衣、羅帽、草帽、大帶、薄底靴）（小鑼上唱西皮散板）家中奉了母親命，山中打柴走一程。（白）我李五，原本以造房屋為業，因莽主見劉秀與兵前來，一路之上佔關奪寨，勢如破竹，故而造一藏身之所，名曰「白蟒台」，把我們這一行業工人全拉去做工，雖然做了很久，可是我們這些工人並不知道工地在何處，眼看快要造好啦！因我母親身染重病，我放心不下，趁換班的時候我就跑回來啦，在家侍奉老母，不去做工也沒有錢，母親命我山中打柴度日，就此走走（唱西皮散板）天下荒荒刀兵起，母病無錢怎就醫？王莽篡位施暴政，百姓疾苦他不知，將身來在深山裡。（元場）

岑 彭：（內白）馬來！（長錘上，看李五）

李 五：（白）哎！（唱下句）這位將軍我認得的！（白）馬上這位可是岑狀元公？

岑 彭：（白）你是何人？怎麼會認得我？

李 五：（白）唉！你怎麼不記得我呀？我是做房屋的工人名叫李五，想當年武科場比武的時候，我替您飲馬，您不記得我，我可忘不了您中狀元那種神氣，當時我多替您高興呀！

岑 彭：（白）嗽！你就是李五！待我下馬講話。（下馬）

李 五：聽說您降了劉秀啦？來到這荒山做甚麼來啦？

岑 彭：（白）李五有所不知，我與蘇猷交戰之時，被那賊射了一毒藥箭，我帶箭逃到山中，多蒙一恩人救了我的性命，你因何至此？

李 五：（白）我本來是造房屋的工人，因莽主要造藏身之所「白蟒台」一座，把我們這些工人，全拉去做工，

因我母有病，我放心不下，換班時候我溜回來啦！沒錢侍奉老母，每日打柴為生。

彭：（白）那「白蟒台」建造在何處？

李五：（白）說來慚愧，我們做了很久的工，連工地在那？根本就不知道。

彭：（白）却是為何？

李五：（白）因他們不讓我，去做工時他們把我們的眼睛全給蒙起來，如今蟒台快造好啦！我仍然不知真正在什麼地方，僅知離洛陽不遠。

彭：（白）李五，我來問你，你可頭投奔漢宮？

李五：（白）我當然願意，現在是人心思漢，只是家有老母身體又不好，每日由我打柴度日哪！

彭：（白）這也無妨，我這裡銀兩，你拿回奉養你母去吧！（由腰中取出銀子）（隨唸隨上馬）俺要回轉漢營去也！（下）（李目送岑入場，沖頭）

李五：（白）岑狀元走啦！我也回去給母親醫病，我好投奔漢宮，就是這個主意。（下）

## 第十七場

姚期武：（站門上）

劉秀：（長錘上唱西皮散板）昨日陣前險喪命，多虧岑彭顯奇能，他勇往直前追蘇猷，今日尚未轉回程，聞言我把皇兄問，（白）皇兄啊！（唱）今朝再去將他尋，（白）啊二位皇兄！岑彭今日尚未回營，莫非遭遇兇險不成？孤甚是不安，你二人再去尋找如何？

姚期武：（同白）哎呀主公，昨日我等尋了許久不見踪影，吉人自有天相，主公請放寬心。

劉秀：（白）哎呀呀！急煞人也！

岑彭：（內白）走哇！（水底魚上白）忙將奇遇事，報與主公知，（進門）參見主公！

劉秀：（白）將軍你回來了，急煞我也！你往那裡去了？

岑彭：（白）主公容稟！（排子）（代表稟明經過事項）

馬武：（白）原來你在難中招親去啦！害我找的好苦。

岑彭：（白）臣在途中得知王莽欲造之藏身所，白蟒台，即將造介。

劉秀：（白）但不知這藏身之所在何處？

岑彭：（白）離洛陽不遠。

劉秀：（白）少時鄧先生回來再議，我急欲捉拿此賊報仇雪恨也。

鄧禹：（四龍套，上一條邊，長錘唱西皮散板）救濟災民將糧放，見了主公說端詳。（白）參見主公！災民均感主公恩德，願投效扶漢滅莽。

劉秀：（白）此乃漢室之幸也，王莽欲造藏身之所白蟒台，即將造介，現已萬眾歸心，我軍，士氣旺盛，何不乘他尚未造妥藏身之地，殺奔洛陽捉拿王莽，豈不是好！

鄧禹：（白）臣久聞王莽預做藏身之所離洛陽不遠，我軍可往洛陽進發。

劉秀：（白）如此先生請來傳令。

鄧禹：（白）眾將官，兵發洛陽！（眾應）（排子同下）

## 第十八場

（四龍套，眾將由上場門上）

蘇猷：（紮靠，拿刀）（隨眾上，二龍出水）

劉秀：（四龍套，眾將齊上）（大開打）最後蘇猷敗下劉秀大笑，哈哈，哈哈，啊！哈哈，眾將官，就在此處休兵三日攻打洛陽。（四擊頭，亮相，急急風，尾聲）

完



魏元宣

民國十六年十月五日

安徽省壽縣

國防管理學校畢業

特種考試乙、丙等及格

經歷／

國軍第七屆軍事著作金像獎人事類評審委員

現職／軍中聘雇人員

作品／

雪夜入蔡州（曾獲國軍文藝「金像

獎」競賽佳作）

## 重耳復國

國劇劇本佳作 魏元宣

### 劇情說明

春秋時，晉國大亂，公子重耳出奔，文武多人隨行，遍歷翟、齊、楚、秦諸國，備嘗艱苦困難。君臣等志在復國靖亂，重安社稷，奮鬥迄不稍懈。

重耳自幼謙恭下土，夙具賢名，十七歲時，以文事狐偃，師事趙衰，凡朝野知名人士，無不納交，故隨其出奔之臣，皆為一時俊彥，在患難之中，益堅志節。最後賴輔弼賢能，得道多助，及國內人心歸向，卒完成大業，歸國踐位，是為文公。

文公在齊時，齊桓公妻以宗室之女，曰齊姜，夫妻恩愛非常。隨行狐偃、趙衰等臣，恐文公貪戀女色，苟安惰志。一日在城外桑林深處，共議以狩獵為名，誣文公另投他邦而去。不料被夫人齊姜之侍女，在林外聞知，回宮將情形稟告夫人。

次日狐偃進宮，被夫人說破其謀，狐偃當下大驚。夫人告之曰：「吾當割閨房之愛，以助汝成，並成公子之志。」狐偃感激拜謝。

是晚夫人置酒宮中，親自進觴，文公未解其意，開懷暢飲，至於酩酊大醉。夫人即召狐偃、魏雙、顛頡等，

將文公裹以錦衾，載上車輦，連夜奔出齊境。同往秦國借兵，以圖規復大計。  
 晉國上卿欒枝，以新君懷公性多猜忌，擅殺大臣，寵信奸佞，百姓胥怨，群臣不服。爲了挽救國運，遂遣其子欒盾奉迎文公歸國。文公應天順人，乃渡黃河，斬守將鄧悝，經廬柳，入曲沃，返絳都嗣位，大修國政，遂爲五伯之一。

### 人物表 (以出場爲序，穿戴附後)

#### 主要脚色：

欒枝——正淨  
 呂省——武淨  
 卻芮——丑  
 晉懷公——丑  
 狐突——老生  
 欒盾——武生  
 重耳——小生  
 齊姜——青衣  
 小玉——刀馬旦  
 魏雙——副淨  
 顛頡——武丑  
 先軫——武生  
 狐偃——老生

#### 次要脚色：

士會——老生  
 梁繇靡——副淨  
 韓簡——老生  
 四太監(晉懷公)  
 二太監(晉懷公)  
 二武士(晉懷公)  
 四宮女(齊姜)  
 八女兵(小玉)  
 趙衰——老生  
 介子推——老生  
 二太監(齊姜)  
 二車夫(重耳、齊姜)  
 鹿形  
 虎形  
 兔形  
 黃門官(晉懷公)  
 四龍套(呂省、卻芮)  
 四下手(呂省、卻芮)  
 二副將(呂省、卻芮)  
 四龍套(重耳)

### 分場提要

- 第一場：晉懷無道
- 第二場：忠良憂國
- 第三場：深宮咏懷
- 第四場：從臣約聚
- 第五場：郊外行獵
- 第六場：桑林聚議
- 第七場：侍女報信
- 第八場：狐偃進宮
- 第九場：設宴行計
- 第十場：黃夜離齊

四上手（重耳）  
探子（重耳）  
探子（呂省、卻芮）

- 第十一場：狼狽爲奸
- 第十二場：誤投網羅
- 第十三場：重耳回軍
- 第十四場：廬柳慶兵
- 第十五場：設計破敵
- 第十六場：虎將逞威
- 第十七場：受浮納歎
- 第十八場：失民者亡
- 第十九場：復國踐位

### 第一場 晉懷無道

（樂枝、士會、梁絲靡、韓簡、呂省、卻芮上）  
樂枝：（白）護國上卿樂枝。  
士會：（白）大司空士會。  
梁絲靡：（白）上大夫梁絲靡。  
韓簡：（白）右司馬韓簡。  
呂省：（白）中大夫呂省。  
卻芮：（白）下大夫卻芮。  
樂枝：（白）列位大夫請了。  
士、梁、韓、呂、卻：（同白）請了。

樂枝：（白）主公升殿，你我分班伺候。  
士、梁、韓、呂、卻：（同白）請！（分下）

（四太監、二大太監、晉懷公上）  
晉懷公：（引子）卽位絳都，每日裡，道寡稱孤。（大座）

（樂枝等兩邊上）

樂枝等：（同白）臣等見駕，主公千歲。

晉懷公：（白）衆卿平身。

樂枝等：（同白）千千歲。

晉懷公：（詩）昔年為質在秦邦，冷落寡歡受淒涼。而今得為千乘主，行樂不負好時光。

（白）孤，晉侯，姬圍。卽位以來，已有數月，怎奈國人無不思念重耳，真乃令人可惱！因此也曾詔示國人，凡有跟隨重耳出奔在外者，限期三月，俱要召回。若敢不遵，祿籍除名，丹書註死，父子兄弟連坐不赦。呂、卻二卿！

呂、卻：（白）微臣在。

晉懷公：（白）這檔子事情，可辦得怎麼樣啦？

呂、卻：（同白）啓稟公主，如今限期已到，並無一人回來。

晉懷公：（白）並無一人回來？這還了得！二位愛卿！

呂、卻：（同白）臣。

晉懷公：（白）你二人可有甚麼好主意啊！

呂省：（白）依微臣之見，須有一家大臣，德高望重者，首先奉詔，他人才好照樣行事。

晉懷公：（白）但不知那家大臣可當此任呢！

呂省：（白）此事非老國舅狐突不可。

晉懷公：（白）老國舅麼……

卻芮：（白）臣啓主公，想狐老國舅乃三朝元老，德高望重，他子狐偃，有將相之才，久隨重耳在外，不可不防。微臣也曾勸過老國舅，要他修書召還，怎奈老國舅執意的不肯，內心令人難測，還望主公定奪。

晉懷公：（白）竟有這等事情！就命卿家傳旨，宣老國舅前來見駕。

卻芮：（白）遵旨。（至台口）嘿！嘿！全憑三寸舌，打動主公心。（下）

樂枝：（白）臣啓主公，適才卻大夫言道，狐老國舅不肯修書，便懷不測之意，此言差矣，想狐老國舅一生忠

心耿耿，如今年高八十，告老在家，不問國事，想是有的，斷無不測之意。



晉懷公：（白）好！孤也但願如此，你且退下。

呂省：（白）啊！老將軍雖然所見不差，但有一件。

樂枝：（白）那一件？

呂省：（白）老國舅父子，乃重耳之至親，只怕其心難以預料。

樂枝：（白）呂大人！聽你之言，分明懷有奸謀。

呂省：（白）老將軍！言重了。

樂枝：（白）如今主公初登大寶，你我為大臣者，就該事君以忠，豈可狼狽為奸，陷害忠良，如此則晉國江山

危矣！

呂省：（白）下官並無此意，老將軍休要多疑。

樂枝：（白）主公！臣有一本當面啓奏。

晉懷公：（白）卿家有本奏來。

樂枝：（白）主公啊！（唱西皮原板）主公須要寬宏量，細聽老臣說端詳；老國舅素為人敬仰，赤胆忠心保先

王。呂大夫信口亂胡講，分明奸謀腹內藏。老臣識破其中意，豈能容他亂朝綱。當殿一本來奏上，還望

主公作主弟。

（白）呂、卻二位大夫分明有陷害老國舅之意，主公不可聽信其言。

士、梁、韓：（同白）老國舅乃我朝忠良之臣，請主公要三思而行。

晉懷公：（白）衆位卿家休得多言，少時等他到來，孤自然問個明白。

樂、士、梁、韓：（同白）謝主公！

（卻芮上）

卻芮：（白）奉了主公命，召來告老臣。（上殿）臣啓主公，奉命召來狐老國舅，現在殿外候旨。

晉懷公：（白）宣他上殿。

卻芮：（白）遵旨！（至台口）狐老國舅上殿哪！

狐突：（內白）領旨。（上唱流水）將身來在銀安口，老淚連連說從頭，驪姬爭寵起禍首，太子申生一命休。

重耳避難異國走，里克專權血橫流；兩弒幼主國無後，迎來壹吾坐絳州，擅殺大臣殘骨肉，傳位子圍禍

延留。到如今君昏臣愚國難久，怎不教年邁人心中來擔憂。今日裡奉召把本奏，怕的是老狐突一命要罷

休。是與不是銀安走。（上殿，接唱散板）只稱千歲不叩頭。（朝上打躬介，白）老臣狐突見駕來遲，望祈恕罪！

晉懷公：（白）見駕來遲，到沒有什麼關係。孤來問你，你兒子狐偃，他回來了沒有？

狐突：（白）兒子未曾回來。

晉懷公：（白）孤王有旨，限期召回，你知道不知道啊？

狐突：（白）老臣焉有不知之理。

晉懷公：（白）聽你之言，是故違君命囉？

狐突：（白）非是老臣不奉詔命，自古道忠臣不事二主，臣子狐偃久隨公子重耳，他不回來，乃盡其為臣之道

耳。他若回來，便是背叛故主，有了二心，漫說老臣不要這個不肖之子，就是主公也難容這不忠之臣。

晉懷公：（白）老國舅！你好一張利口，難道說你就不怕死了嗎？

狐突：（白）老臣只怕為臣者不忠，為子者不孝，這死麼……（唱西皮散板）人死不可再復生，貪生惜命是常

情。老臣今日畏一死，屈節偷生怎為人。縱然一死捨性命，也不願君不君來臣不臣。

晉懷公：（白）啣！（唱西皮散板）聽一言來怒氣生，竟敢臣子欺君臣。內侍與他上了網，綁赴法曹問斬刑。（

白）推出斬了！

樂枝：（白）且慢！臣啓主公，老國舅年邁昏庸，言語冒犯，萬主公念其昔日功勞，開恩饒其不死。

晉懷公：（白）縱容其子，不奉詔令，當面頂撞孤家，定斬不赦！

（二武士上，與狐突上綁介）

晉懷公：（白）呂、卻二卿！命你二人將狐突押赴市曹，斬首示衆，看誰還敢有此大胆！

樂、士、梁、韓：（同白）主公開恩饒恕。

晉懷公：（白）都與我掙下殿去！

呂、卻：（同白）遵旨。

晉懷公：（白）退班！

（晉懷公下，衆太監、樂枝、士會、梁絲靡、韓簡同下）

卻芮：（白）老國舅！您這麼大的歲數啦！說話幹嘛不留著點哪！

呂省：（白）你早聽我二人之言，何至今日。

狐突：（白）呸！（唱西皮散板）開言大罵狗奸黨，逢君之惡害忠良。老夫一死為社稷，留與後人作榜樣。來

來來我把法場上，是非事大捐軀何妨。

（二武士推狐突下）

卻芮：（白）這倒好！他先走啦！咱們也跟著去吧！

（呂省、卻芮下）

第一場 忠良憂國

(樂枝上)

樂枝：(唱西皮原板) 剛才間在朝房一番爭論，料不想老國舅被問斬刑。歎晉國朝政衰綱紀不整，君不君臣不臣，敗亡之徵。將身兒來至在書房坐定。(外場坐介) 右也思右也，想不得安寧。

(白) 想當年我朝不幸，二五作亂，驪姬肇禍，太子申生被害身亡，公子重耳出奔在外，連年骨肉相殘，只為爭奪儲位。如今新君初立，不修國政，擅殺大臣，寵信奸佞。眼看人民胥怨，只怕江山難保。

(唱西皮原板) 這幾載我國中爭奪不寧，全不顧眾百姓望治情殷。(樂盾暗上) 君無道怕的是百姓怨恨，失黎民怎能臨抗拒強鄰。一旦間有敵國興兵犯境，只怕錦江山難以保存。為此事倒教我憂心不定，必須要思良策扭轉乾坤。

(白) 事到如今，倒使我想起公子重耳來了！好一位賢德的公子，自幼勤政愛民，仁德布於天下，今日若是重耳為君，朝中何至如此。

樂盾：(白) 爹爹！

樂枝：(白) 啦！我兒！你到此何事？

樂盾：(白) 適才爹爹之言，孩兒俱已聽到。兒有一言，不知當講不當講？

樂枝：(白) 我兒有話，不妨講來。

樂盾：(白) 爹爹容稟。孩兒久聞人言，公子重耳，愛民如子，當年太子被害，主公晏駕，就該嗣立為君。如今出奔在外，爹爹何不迎其歸國，掃除奸黨，重整朝綱，乃國家之幸也。

樂枝：(白) 怎可輕易如此。

樂盾：(白) 常言說的好，當斷不斷，反受其亂。爹爹若不及早而行，只怕呂省、卻芮兩個奸賊，做出對爹爹不利之事，那時反為不美。

樂枝：(白) 這個……(拈鬚沉吟)

樂盾：(白) 自古為大臣者，以扶保社稷為主，以宏濟蒼生為重，昔日伊尹放太甲，周公伐管蔡，皆聖賢之所為，爹爹豈不聞之。

樂枝：(點頭介，白) 我兒之言，不無道理……(起唱二六) 我的兒一旁把話論，言語打動我年邁人。也是我晉國遭不幸，禍亂連年直到如今。君王不圖挽國運，奸臣當道亂胡行。(轉流水) 看起來要把江山整，只有迎回公子重耳來為君。勤政愛民以堯舜，萬方擁戴應人心。我將主意來拿定。再與我兒說分明。

樂 盾：(白)爹爹主意已定，如有差遣，孩兒願從。

樂 枝：(白)公子重耳，出奔多年，聞聽人言，已在齊國招親，我兒可從齊國都城，打聽下落。趁此新君尚未改元告廟，要他早日回來，撥亂除奸，復興晉室，為父的當率領舊日的臣僚，共迎賢主歸國。

樂 盾：(白)只是孩兒此去，無以為憑，怕公子不肯相信。

樂 枝：(白)不妨！待為父修書一封，付與我兒。只是要一路小心。

樂 盾：(白)兒遲命！

樂 枝：(白)為父去至後面修書，我兒明日即好啟程。隨我來！

樂 盾：(白)是。(唸)爹爹修書信。

樂 枝：(唸)我兒即登程。

(同下)

### 第三場 深宮咏懷

(重耳上)

重 耳：(引子)身居異國，懷故土，大好山河。(外場坐)

(詩)杜宇枝頭喚，聲聲不如歸。若遂平生願，高奏凱歌回。

(白)孤！晉公子重耳，只因國亂，來到齊邦。多蒙他國先君，將公主齊姜許配婚姻，伉儷數載，倒也十分恩愛。只是客地非福地，他鄉非故鄉，如今路阻關山，歸期難料，每思宗廟社稷，緬懷先人廬墓，好不傷感人也！

(唱西皮慢板)晉重耳在深宮自思自忖，想起了當年事好不傷情。我父王寵驪姬小人得進，施毒計害死了太子申生。為避禍我只得逃離國境，心悲痛意慌亂孤雁亡群。蒙齊君許婚姻棲身有定，怎奈我思故土愁眉難伸。

(白)我日居深宮，未出城廓一步，也不知狐偃、趙衰、衆位卿家，怎麼樣了？

(唱西皮原板)想當年倉皇離國境，衆卿係我登路程。途中飢餓苦難忍，子推割股來奉君。生受此情心耿耿，日後歸國加封贈。

(白)並非我貪圖歡樂，苟安情志，怎奈時機不利，壯志難伸也！

(唱西皮搖板)時機不到暫容忍，未嘗一日忘此心。待將良策安排定，霹靂一聲乘風雲。

(四宮女、小玉、引齊姜上)

齊姜：（唱西皮搖板）梳妝罷輕移步前庭來到，春風動瓊枝搖柳媚花嬌。

（四宮女、小玉、齊姜同進門）

（重耳起迎）

重耳：（白）夫人來了，請坐。

（分坐介）

小玉：（京白）參見公子！

重耳：（白）罷了！

小玉：（京白）謝公子。

重耳：（白）夫人不在後宮，來到前庭，定有所為？

齊姜：（白）妾身梳妝已畢，獨坐後宮，甚是無聊，信步來到前庭，特來看望與你。

重耳：（白）多謝夫人，何必多禮！

齊姜：（白）如今春光大好，天氣晴和，你我日居深宮，難免悶倦，不如去至郊外一遊，一來踏青，二來也好

教小玉他們射獵一番。

小玉：（京白）公子爺！您要是前去的話，我一定打些飛禽走獸向您討賞。

重耳：（白）難得夫人有此雅興。

齊姜：（白）非是妾身有此雅興，有道是：一年春光容易過，人生能得幾少年！

重耳：（白）啊！人生春光容易過，人生難得幾少年！（感觸介）夫人你……言之有理……但不知何時前往

？

齊姜：（白）明日早去早回！

重耳：（白）但憑夫人吩咐，卑人理當奉陪。

齊姜：（白）公子不必太謙。公子啊！

（唱二六轉流水）公子何必禮太謙，妾身言來聽根源。佳偶從來天註定，我與你千里良緣一線牽，我愛

你相貌欽奇男兒漢，我愛你鸚鵡情深意纏綿。我憐你離國出奔家鄉遠，我憐你遠別臣民意少歡。趁此春

光多絢爛，相伴你踏青射獵走一番。

重耳：（白）夫人！

（唱西皮搖板）聽過夫人一席言，重耳心中才瞭然。如此情深實可感，明日郊外走一番。

（白）夫人如此厚愛，卑人當面謝過。（作揖介）

齊姜：（還禮，白）你我夫妻，何必多禮。（轉面）小玉！

小玉：（京白）有！  
齊姜：（白）吩咐人馬車輛早作準備，明日早行，不得有誤。  
小玉：（京白）遵命！  
齊姜：（白）正是：要知春消息。  
重耳：（白）去作春遊人。  
（同下）

#### 第四場 從臣約聚

狐偃：（唱西皮原板）堪嘆晉國遭不幸，謀嗣奪嫡亂紛紛。太子被害喪了命，公子重耳應為君。君臣避禍數年整，復國之事常排心。

（白）下官，狐偃。晉國人氏，與文武多人，保定公子來到此地，實指望齊國的兵強國盛，齊侯又是一方霸主，若肯仗義援助，定能復國靖亂，重安社稷。不想齊侯一病身亡，他國久亂不已，本當與公子另投他邦，怎奈公子又在此處招親，日居深宮，君臣難得相見。因此約定子餘與武子等，在十里長亭相見，同往郊外，謀一良策。看天色不早，就此前往。

（唱西皮搖板）重耳仁德應為君，但願早日把功成。邁開大步往前奔，（圓場）不覺來到十里長亭。

（白）遠遠望見子餘等來也！  
（趙衰、魏雙、顛頡、先軫、介子推上）

狐偃：（白）子餘！你們都來了。

趙衰：（白）我等一步來遲，有勞國舅等候。

狐偃：（白）這倒無妨！

魏雙：（白）國舅相約我等，不知為了何事？

狐偃：（白）有一樁大事，要與列位相商，只怕此處來往行人甚多，不是講話之所。

先軫：（白）離此不遠，山坡之後，有一桑林，甚是幽靜，何不一同前往。

狐偃：（白）如此甚好，煩勞帶路。

先軫：（白）遵命！列位隨我來！  
（同下）

## 第五場 郊外行獵

(八女兵上，大邊站斜一子)

(小玉上，走邊，身段介)

小玉：(詩)紅粉女多嬌，刀槍武藝好。戎裝添撫媚，雙鬢不須描。

(京白)我！小玉。齊國公主駕前侍女的便是。只因公主要往郊外踏青射獵，因此率領衆女兵在此候駕，準備一同前往。衆女兵！

八女兵：(同白)有！

小玉：(京白)侍候了。

八女兵：(同白)遵命。

(同歸大邊)

重耳：(內唱西皮倒板)出城廓登陽關來到郊外。

(四宮女、二太監、二車夫、重耳、齊姜，乘車上)

齊姜：(唱西皮原板)沐春風迎曉日游日驕懷。

(小玉率八女兵施禮迎接介)

(同扯四門)

重耳：(唱西皮原板)遠山邈平野濶曲水映帶，

齊姜：(唱西皮原板)探群芳尋幽勝邈迤而來。

重耳：(唱西皮原板)桃綻蕊柳舒眉蜂戀蝶愛，

齊姜：(唱西皮原板)男耕女作紡織融睦和諧。

重耳：(唱西皮原板)觀不盡好春光令人喜愛，

齊姜：(唱西皮散板)再前往觀射獵更洽君懷。

(同下，原人連場上)

小玉：(京白)來到荒郊。

齊姜：吩咐撤下圍場。

小玉：(京白)衆女兵！撤下圍場。

(重耳、齊姜上高台，二車夫下)

齊姜：（白）小玉過來，吩咐下去，今日射獵，如有射獲十禽者，賞宮花一對，獲二十禽者，賞彩緞一疋，倘若打得珍禽異獸，另有重賞，不獲者定責不貸。

小玉：（京白）遵命！（轉向外）眾女兵聽著！公主有命，你等有獵獲十禽者，賞宮花一對，獲二十禽者，賞彩緞一疋，打得珍禽異獸，另有重賞，不獲者定責不貸。爾等定要人人奮勇，各顯其能。

（鹿形、虎形、兔形等上）

（小玉與眾女兵射獵介）

（檢場人持鳥形於下場門）

二宮女：（京白）小玉姐姐！這是甚麼鳥啊？如此可愛。

小玉：（京白）在哪裡？

二宮女：（京白）在那裡！

小玉：（京白）乃是一隻錦雉，待我射來，獻與公主。

（小玉挽弓射錦雉介）

（檢場人持鳥形下）

小玉：（京白）射中了沒有？

二宮女：（京白）帶箭而逃。

小玉：（京白）你等快去追趕。

二宮女：（京白）遵命。（下）

小玉：（京白）射獵已畢，請駕回宮。

（重耳、齊姜下高台）

重耳：（唱西皮散板）觀罷射獵心歡唱。

齊姜：（唱西皮散板）女流個個武藝強。

重耳：（唱西皮散板）吩咐車輛忙走上，

（二車夫上，重耳、齊姜同乘車）

齊姜：（唱西皮散板）踏花歸去馬蹄香。

（同下）



## 第六場 桑林聚議

(二宮女上)

宮女甲：(京白)眼見錦雉帶箭飛來，怎麼追到此處，就看不見了吶？

宮女乙：(京白)姐姐！你看那旁有一桑林，想必錦雉飛到裡面躲藏了起來，我們進去找找看去！

宮女甲：(京白)言之有禮，妹妹隨我來！

(二宮女進桑林介)

宮女乙：(京白)好大的一片桑林啊！

宮女甲：(京白)妹妹，你我分頭尋找。

(二宮女分兩邊尋找介，仍歸台口)

宮女乙：(京白)姐姐！怎麼找尋不到啊？

宮女甲：(京白)是啊！我也未曾看到，要是找不到的話，只怕小玉姐姐是要見怪的呀！

宮女乙：(京白)這可怎麼好啊？

(二宮女著急介)

狐 偃：(內白)先將軍！好大的一片桑林。

宮女乙：(京白)姐姐！你聽到沒有，那旁有人來啦！

宮女甲：(京白)甚麼人到此，這曠野荒郊，可多有不便，咱們只好先躲上一躲吧！

宮女乙：(京白)只好如此了。

(二宮女虛下)

先 軫：(內白)諸位！隨我來！

(先軫、介子推、顛頤、魏雙、趙衰、狐偃上)

狐 偃：(白)看此處樹木深深，正是講話之所。

先 軫：(白)那旁有一土台，國舅與子餘請坐。

狐 偃：(白)列位呢？

先 軫：(白)我等無妨站立。

狐 偃：(白)怎好如此？

先 軫：(白)國舅何必計較，一同商議大事要緊。

狐 偃：（白）既是將軍如此言講，子餘！你我只好告坐了吧！

魏 雙：（白）狐偃、趙衰同坐，魏雙、顛頤、先軫、介子推分立！

狐 偃：（白）列位大人！我等不辭千辛萬苦，跟隨公子來到齊國，卻是為何？

魏 雙：（白）國舅怎麼問起此話來了，想你我乃是為了借兵復國，重返絳都，掃平禍亂，扶保公子登基，才往齊國而來。

狐 偃：（白）老將軍念念不忘復國，一片丹心，令人敬佩！只是如今齊國不同往日，借兵之計，是難以如願的了。

魏 雙：（白）依某看來，復國之事，何必依靠他人，以公子的仁德，國舅與子餘的韜略，顛將軍與先將軍的武藝超群。老夫不才，也還上山打得猛虎，下海擒得蛟龍，只要重回國土，那些舊日的臣民，怕不望風而歸。如有不明是非者，那怕他是銅頭金鋼，鐵臂羅漢，老夫也要叫他落得個逆夫而亡。

狐 偃：（白）老將軍所見雖然不差，只是公子日居深宮，君臣不能相見，如何是好？

魏 雙：（白）正是！不知老將可有高見？

魏 雙：（白）談到這個麼，我就無有主意了。

狐 偃：（白）子餘有何良策？

趙 衰：（白）看來只有設計誑駕，不知國舅意下如何？

狐 偃：（白）請問計將安出？

趙 衰：（白）趁此春暖花開，國舅明日進宮，以約請公子郊外射獵為名，想來斷無推辭之理，只要公子應允，君臣自然相見。

介子推：（白）只怕夫人得知，她乃婦道人家，為了夫妻之情，定然攔阻。

趙 衰：（白）全仗國舅相機而行，此事必須瞞過夫人才好。

魏 雙：（白）只要你們能把公子請了出來，甞上車輦，由老夫執轡駕御，給他一個快馬加鞭，離開齊國這個地方，不就結了嗎？

趙 衰：（白）還是老將軍乾脆。

魏 雙：（白）乾脆倒是乾脆，要到甚麼地方去，可得事先說個明白。

趙 衰：（白）此事還須國舅作主。

狐 偃：（白）依我看來，非秦即楚，方為上策。

魏雙：（白）非秦即楚？不是回晉國？啊！這算不了甚麼上策。

介子推：（白）老將軍不必爭論，只要請出公子，那時再作商議，也還不遲。

魏雙：（白）好！這倒使得。

狐偃：（白）計議已定，明日照計而行。

（狐偃、趙衰起坐）

狐偃：（唱西皮搖板）今日計議在桑林，他年俱是開國臣，列位歸去要謹慎。

趙、魏、顛、先、介：（同接唱）莫把機關洩與人。

（同下）

（二宮女上）

宮女甲：（京白）妹妹！妳聽到了沒有？

宮女乙：（白）聽到甚麼？

宮女甲：（京白）剛才那個甚麼國舅，要明天進宮去，誑騙公子前來踏青射獵，然後由那個大嗓門，說話哇哩哇

啦的，叫甚麼來著？老……老叫驢？

宮女乙：（京白）哎！人家是老將軍，甚麼老叫驢哪！你亂講甚麼呀？

宮女甲：（京白）噢！對了！那個老將軍與公子駕車，他們就要另投他國去啦！

宮女乙：（京白）他們另投他國，不另投他國，這管妳甚麼事啊？

宮女甲：（京白）他們要是帶領公子另投他邦而去，豈不是拋下了我們公主，使他們鴛鴦分散了嗎？

宮女乙：（京白）姐姐！依我看來，妳也許不是怕他們鴛鴦分散吧！

宮女甲：（京白）照妳這麼一說，姐姐我怕甚麼呀？

宮女乙：（京白）只怕是姐姐妳，捨不得公子走吧！

宮女甲：（京白）胡說。

（宮女甲要打宮女乙，乙躲介）

宮女乙：（京白）好了！姐姐！我是跟你開玩笑的呀！咱們說正經的吧！這些人大老遠的躲到這裡來私下聚議，

分明是怕公主知道了，會不放公子走。咱們要是未曾聽見，還則罷了，既然聽見了，就該快點兒回去，

報與公主知道，好讓她早點兒拿個主意才好。

宮女甲：（京白）這樣我們雖然未曾替小玉姐姐找到那頭錦雉，總也算有個交代了。走！

（同下）

## 第七場 侍女報信

(小玉上)

小玉：(京白)這兩個丫頭，真不會辦事，我命她二人，前去尋找錦雉，不管找到找不到，也該回來啦！這天都黑了，要是公主問了起來，我可說甚麼好哇！

(二宮女上)

宮女甲：(京白)忙將桑林事，

宮女乙：(京白)報與公主知。

(進門介)

二宮女：(同白)見過小玉姐姐。

小玉：(京白)你們倆人，可回來啦！錦雉可曾找到？

宮女甲：(京白)錦雉雖然未曾找到，倒替公主打聽得一件大事來了。

小玉：(京白)甚麼事情啊？這麼大驚小怪的？

宮女甲：(京白)這件事情可大啦？事不宜遲，即刻就要稟報公主知道才好。

小玉：(京白)喲！真有這麼要緊嗎？我這就將公主給請了出來，你們要是輕事重報，可當心公主他的脾氣。

宮女甲：(京白)小玉姐姐！不會的，您放心好了。

小玉：(轉向內，白)有請公主！

(齊姜上)

齊姜：(唸)歡樂苦日短，披衣覺露寒。(外場坐，白)小玉！何事？

二宮女：(同白)叩見公主！(下跪)婢子等有事稟報！

齊姜：(白)罷了！所報何事？

宮女甲：(京白)我二人奉了小玉姐姐之命，前去尋找錦雉，行至一片桑林之內，聽到一樁機密大事，特來告稟。

齊姜：(白)有何機密大事，快些講來。

宮女甲：(京白)婢子等在桑林中，看見幾位與公子同來的晉國臣子，由狐國舅為首，正在一同商議，要明天進

宮，誑騙公子去往郊外射獵，就此投奔他國而去，非秦即楚，不辭而別。

齊姜：(白)卻是為何？

宮女甲：（京白）是狐國舅言道，怕公子貪戀夫妻之情，忘記了復國的大事，因此定下此計。

齊姜：（白）你們聽得明白？

二宮女：（同白）婢子們聽得明白。

齊姜：（白）絕無差錯？

二宮女：（同白）婢子們不敢胡言亂語，公主若是不信，狐國舅明天就要進宮來啦！

齊姜：（白）我知道了，妳們退下。

二宮女：（同白）謝公主。（叩首，同下）

小玉：（京白）真沒想到，會有這種事情。

齊姜：（白）想我齊姜，得配公子，實指望白頭偕老，恩愛長久，未料到平地風波，眼見得浪打鴛鴦……

小玉：（京白）這件事情，依我小玉看來，只要不讓公子他知道，也就沒事了。明天那位狐國舅要是真來了的

話，交給小玉我打發他，也就是了。

齊姜：（唸）金枝玉葉女，三從四德長。深閨十八載，得配如意郎。一朝傷離別，令人痛斷腸……喂呀……（

哭泣介）

小玉：（京白）公主！好在這件事情，公子他還不知道，就照我小玉的意思辦得啦！公主您何必傷心呢？

齊姜：（白）小玉呀！

（唱西皮散板）我本當留得公子在。

小玉：（京白）對呀！咱們應該留住了公子，可不能讓他走啊。

齊姜：（唱西皮散板）豈不誤了他的大事情。

小玉：（京白）公子他，在這裡招了親，成了家，日子過得舒舒服服，也就夠了！還管甚麼大事情不事情哪

！真是有福不知道享。

齊姜：（唱西皮散板）我有心不留公子在。

小玉：（京白）公主！您說這話，是真的呀！還是假的呀？

齊姜：（唱西皮散板）怎捨得浪打鴛鴦兩離分。

小玉：（京白）哎喲！留也不好，不留也不好，可該怎麼辦呀？

齊姜：（起坐，唱西皮散板）思前想後我的心意不定。

小玉：（京白）公主！好歹您總得拿個主意才是啊。

齊姜：（唱西皮散板）等明日見狐國舅問原因。（下）

小玉：（京白）常言說的好，為人莫作女兒身，一生苦樂由他人。看這個樣子，我小玉還是拿定主意，不嫁人

的好。(下)

## 第八場 狐偃進宮

(狐偃上)

狐偃：(唱西皮搖板)昨日裡在桑林計議停當，誑公子去射獵另投他邦。我這裡急急忙忙進宮而往。(圓場介)

(見公子巧言語要不露行藏。)

(白)來此已是宮門，待我叩環。

(狐偃叩宮門介)

(二宮女上)

二宮女：(同白)何人叩環？

狐偃：(白)老臣狐偃，求見公子。

二宮女：(白)候著。(轉向內)有請小玉姐姐。

(小玉上)

小玉：(京白)甚麼事啊？

二宮女：(同白)狐國舅進宮求見。

小玉：(京白)他可真來啦！你們且退下。

二宮女：(同白)是！(同下)

小玉：(京白)有請公主。

(齊姜上)

齊姜：(唱西皮搖板)復國本是男兒志，怎奈難捨夫妻情。(外場坐，白)小玉！何事？

小玉：(京白)狐國舅現在宮門求見。

齊姜：(白)他果然來了，要他前來見我。

小玉：(京白)是。(轉向內)公主有命，狐國舅進宮。

狐偃：(白)啊！(遲疑介)怎麼是公主有命唉……(背供)咳！管他公主也罷，公子也罷，我只是有向前，

那有後退之禮。(拿定主意介)臣！領旨！(進門，施禮介)老臣狐偃，參見夫人。(欲下跪)

齊姜：(白)國舅免禮。

狐偃：(白)謝夫人！

齊姜：（白）一旁坐下。

狐偃：（白）臣告坐。（坐大邊）

齊姜：（白）國舅許久未曾進宮，今日進宮為了何事？

狐偃：（白）一來與公子、夫人問安，二來趁此春暖花開，前來約請公子，去郊外踏青射獵。

齊姜：（白）難得國舅有此雅興。

狐偃：（白）非是老臣有此雅興，皆因公子幼年之時，慣喜馳車驟馬，伐狐擊兔。如今久居深宮，未曾出獵，

恐其身體倦怠，特來奉請。

齊姜：（白）原來如此，但不知此番射獵，是往秦國呢？還是楚國啊？

狐偃：（白）失驚介，白）射獵而已，何至如此之遠。

齊姜：（白）乃是有人這般言講。

狐偃：（白）是何人言講？

齊姜：（白）此乃國舅你的策劃，怎麼你倒忘懷了？

狐偃：（白）（背供）哎呀！怎麼他知道了哇！

齊姜：（白）是國舅你看公子日居深宮，怕他久戀夫妻之情，誤了復國的大事。因此你與衆卿聚議桑林，以

約請公子踏青射獵為名，準備另投他邦，不辭而行，要拆散我夫妻數載的恩情。狐國舅……你道是與不

是？

狐偃：（白）這……這……夫人……

齊姜：（白）只是可惜呀！可惜！

狐偃：（白）夫人！可惜甚麼？（起坐介）

齊姜：（白）可惜你偌大的年紀，做事是這般的疏忽大意，你等只顧在桑林之內紛紛議論，卻不料有人在林內

聽得明明白白。回宮奏知兄王，我兄王聞言冲冲大怒，已將公子囚禁天牢。國舅你乃為首主謀之人，該

當何罪？

狐偃：（跌坐介）夫人！此……話當真？

齊姜：（白）信與不信，但憑與你。

狐偃：（起坐，白）不，不……不好代！

（唱西皮小倒板）聽一言來著了慌，

（接唱散板）走漏機關惹禍殃。只道桑林無人往，那知林外有人藏。大錯鑄成難料想，（跪下介）望求夫人作主張。

齊姜：(白)國舅！你這是為何？

狐偃：(白)望求夫人，快快搭救公子要緊。

齊姜：(白)若不是你出的好主意，那有這等事情？

狐偃：(白)是！是！都是老臣的不好，還請夫人息怒。

齊姜：(白)國舅請起，有話坐下講。

狐偃：(白)是……是！(重歸坐)

齊姜：(白)只恐我救出公子，國舅就要與他遠走高飛，我夫妻仍然難以團聚。

狐偃：(白)哎呀！夫人哪！妳有所不知，想公子來到貴國，並非為了避難招親而已，乃胸懷大志，待機復國，重定江山。雖與夫人恩愛非常，乃夫妻之情，大丈夫當以國事為重，豈可久戀私情，蹉跎光陰。夫人

妳乃賢德之人，要再思啊再想。

齊姜：(白)呀！

(唱二六)聽此言不由我心中暗想，狐國舅他本是保國的忠良。歷憂患秉忠心艱苦備嘗，每日裡為江山費盡思量。我若是捨不下兒女心腸，他君臣何日裡得回故鄉。

(轉流水)罷！罷！罷！走上前把笑臉陪上，(儉社介，狐偃還揖不明白介)尊一聲國舅聽端詳，我將公子交與你，大事全憑你主張，但願得遂復國願。

(轉散板)莫忘了我這裡望穿秋水，哭斷了肝腸。(哭介)喂呀……

狐偃：(白)夫人！怎麼越說我越不明白了哇？

小玉：(京白)國舅！公主先前所講，乃是一時的氣話，這件事情，公子他還不知道哪！

狐偃：(白)公子現在何處？

小玉：(京白)現在後宮。

狐偃：(白)未曾打入天牢？

小玉：(京白)國舅！這言來語去的，敢情你還沒聽明白啊？

狐偃：(白)哎呀！姑娘，我老糊塗了哇！妳快快對我實說了吧！

小玉：(京白)這件事情，自從昨天晚上宮娥來報，公主她就思前想後，一直的拿不定主意。方才他已經說了，情願把公子交付與你，一切但憑國舅作主。往後你與公子，可萬萬不能忘記我們公主這……一番的好意呀……(拭淚介)

狐偃：(白)哦！

(唱西皮搖板)聽罷言來才知情，如此的賢德實可欽。走上前來禮恭敬，(施禮，夾白)夫人哪！



(接唱流水) 尊一聲夫人聽我云：多蒙你慷慨明大義，多蒙你割捨恩愛情。君臣得遂復國願，到那時龍車鳳輦前來奉迎。

齊姜：(唱西皮搖板) 國舅一言如九鼎，不枉我今日一片心。還望言來果有信，莫教我作了斷腸人。

狐偃：(白) 夫人請放寬心，莫說老臣言必有信，就是公子也忘不了夫人的賢德。只是君臣一旦歸國，執掌江山，自有老臣作主，備下龍車鳳輦，前來迎接夫人，那時夫人就是一國之母。今日一別，後會有期。如今話已講明，快快請出公子相見。

齊姜：(白) 且慢！請出公子不難，萬一他當真貪戀夫妻之情，不聽國舅之言，你有何良策？

狐偃：(白) 那就請他去往郊外射獵，照計而行。

齊姜：(白) 我與公子昨日郊外射獵方回，你今此計是行不通的了。

狐偃：(白) 這……這便如何是好……

(齊姜、狐偃著急尋思介)

齊姜：(白) 我倒有一計在此。

狐偃：(白) 夫人有何妙計？

齊姜：(白) 不如今晚，我在宮中備下酒筵，試探於他，倘若公子不允，我使用酒將他灌醉，今夜三更將他交付與你，任憑國舅你照計行事，你看好是好不好？

狐偃：(白) 真乃賢德的夫人，請上受我一拜。(下跪介)

齊姜：(白) 快快請起，事不宜遲，我與小玉去至後宮安排，國舅你也速速出宮準備去吧！切莫忘了。今夜三更，前來宮前等候消息。

狐偃：(白) 今晚三更，記下了！

(唱西皮搖板) 辭別夫人出宮門。(施禮，出門介)

(小玉、齊姜下)

狐偃：(接唱西皮搖板) 不由狐偃笑盈盈，適才難辨假和真，嚇得我三魂少二魂。忙中有錯亂方寸，鬚眉倒不如女釵裙。面帶羞愧心頭喜，方知夫人有才能。(笑介) 呵！哈！哈！哈！……(下)

## 第九場 設宴行計

(重耳上)

重耳：(唱西皮搖板) 昨日裡親射獵飽覽美景，勾起了無限的鄉思之情。(外場坐)

(小玉引齊姜上)

齊姜：(唱西皮搖板)整日裡將大事安排已定，見公子還須要相機而行。(進門)  
重耳：(白)夫人來了，請坐。

(分坐介)

重耳：(白)啊！夫人！昨日郊外之行，甚快吾意，都是夫人安排得好。

齊姜：(白)能洽君懷，妾身尚未枉費心機。

重耳：(白)但不知今夜良宵，夫人有何安排？

齊姜：(白)昨日打來許多野禽美味，俱都烹調已畢，今宵安排夜宴，與君同飲。

重耳：(白)哎呀呀！夫人妳忒意的費心了。

齊姜：(白)今日之宴，不同往日，少時妾身有肺腑之言，要掏誠相告。

重耳：(白)夫人有話，何不早些講來，少時也好開懷暢飲。

齊姜：(白)既然如此，你且聽了！

(唱二黃原板)與君結褵有數載，夫妻恩愛難分開。你本龍行離了海，應却歷難到此來。朝歌暮樂難自在，復國之事常掛懷。但願良謀早安排，有志竟成莫依賴，韶光易逝青春難在，逸豫亡身空悲哀。

重耳：(白)夫人怎麼說起此話來了！(離坐至台口，背供介)想我與夫人恩愛數載，她從未說過此話，今日莫非奉了他兄王之命，前來試探與我。我若說出真情實話，只恐她婦道人家不明利害，一旦洩漏，後果堪憂。我啊！還是不說實話的好。(重歸坐)啊！夫人！想人生不過百年，能夠歡樂度日，也就夠了，何必多求。我有一言，夫人聽了！

(唱二黃原板)與卿結褵有數載，夫妻恩愛難分開。重耳時蹇命運敗，離鄉背井到此來。韶光易逝青春難在，復國之事早丟開。而今只談恩和愛，不爭江山免惹禍災。

齊姜：(白)聽你之言，當真無有復國之意的了麼？

重耳：(白)當真無有復國之意的了麼？

齊姜：(白)果然無有復國之意的了麼？

重耳：(白)適才卑人也曾言講，人生行樂而已，何必多求。況且與夫人數載恩愛，何忍別離！

齊姜：(白)也罷，既然公子不肯別離，乃妾身之幸也。小玉！

小玉：(京白)有。

齊姜：(白)吩咐宮娥們，酒筵擺下。

小玉：(京白)遵命。(至台口)宮娥們，酒筵擺下。(四宮女上，擺筵畢，分站)

(小玉斟酒介)

齊姜：(白)今晚設宴，本意與公子共話別離，不想公子情深意重，不願分離，此宴可名永慶團圓。

重耳：(白)永慶團圓，夫人說得好。請！

(同飲酒，齊姜暗將酒潑地上介)

重耳：(唱四平調)夫人只管放寬心，重耳豈是薄倖人。飲酒且說知心話，春宵一刻值千金。啊啊啊，值千金。

(同飲酒，齊姜暗將酒潑地上介)

齊姜：(唱四平調)感君之情銘在心，今朝才知相愛深。非是妾身無情義，怕的是落得不賢名。啊啊啊，不賢名。

重耳：(唱四平調)只要妳心似我心，是非之論由他人。今宵有酒今宵醉，誤人二字是功名。啊啊啊，是功名。

齊姜：(唱四平調)君心妾心兩相印，勝過海誓與山盟。相期百年同偕老，恩愛相伴永不分。啊啊啊，永不分。

重耳：(白)夫人此言，方合我意，來，來，來，同飲一杯。

(同飲酒，齊姜暗將酒潑地上介)

齊姜：(白)今宵之宴，既名永慶團圓，妾身有意命宮娥們歌舞一番，聊以助興，不知公子意下如何？

重耳：(白)如此甚好。小玉！快命她們歌舞上來！

小玉：(京白)是。宮娥們！

衆宮女：(同應)有。

小玉：(京白)快快歌舞上來。

(衆宮女歌舞介：舞者人數由演者酌定，若限於時間可免去)

重耳：(笑介)啊！哈！哈！……

齊姜：(白)公子如此開懷，妾身還要把敬一杯。

重耳：(白)夫人敬酒，如何敢當。

齊姜：(斟酒上，白)這一杯酒，願公子身體康健。

重耳：(白)好！好！(飲酒介)

齊姜：(斟酒介，白)這二杯酒，祝你我夫妻恩愛久長。

重耳：(白)恩愛久長！嗯……好！好！(飲酒介)

齊姜：(斟酒介，白)這三杯麼……

重耳：(白)哎呀！夫人！卑人不勝酒力的了。

齊姜：(白)這三杯酒麼，你我夫妻恩愛數載，妾身倘有得罪之處，看在夫妻份上，你……就擔待了吧！

重耳：(白)你我夫妻，何言得罪二字。我本當不飲，又恐夫人著惱。咳！(飲酒介)唔……(醉介)

齊姜：(白)公子！怎麼樣了？

重耳：(白)醉了！……唔……

齊姜：(白)快到後面安歇了吧！

重耳：(白)來，攙扶了。

(眾宮女扶重耳下)

齊姜：(白)小玉！公子已然酒醉，快去告知國舅，速速進宮，照計行事。

小玉：(白)遵命！

齊姜：(白)小心了。

(小玉下)

齊姜：(白)看來大事已定，我且至後面等候國舅前來便了。

(唱二黃搖板)費盡計謀為離分，有情反作了無情人。但願公子有福分，齊姜後世也留名。(下)

## 第十場 黃夜離齊

(顛頭上，推車赴行介)

顛頭：(唸撲燈蛾)桑林計議定，計議定。全仗俺把功成，把功成。驅車且把宮廷進，矇矓夜色要小心。(魏

雙上)

魏雙：(唸撲燈蛾)桑林計議定，計議定。且助他把功成，把功成。一路同把宮廷進，迎接公子要小心。(狐

偃上)

狐偃：(白)二位將軍來了。

顛、魏：(同白)來了。

狐偃：(白)好！隨我進宮。

(三人編辮子，下)

(魏雙上，兩邊望介，擊掌。顏頡推車載重耳上，狐偃隨上，同下)

(趙衰、先軫、介子推過場下)

(魏雙上，顏頡，推車載重耳上，介子推、先軫、趙衰、狐偃隨上，同圓場。除狐偃外，衆先下)

狐偃：(唱西皮快板)公子當為中興王，豈可常居溫柔鄉。雖然是公主見識廣，只怕齊王無主張。連夜脫身為上，列國搬兵走一場。(下)

## 第十一場 狼狽為奸

(呂省、卻芮上)

呂省：(白)量小非君子，

卻芮：(白)無毒不丈夫。

呂省：(白)下官，呂省。

卻芮：(白)卻芮。

呂省：(白)我二人自保定主公登基以來，那些舊時的老臣，無不視我二人，如同眼中之釘，肉中之刺。不將他們一個拿問治罪，難消這心頭之恨。卻大夫！你有什么良策？

卻芮：(白)正為此事而來，少時上殿，我自自道理。看香煙繚繞，主公臨朝，你我兩廂伺候。

(同下)

(四太監、二大太監、晉懷公上，歸大座。呂省、卻芮上)

呂省：(白)要除心腹患，

卻芮：(白)上卑把本參。

(同上殿)

呂、卻：(同白)臣等見駕，主公千歲。

晉懷公：(白)平身。

呂、卻：(同白)千歲。

晉懷公：(白)二位卿家！孤登基也有這麼些日子啦！這滿朝文武，與全國的百姓，俱都不服，二位卿家，有何良策。

呂省：(白)人心不服，俱是為了重耳之故。

晉懷公：（白）說的是啊！重耳一日不滅，孤的江山便一日不穩。

卻芮：（白）今日臣等上殿，有一樁機密大事，要啓奏主公。

晉懷公：（白）既有機密大事，快快奏來。

卻芮：（白）啓奏主公，今有一家大臣，與重耳暗中勾結，私相來往，有背叛主公之意。

晉懷公：（白）何人大胆？

卻芮：（白）就是護國上卿樂枝。

晉懷公：（白）樂枝？他怎麼樣？

卻芮：（白）派他兒子樂盾，將老國舅被斬之事，前去告知重耳與狐偃，分明要他前來向主公與師問罪，因此不敢不奏。

晉懷公：（白）啊！好個樂枝，竟敢背叛與我。快快宣他上殿，待孤親自問話。

卻芮：（白）遵旨。（轉至台口）主公有旨，樂枝上殿哪！

樂枝：（內白）領旨。

（上，唱流水）在朝房忽聽一聲宣，來了樂枝將魁元。站立在殿階用目看，又只見銀安殿站定了呂省卻芮兩個無耻狗奸讒。莫不是狼狽為奸將我算，莫不是走漏了消息起禍端。生死由命就我放大了胆，（上殿介，接唱散板）參王駕來問王安。

（白）臣樂枝見駕，主公千歲。

晉懷公：（白）平身。

樂枝：（白）千歲。宣臣上殿，有何國事議論。

晉懷公：（白）好你個護國上卿啊！你與重耳暗中勾結，私相來往，可是真的？

樂枝：（白）並無此事，主公明察！

晉懷公：（白）現有對證在此，你休想抵賴。

卻芮：（白）請問老將軍，你兒子樂盾，他往那裡去了？

樂枝：（白）我兒他……

卻芮：（白）臣啓主公，前些日子老國舅狐突，不奉詔令，主公將他問斬，樂老將軍當殿保本，主公未准。他回到家去，就打發他的兒子去給重耳狐偃通風報信去了。背主私交，分明不懷好意，還望主公定奪。

樂枝：（白）只因邊關軍情緊急，老臣差遣我兒前去打探軍情去了。

晉懷公：（白）邊關有何軍情，孤王我怎麼一點都不知道啊！

呂省：（白）樂枝當面欺君，主公不可聽信其言。

晉懷公：（白）著啊！你明明是抵賴不過，滿口胡言……呂、卻二卿！

呂、卻：（同白）在！

晉懷公：（白）樂枝與重耳私相往來，該當何罪？

呂、卻：（同白）身為大臣，心懷二意，就該問斬。

晉懷公：（白）樂枝！孤若不殺你，恐留後患。來！將樂枝推出斬了。

（二武士上，拿住樂枝介）

樂枝：（白）好奸賊！

（唱西皮散板）開口大罵狗奸黨，巧言花語惑君王。老夫今日遭毒手，諒爾的性命也難久長。

（二武士推樂枝下）

（士會、梁絲靡、韓簡上）

士、梁、韓：（同白）刀下留人。

士會：（白）主公不知為了何故，要殺樂老將軍，我等速速上殿保本要緊。

梁、韓：（同白）全仗大司空能挽回主公心意。

士會：（白）隨我來。

（同上殿）

士、梁、韓：（同白）臣等見駕，主公千歲。

晉懷公：（白）卿等上殿，有何本奏？

士會：（白）樂老將軍身犯何罪，主公將他問斬。

晉懷公：（白）他與重耳私下來往，有背叛孤王之意，因此將他問斬。

士會：（白）他與重耳私下來往，可有證憑。

晉懷公：（白）乃是呂、卻二位大夫當殿所奏。

士、梁、韓：（同白）無有證憑，還望主公詳察，休要誤殺忠良之臣日。

晉懷公：（白）既然三位卿家保奏，孤王開恩，饒樂枝暫且不死。限他七天，帶他兒子上殿面君，七天不到，定

當斬首。你等下殿去吧！

士、梁、韓：（同白）謝主公。

（同至台口）

士會：（白）咳！奸賊心腸狠。

梁、韓：（白）忠良命難全。

(士會、梁絲靡、韓簡下)

(黃門官上)

黃門官：(白)忙將軍情事，奏與主公知。(上殿)啓奏主公，現有邊關差人送來緊急軍情，主公龍目御覽。

晉懷公：(白)呈上來，你且退下。

黃門官：(白)遵旨。(下)

晉懷公：(白)邊關有何軍情，待孤拆書一觀。(牌子)哎呀！不……好了！原來是重耳借來了秦國大軍，渡過黃河。斬了大將鄧惛，帶領人馬一路殺奔絳州而來。這……如何是好！我的媽咧……

呂省：(白)主公不必驚慌，自古兵來將擋。

晉懷公：(白)好吧！就兵來將擋吧！如今這滿朝文武，不用說都是心向著重耳的，只有你二人才是孤王的心腹之人，派別人去我都不放心，如今就派呂愛卿以為正帥，卻愛卿以為副帥，帶領人馬速速前去迎敵。得勝回來，重重有賞。

卻芮：(白)啓奏我主，微臣只會隨王伴駕，對臨陣交鋒之事，全然不曉。

晉懷公：(白)我看哪！你就不用客氣了，這趟差事，非你二人不可。快快領旨下殿了吧！

呂省：(白)遵旨。

晉懷公：(白)退班。

(晉懷公下，衆太監分下)

呂省：(白)主公旨意下。

卻芮：(白)我看哪！腦袋要搬家。

呂省：(白)噯！上陣動殺伐。

卻芮：(白)上陣動殺伐？這可是你說的啊，到時候你去，我可不去。(下)

呂省：(白)嘿！(隨下)

## 第十二場 誤投網羅

(樂盾上，趙馬介)

樂盾：(白)俺！樂盾。奉了爹爹之命，去往齊國，打聽公子的下落，不想俺到了齊國都城，公子已另投他邦而去，萬般無奈，只好原路而回。行至此處，聞聽衆百姓紛紛言講，公子已借來秦國大軍，渡過黃河，斬了令狐守將鄧惛，人馬一路東行，我不便迎上前去便了。(圓場介)看前面塵土飛揚，來了許多人馬



，不知何人為將，待我閃躲一旁看個明白便了。

（四龍套、四下手、二副將、呂省、卻芮上）

呂省：（白）此番降旨前去與重耳交戰，你有何破敵之策？

卻芮：（白）這種事情啊！我可一點主意也沒有，再者說，你是正帥，我不過是副帥，你身先士卒勇往直前。那是義不容辭。我替你管管銀錢，發發糧草，倒還可以，談到別的，我是完全不成。

呂省：（白）一路探馬報到，重耳破了令狐，桑泉一帶，望風而降，依某之見，不如屯兵盧柳，觀其動靜。

卻芮：（白）這倒是好主意，就這麼辦！

呂省：（白）看天色尚早，吩咐人馬慢慢而行，前往盧柳去者。

（衆繞場介）

樂盾：（白）看將領之人，分明是呂省與卻芮兩個奸臣，待我上前問個明白，若是前去與公子交戰，我何不將計就談隨同前往，我就是這個主意。唉！

（人馬停止介）

呂省：（白）人馬為何不行？

衆龍套：有人擋路。

呂省：（白）何人擋路？抓來見我。

（一下手推樂盾上前）

呂省：（白）你是何人？竟敢攔阻大軍，該當何罪？

樂盾：（白）小侄樂盾，見過二位叔父。

呂省：（白）你是樂盾，正要拿你，與我綁了。

（二下手與樂盾上綁介）

樂盾：（白）為何將小侄拿下？

卻芮：（白）你爸爸派你去私通重耳，父子為奸，主公已經降下罪來，正在到處捉拿與你。沒想到，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獄無門自來投！小子！你總算明白了吧！

樂盾：（白）俺乃到處打探軍情，並無私通重耳之事。

卻芮：（白）好小子！跟你爸爸是一個樣子，都是嘴皮子硬。

呂省：（白）那有工夫與他多口，押了下去。

（二下手推樂盾下）

卻芮：（白）元帥！咱們雖然未必戰得過重耳，可是對於樂盾這個娃娃，乃是手到擒來。這一來是元帥的虎威

，二來嘛有句老話……

呂省：（白）怎麼講？

卻芮：（白）老太太吃柿子，儘揀軟的拿。

呂省：（白）取笑了！催軍！

卻芮：（白）催軍！

（同下）

## 第十三場 重耳回軍

重耳：（四龍套、四上手、介子推、先軫、顛頡、魏犢、趙衰、狐偃、重耳上）

（唱二六）歷曹國謁宋君憚盡勞心，在九邦享九獻允助功成。秦穆公相迎我情殷禮盡，九龍山行餞別遣將發兵。渡黃河斬鄧愾旗開得勝，喜的是眾百姓夾道相迎。軍威浩士氣振民心歸順，過桑泉奔曲沃指日收京。

（白）人馬一路行來，不知此處是何地界？

趙衰：（白）前面不遠，乃是盧柳城。

重耳：（白）可有人馬防守？

趙衰：（白）且聽探馬一報。

（探子上）

探子：（白）報！前面盧柳城，有絳州發來人馬，呂省、卻芮二人為將，阻住我軍去路。

重耳：（白）再探。

探子：（白）得令。（下）

重耳：（白）那位將軍願當先破敵，攻打盧柳城，生擒呂省、卻芮來見。

魏犢：（白）俺魏犢不才，願當此任。

重耳：（白）老將軍此去，須要小心。

魏犢：（白）老臣雖無萬夫不當之勇，也不把呂省、卻芮兩個奸賊放在心上。

重耳：（白）還有那位將軍，隨同老將軍前往，立此功勞？

先軫：（白）末將願往。

重耳：（白）二位將軍領軍先行，孤統領大軍隨後接應。

魏、先：（同白）得令！（同下）  
重耳：（白）衆將官！（衆應介）起兵前往。  
（繞場同下）

#### 第十四場 盧柳鑿兵

郤芮：（白）元帥！我這無緣無故的心驚肉跳，想必有甚麼大禍臨頭吧！

呂省：（白）心驚肉跳，乃偶然之故耳。

郤芮：（白）但願能平安無事才好。

（探子上）

探子：（白）報！來將討戰。

呂省：（白）再探。

探子：（白）得令！（下）

呂省：（白）既有來將討戰，少不得會他一陣。

郤芮：（白）你去迎敵，待我與你看守大營。願你旗開得勝，馬到成功。咱們回頭見！（下）

呂省：（白）帶馬迎敵者。

（呂省上馬，與龍套、下手、二副將同下）

（四下手、魏雙、先軫上）

（四下手、呂省上，出城，會陣）

（四下手、四下手、二副將、先軫下）

（魏雙、呂省起打，呂敗下，魏追下）

（二副將、先軫上，起打，二副將敗下，先軫追下）

（呂省等原人上，進城，下）

（郤芮上，呂省等原人上）

郤芮：（白）元帥今日出戰，勝負如何？

呂省：（白）敵不過魏犇老兒，大敗而回。

郤芮：（白）這勝敗乃兵家之常事，在下倒有一計在此。

呂省：（白）有何妙計？

卻芮：（白）我要是不說，你也許給忘了，咱們在路途之上，不是把樂盾那小子給捉住了嗎？有道是老子英雄兒好漢，想必他也會兩下子，不如把他給放了出來，拿話哄哄他，教他去替咱們抵擋一陣，你看好是不好？

呂省：（白）只怕樂盾不肯應允！

卻芮：（白）全交給我了！

呂省：（白）快將樂盾帶上帳來。（二下手應聲下）少時樂盾到來，全仗賢弟說動於他。

卻芮：（白）沒問題，瞧我的吧！

卻芮：（白）元帥叫你們去把樂小將軍給請了出來，誰教你們給綁了起來！真不會辦事！（替樂盾鬆綁介）小將軍！受驚了！

樂盾：（白）請問二位叔父，這算何意呢？

卻芮：（白）老賢侄！敢情你還不知道，只因主公已經查明，你父子二人並無私通重耳之事，前些日子是誤聽人言，如今真相大白，哪能冤枉好人呢！

樂盾：（白）不知是那個王八旦、龜孫子，在主公面前胡言亂語，陷害我家父子。

呂省：（怒介）唔……

卻芮：（白）噯！那個說壞話的嘛，他一定不是好人。

樂盾：（白）我父如今怎麼樣了？

卻芮：（白）仍然在朝為官，隨王伴駕。

樂盾：（白）將俺放出，意欲何為？

卻芮：（白）我說老賢侄，你父子不但冤情大白，現在立功的機會也來啦！只因重耳借來秦國人馬，渡過黃河，斬了鄧惛，大軍一路而來。因此將賢侄請來，憑你這少年英雄，一身的本領，若能將重耳戰敗，乃是大功一件哪！

樂盾：（明白介，白）聽你之言，莫非俺出馬？

卻芮：（白）立功報國，機會難得啊！

樂盾：（白）要俺出馬，倒也不難，但有一件。

卻芮：（白）是那一件？

樂盾：（白）俺要單槍匹馬，前去迎敵，得勝回來，不可有人分了俺的功勞。

卻 芮：(白)我當甚麼事情哩！原來你要單槍匹馬前去迎敵，那有何難呢？就照你說的辦。看今日天色已晚，來日交鋒。賢侄！你早早的歇息去吧！

樂 盾：(白)告辭了。(下)

呂 省：(白)賢弟！這樣的安排，我有些放心不下。

卻 芮：(白)這裡頭的學問可大啦，樂盾此去，倘若陣前喪命，咱們算是借刀殺人。他要是得勝而回，這場功勞，還不等於你我兩人的嗎？

呂 省：(白)他若投奔重耳，如何是好？

卻 芮：(白)他若投奔重耳啊！對咱們也是有好沒壞，咱們要是得勝回朝，樂枝這個老傢伙，性命不就在咱們的掌握之中了嗎？萬一失機兵敗，今日咱們放了樂盾這一馬，也算是留下一條後路，你瞧怎麼樣？

呂 省：(白)賢弟深謀遠慮，真乃高才！

卻 芮：(白)元帥，過獎了！

呂 省：(白)後帳擺筵，與賢弟同飲。

(同下)

## 第十五場 設計破敵

(四上手。魏犇上)

魏 犇：(唱西皮搖板)老將生來胆氣豪。(流水)斬關奪寨立功勞。在楚國降豬獸誰人不曉，奮神威嚇得他滿營將士一個一個魂魄飄。昨日裡帳中把令討，要活捉呂省卻芮兩個奸賊祭寶刀。來至在疆場用目瞧，那旁來了小兒曹。

(樂盾上)

樂 盾：(白)來將通名。

魏 犇：(白)咱老子魏犇！娃娃報上名來！

(先軫暗上，上高台)

樂 盾：(白)俺姓樂名盾。

魏 犇：(白)樂枝是你何人？

樂 盾：(白)乃是家父。

魏 犇：(白)念在你故人之子，饒你一命不死。快快回去叫呂省、卻芮兩個奸賊，與我滾了出來。

樂盾：(白)伯父暫且息怒，小侄此來，原有下情稟告，怎奈此地非講話之所，待小侄與伯父假戰幾合，去至僻靜之處，方好言講。

魏犇：(白)如此放馬過來。

(二人起打介，樂盾敗下，魏犇追下)

(先軫下高台)

先軫：(白)且住！看小將言語恍惚，莫非有詐，老將軍休要中了他的奸計，待我趕上前去，看個明白便了。

(四上手、先軫下)

(樂盾上，魏犇上)

樂盾：(白)伯父！適才話已講明，只有委屈伯父照計行事，恕小侄鹵莽了。

魏犇：(白)年輕人做事，那這麼多囉哩囉嗦。(將兵器放下，雙手反背)來吧！你只管綁起來就是。

(樂盾與魏犇上綁介，網綁畢，拾起二人兵器)

魏犇：(白)怎麼著？都收拾好了吧！

樂盾：(白)都收拾好了。

魏犇：(白)那就走吧！小子！

樂盾：(白)伯父請！

魏犇：(白)在這骨節眼，你還跟我講客氣啊！走！

(魏犇、樂盾下)

(四上手、先軫上)

先軫：(白)看他二人如此光景，分明另有計謀。只恐身入虎口，後果難以預料。待俺回轉大營，調來兵將，

速速接應便了。

(四上手，先軫下)

## 第十六場 虎將逞威

(四下手、二副將、卻芮、呂省上)

呂省：(唱西皮搖板)樂盾陣前去交戰。

卻芮：(唱西皮搖板)為何不見轉回還。

呂省：(唱西皮搖板)令人提心又吊胆。

卻 芮：(唱西皮搖板)只怕他的性命難保全。

(探子上)

探 子：(白)報！今有樂小將軍，活捉他營大將一員，回城來了。

呂 省：(白)叫他快快來見。

探 子：(白)得令。(下)

卻 芮：(白)真沒想到，這小子居然替咱們立了大功啦！

呂 省：(白)俱是賢弟的妙算。

卻 芮：(白)好說！好說！

(樂盾押魏犇上)

魏 犇：(唱西皮散板)生平磊落志昂藏，偶施小計也無妨。少時同把寶帳闖。

(夾白)小夥子！(接唱)殺他一個攪海與翻江。

樂 盾：(白)伯父！少時進得帳去，看小侄的眼色行事，你我動起手來。

魏 犇：(白)那還用說嘛。

(同進帳介)

樂 盾：(白)二位叔父在上，小侄奉命出戰，擒來他營大將一員。

卻 芮：(白)老賢侄！陣前立功，可喜可賀，但不知所擒何人？

樂 盾：(白)魏犇！那個糟老頭子。

呂 省：(白)啊！(失驚介)是魏犇？衆將官！(四下手、二副將同聲應介)快快與我推出斬了。

(二副將上前介)

樂 盾：(白)你等休要驚慌，待俺上前。

(樂盾拔劍替魏犇割斷細綁介)

(魏犇空手將二副將起打)

樂 盾：(白)那裡走！(追下，四下手忙攔阻。呂省、卻芮急忙逃下)

(二副將不敵，敗下，魏犇追下)

(四龍套、四下手、二副將、卻芮、呂省上)

呂 省：(白)衆將官！與我殺！

(樂盾上，與呂省起打。其餘人下)

(呂省敗下，樂盾追下)

(魏犇雙手各持一人形作為兵器上，與二副將，四下手打起，均一一敗下，魏犇追下)

(呂省、卻芮上，四龍套、四下手、二副將兩邊上)

呂省：(白)賢弟！你的妙算，不靈吶！

卻芮：(白)跟他們外行打仗嘛！就是這個樣子，完全不按照我的作戰計劃，一個勁的胡來，可叫我有甚麼法子。

呂省：(白)他二人來得利害，如何是好？

卻芮：(白)事到如今，只好逃命要緊。

呂省：(白)乘將官！(衆應介)人馬撤出盧柳城。(衆應，同下)

(魏犇、樂盾各持原兵器上)

樂盾：(白)伯父！小侄服了你了。

魏犇：(白)服老夫何來？

樂盾：(白)虎老雄心在，越老越精神。

魏犇：(笑介)呵！哈！哈！哈！……(白)追！

(同下)

(四龍套、四上手、先軫、顛頤上)

先軫：(白)前面不遠就是盧柳城，你我速速前去接應要緊。

顛頤：(白)就此前往。

(同下)

(四龍套、四下手、二副將、呂省、卻芮上，出城)

(先軫、顛頤等原人上，會陣)

先軫：(白)來者可是呂省、卻芮，還不快快下馬受死。

呂省：(白)你是何人？

先軫：(白)俺乃先軫是也。

呂省：(白)素無冤仇，先將軍！何不放某一條生路。

先軫：(白)休得妄想，放馬過來。

(起打介)

(魏犇、樂盾上，與先軫、顛頤，合力殺死二副將、四下手，擒住呂省、卻芮。同下)



## 第十七場 受俘納款

重耳：（白）四龍套、介子推、趙衰、狐偃、重耳上。

（四上手押呂省、卻芮上，樂盾、先軫、顛顛、魏犢上）

魏犢：（白）全憑智與勇。

樂、先、顛：（同白）破敵建奇功。

（同上帳打躬介）

魏犢：（白）仰仗公子的虎威，拿住了呂省、卻芮，請公子發落。

重耳：（白）俱是卿等的功勞，快快押了上來。

魏犢：（白）快快將呂省、卻芮兩個狗頭押了上來。

（四上手推呂省、卻芮進，朝上跪）

重耳：（白）你二人兵敗被擒，有何話講？

呂、卻：（同白）情願歸降，望求公子饒命。

重耳：（白）無用的東西，押往後營，聽候發落。

呂、卻：（同白）謝公子開恩。

（四上手押呂省、卻芮下）

重耳：（白）那一員小將，他是何人？

樂盾：（白）上前打躬介，白）末將樂盾，參見公子。

魏犢：（白）這一仗全都是小將的功勞，他還有話要說。

重耳：（白）哦！小將軍有何話講？

樂盾：（白）末將帶來家父書信一封，公子看過，自然明白。

重耳：（白）好！呈上來！

（樂盾取書信，呈與重耳介）

重耳：（白）重耳接書信觀看，面色先喜後憂，將書信遞與狐偃介）

重耳：（白）國舅請來觀看！

（狐偃接書信看介，顛抖介）

狐 偃：（白）哎呀！不好了！（昏倒介）

趙、魏、顛、介：（同白）國舅醒來。

狐 偃：（醒轉介，叫頭）昏王！奸賊！（白）此仇不報怎為人也，望求公子將呂省、卻芮兩個奸賊，速速斬首，方消為臣心頭之恨。

重 耳：（白）國舅且免悲傷，老國舅為國捐軀，取義成仁，令人欽敬，我軍此去，有樂老將軍相助，得取絳州，易如反掌，那時再與國舅報仇，也還不遲，保重身體要緊。

狐 偃：（白）只好如此，多謝公子！

重 耳：（白）樂小將軍！

樂 盾：（白）末將在！

重 耳：（白）命你先往絳州，告知令尊樂老將軍，約同朝中文武公卿，三日之後，在曲沃相見。

樂 盾：（白）遵命。（下）

重 耳：（白）兵發曲沃去者。

（同下）

## 第十八場 失民者亡

（四太監、二大太監、晉懷公上）

晉懷公：（唸）烏鴉不住叫，只怕要糟糕。（歸大座）

（白）我命呂省、卻芮二人，帶領人馬去跟重耳交戰，也不知道勝敗怎麼樣啦！今日早朝，定有消息到來。內侍。

大太監：（白）奴婢在。

晉懷公：（白）吩咐展放龍門哪。

大太監：（白）遵旨！（轉向外）下面聽著，主公有旨，展放龍門哪。（轉向台裡）傳旨已畢。

晉懷公：（白）下站。

大太監：（白）是。

晉懷公：（白）這個啞有些不對呀！往日早朝，所有文武百官，都有得前來參拜，今天怎麼一個也沒見來呀。內侍！

大太監：（白）奴婢在！

晉懷公：(白)你去問問去，左班之中，那家大臣有本啓奏。

大太監：(白)遵旨。(向下場門)主公有旨，左班之中，那家大臣有本啓奏？(少頃，轉向台裡)啓奏主公，並無一人。

晉懷公：(白)左班無有，你再到右班問問去呀！嘿！真不會辦事。

大太監：(白)遵旨。(向上場門)主公有旨，右班之中，那家大臣，有本啓奏？(少頃，轉向台裡)啓奏主公，也無有一人。

晉懷公：(白)怎麼他們都沒來呀！都請假啦？只剩下我一個人坐在這裡，多沒有意思啊！內侍！

大太監：(白)奴婢在。

晉懷公：(白)今天是甚麼日子啊？怎麼文武百官都不來上朝，這不像話呀！

大太監：(白)奴婢不知。

晉懷公：(白)你不知道，誰才知道？

大太監：(白)傳黃門官前來一問？

晉懷公：(白)對！黃門官一定知道，快快傳他來見。

大太監：(白)遵旨。(轉向外)主公有旨，黃門官上殿哪！

(黃門官上)

黃門官：(白)忽聽主公宣，上殿把駕參。(上殿介)臣黃門官見駕，主介千歲！(下跪)

晉懷公：(白)平身。

黃門官：(白)千歲。(起介)

晉懷公：(白)今天是甚麼日子啊？怎麼滿朝文武都不來上朝，你知道嗎？

黃門官：(白)臣不敢言講。

晉懷公：(白)你不敢言講？孤恕你無罪，從實講來。

黃門官：(白)臣啓主公，只因呂、卻二位大夫兵敗被擒，歸順了公子重耳，大軍如今直奔絳都而來，滿朝文武

聞聽此言，由樂老將軍率領，俱往曲沃迎接重耳去了。

晉懷公：(白)怎麼著！俱往曲沃迎接重耳去了嗎？

黃門官：(白)正是。

晉懷公：(白)好！你是消息靈通人士，做的是獨家新聞報導，非常有價值。好了，幹你的去吧。

黃門官：(白)遵旨。(下)

晉懷公：(下坐至台口，白)想當初我不該私自背信，從秦國逃了回來，把秦國給得罪了。自從登基以來，又不

該單單只聽從呂省跟卻芮兩個人的話，落得失去了人心。看起來得民者昌，失民者亡，如今我纔算明白啦！明白啦是明白啦！可是也晚啦。趁著重耳還未曾到來，我呀！趕緊逃命要緊。（將冠帶袍服一脫下，放置桌上介）常言說得好：天下者人人之天下也，唯有德之人居之。本來嘛！像我這付德性，坐在那上頭，誰看著都不像話。閑話少說，當初我是逃回國來的，如今我再逃國去便了。

（唱山西梆子）俺一心只想坐江山，有福無德也枉然。坐了不到半年整，只落得脫袍讓位去討飯。（抱頭鼠竄下）

（衆太監分下）

## 第十九場 復國踐位

（韓簡、梁絲靡、士會、樂枝上）

樂枝：（白）邊關傳喜訊。

士會：（白）曲沃聚群英。

梁絲靡：（白）共迎仁德主。

韓簡：（白）同將霸業興。

樂枝：（白）列位大夫請了！

士、梁、韓：（同白）老將軍請了。

樂枝：（白）公子還朝，萬民歡慶，此乃國家之幸。少時車駕就要到來，我等在此迎接便了！

士、梁、韓：（同白）全憑老將軍作主。

（同歸大邊）

重耳：（內唱西皮倒板）歸故國視河山風物依然。

（四龍套、四上手、介子推、先軫、顛頡、魏雙、趙衰、狐偃上，小邊站雙層一字）

重耳：（上唱流水）僕僕風塵十九年。雖然得道邀天助，成功全仗輔弼賢。而今已遂復國願，中興締造更維艱。

，厚植國力把基奠，三年有成霸中原。夫人恩情實可感，即遣使臣接駕還。暗中發下心和愿……

樂、士、梁、韓：（施禮，同白）臣等迎接公子還朝。

重耳：（接唱搖板）又見衆卿迎馬前。

（白）衆位卿家，平身免禮。

樂、士、梁、韓：（同白）我等接駕來遲，望祈恕罪。

重耳：（白）卿等迎駕有功，何罪之有。

樂士、梁、韓：（同白）謝公子。

重耳：（白）但不知朝中之事，怎麼樣了？

樂枝：（白）嗣君無道，老成凋謝，民心積怨已久。還望公子入正大統，整理朝綱，重安社稷，乃萬民之幸也。

重耳：（白）重耳有何德能，敢當此任。

樂枝：（白）天與人歸，萬勿推卸。

重耳：（白）從今以後，尚望卿等協力同心，奮發圖強，共謀晉室之復興。  
新舊大臣等：（同白）臣等無不遵命！

（樂盾上）

樂盾：（白）忙將朝中事，報與主公知。（向上打躬介）啓稟公子，那嗣君自知行為無狀，獲罪於天，不容於國人，聞聽公子大軍到來，他為了倖存一命，獨自一人逃出午門，不知何方去了。

樂枝：（白）既然朝中無主，就請公子起駕返都。

衆大臣：（同白）國家不可一日無君，就此請駕前往。

重耳：（白）就依衆卿，兵發絳都去者。

全體同歌：（出隊子）連營分隊，前轟高張朱雀旗，鎗刀簇擁列戎衣。萬姓喜親征人回，弔民伐罪，捨我其誰。  
（繞場同下）

附：劇中人物穿戴

晉懷公——丑——（勾豆腐塊臉，草王盔，絳色王蟒，玉帶，朝方靴）

樂枝——正淨——（勾紫三塊瓦或老臉，侯帽，倉滿，香色蟒，玉帶，厚底靴）

士會——老生——（文陽帽，黑三，白蟒初玉帶，厚底靴）

梁絲靡——副淨——（勾紅花三塊瓦臉，帥盔，黑滿，黑蟒，玉帶，厚底靴）

韓簡——老生——（方翅紗帽、黑三紅蟒、玉帶、厚底靴）

呂省——副淨——（勾油白三塊瓦臉，荷葉盔，黑三，綠蟒，玉帶，厚底靴，第十二場以後穿綠軟靠）

卻芮——丑——（勾豆腐塊臉，圓翅紗帽，丑三髯，藍官衣，玉帶，朝方靴，第十二場以後馬掛箭衣）

樂盾——武生——（武士巾，硬褶子，厚底靴，第十二場穿箭衣，大帶，薄底靴，第十三場以後穿湖色靠）

狐突——老生——（揉老臉，白髮鬪，白滿，素褶子，夫子履）

重耳——小生——（桃葉巾，褶子，厚底鞋，第十三場以後戴九龍冠，紅蟒）

齊姜——青衣——（鳳冠、穿帔、或梳古裝頭、宮衣加雲肩，第五場加斗蓬）

小玉——刀馬旦——（梳大頭，水鑽頭面，時式褶子，第五場六場穿改良女靠，戴七星額子，雉尾）

狐偃——老生——（文士巾，黑三，褶子，絲縑，厚底靴）

魏犖——副淨——（勾紅黑三塊瓦臉，倉滿，金踏鐙，紫紅軟靠，厚底靴，第十場穿箭衣，第十三場以後穿紫

靠）

顛頭——武生——（勾棗核臉，二挑髯，虎頭盔，黑硬花褶子，薄底靴，第十場穿快衣，第十三場以後穿綠靠

，厚底靴）

趙衰——老生——（八卦巾，黑三，八卦衣，厚底靴）

介子推——老生——（純陽巾，倉滿，褶子，厚底靴）

先軫——武生——（紮巾，白硬花褶子，厚底靴，第十三場以後穿白靠）

其餘太監、宮女、上下手等省略。